

红军精神万岁

文 / 一民

2015年5月25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

大渡河畔英雄多，胜败悲喜两重天。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因“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而闻名遐迩。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渡过金沙江，成功突破清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插大渡河。由于贻误战机，最终太平军陷入绝境，在安顺场全军覆没，留下千古遗恨。时隔72年后的1935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红军先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大渡河边仅有的一只小木船，5月25日，由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一营营长孙继先指挥，以十七勇士为先导，打响了红军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战役，在当地老百姓和船工的协助下强渡成功，实现了红军北上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两段被人们反复传颂的历史，相同的季节、相同的渡口，胜败迥异，留给我们太多的沉思和启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当我们站立渡口，在思索“我们从哪里来”的同时，面对未来，“我们向哪里去”更值得思考。当我们缅怀历史，会倍感红军精神的强大；当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会审视我们的精神何以强大？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苦难和挫折。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战的胜利以及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取得的胜利，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昭示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这一伟大史诗中的不朽篇章。强渡大渡河的英雄红军，焕发出的精神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奋力拼搏的创新精神，是勇于奉献的牺牲精神。面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面临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端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大渡河水浪滔天中抢抓战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编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八十周年专辑，意在深度开掘历史财富，弘扬长征精神，继承红军传统，从而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石棉篇章凝聚力量。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鉴古知今，砥砺前行。我们要高擎红军精神的火炬，让红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焕发时代光芒，照耀我们在新长征的路上再立新功再创伟业！

长征永载青史！红军精神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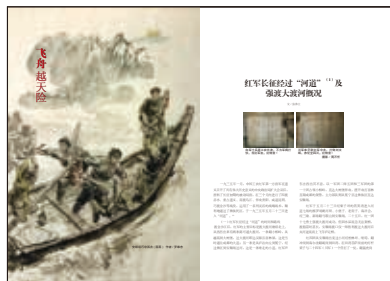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05 回望的视线

- 紫打地——安顺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文 / 张弗尘
- 我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
文 / 伍彭清
- 送红军过彝区向导沙马海
文 / 周万任
- 红军强渡大渡河老船工两次到红一师作客情况的回忆
文 / 赵珉
- 安顺场场规
文 / 毛勇



18 飞舟越天险

- 红军长征经过“河道”⁽¹⁾及强渡大渡河概况
文 / 张弗尘
- 强渡大渡河
文 / 《杨得志传》摘录
- 强渡大渡河
文 / 孙继先
- 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
文 / 邓飞
- 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
——为纪念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而作
文 / 肖华



44 丰碑传千古

- 大渡河畔颂英雄
——纪念“红一团”强渡大渡河胜利八十周年
文 / 杨建华
- 孙继先同志生平
魂系大渡河
——纪念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
文 / 孙东宁
- 我了解和认识的关于红军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史实
文 / 孙东生
- 杨得志晚年揭开大渡河勇士之谜
文 / 周燕
- 叶宗陶生平
题记 / 曾志辉
- 忆父亲
文 / 叶德红



74 长征书画廊

-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字)
- 红军长征过安顺场画廊
- 红军在安顺场留下的部分标语
- 长征路上的变迁



92 忆往昔看今朝

- 安顺场：时光的诗眼（大型诗群）
文 / 赖杨刚



104 情动安顺场

- 大渡河畔的光辉岁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
文 / 鄢晓兰
- 安顺浴血，英雄花开（外一首）
文 / 高士杰
- 大渡河散章
文 / 刘阳河
- 大渡河，低低的诉说（三章）
文 / 龙小龙
- 大渡河畔忆当年
文 / 李林
- 乘风破浪名留史
文 / 杨喻菱
- 客从瑞金来（选自中篇小说《青杠林》）
文 / 殷志学



124 沧海变桑田

- 黄果煮酒品安顺
文 / 恨断山
- 古镇记忆
文 / 周万龙
- 安顺场翼王失败与红军胜利的历史浅析
文 / 宋彬菡 宋廷刚
- 爷爷奶奶战斗过的地方
文 / 岳秀红



138 安顺场大事记

- （县志办提供）
- 歌曲《又见索玛红艳艳》
词 / 赵大国 曲 / 张艺凡

回望的视线

主管单位 中共石棉县委宣传部
石棉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局
主办单位 石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石棉县文化馆
编辑出版 《石棉文化》编辑部 石棉县政协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
地址 石棉县长征路青少年活动中心6楼(625400)
shimianwenhua2011@163.com

编委会成员

顾问 曾令举 石章健
双志云 李权易
主编 袁久胜 刘剑飞 及康生
副主编 赵红 姜成强

执行主编 王泽清 周万龙
责任编辑 鄢晓兰
通联 陈林芬 欧阳建梅
文字编辑 鄢晓兰 岳秀红 姜丽康
插图 张旗 马欣 孙久洪 李万龙
校对 欧阳建梅 曾志辉
设计制作 成都睿品设计

准印证号 雅内印(2012)字第71号



沙马马海为民兵们讲述给红军带路的故事 摄影 / 王泽清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长征时期黄镇将军画笔下的安顺场

紫打地——安顺场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①

文 / 张弗尘

在大渡河中游南岸，有个名字十分古怪的地方，叫做“老鸦漩”，五十年代初期建成了新兴城市——石棉县。顾名思义，是因为当地盛产“稀世之珍”的长纤维石棉而得名。

从石棉城往西北走十二公里的安顺场，它经受过两次革命战争的洗礼，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

安顺场的前身叫紫打地，原是清代松林地土司世袭（公元1910—1928）所辖河道七场四十八堡的首场。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公元1902年8月5日），寡老鸱山暴发山洪，松林河水陡涨，紫打地被冲毁，清政府拨银二千金派越嵩县同知孙锵前往履勘，在旧地东边一公里许的中坝重新建场。以“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更名安顺场，位于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地势低洼、夹涧临溪。大渡河水流湍急，难以架桥，两岸全靠一种造型古老，尖

头上翘的木舟逆流横渡，松林河面虽窄，但乱石嵯峨，过渡全靠一座简陋狭窄的铁索桥，人行其上摇摆如扭秧歌。

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公元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西征，由冕宁小路通过铁寨子来到紫打地，准备过大渡河到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当时北岸安靖坝一带尚无清军防守，松林地第六代土司王应元盘踞松林小河西岸老巢。石达开数万大军面临着无船和缺粮的困难，凑巧十四王妃刘玉娘生儿子，藉以造船和休整庆祝三天。岂料三日之后，清军重庆总兵唐友耕部队赶到北岸，又遇连日大雨滂沱大渡河水猛涨，石达开于5月17日起连续发动数次强渡均未奏效。

5月21日石达开集中了上千人的敢死队，分乘数十只木船和竹筏拼命强渡，其余战士也全部出动沿岸

呐喊助威，结果仍遭失败。

5月22日和23日，石达开眼看强渡大渡河不能成功，当即选善泅者改由松林小河上游的磨房沟，涉水奇袭土司指挥部，企图渡松林小河上溯泸定桥。王应元的士兵占据优势地形以逸待劳，太平军再度遭到失败。终至四面被围，进退维谷，加之煖带密土司岭承恩从竹马进驻马鞍山，截断粮道。石达开面临严重局势，曾两次射书王应元，先是以赠白金千两，良马两匹，要他“罢兵让路”^②后又不谈罢兵让路之事，只求允许商民回紫打地开市贸易，以便采购粮食。石达开再次遭到拒绝后，悲愤题诗壁上以明心志，其中有两句为：“大军乏食乞谁休？纵死泅江定不降。”

6月9日，敌人趁太平军强渡失利之机，发起了全面总攻击。北岸用火箭、火弹隔河射击，西边王应元率士兵渡过松林河东进，南边越嵩参将杨应刚率清兵、岭承恩率夷兵从马鞍山冲下，同时对准紫打地营盘山猛攻，石达开率部誓死抵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紫打地大营被攻陷，石达开率部向东突围至老鸦漩（今南桠河）边，以水势凶猛，渡河全靠一根“溜索”，一次只能一人拉绳自渡。6月10日早晨，石达开收集残部在利吉堡安营，当晚，召集部众商议最后出路，准备第二天和敌人决一死战，获胜则进，失败则亡，决不受被俘之辱。身经百战的石达开知道处于这种绝境，突围的可能性实在渺茫，出现当前这种局面是主帅的罪过，如果自己投河一死并不能消除此罪过，何不以死来保全部众。当即致函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愿“舍命以全三军”^③。深夜，石达开含泪执剑与家人诀别。马氏夫人前几天已在紫打地服毒自尽，另外的几个妻妾胡氏、潘氏、吴氏也当即投河而死；仅刘氏“效赵朔妻庄姬抚孤报仇”抱着小儿子石定基由两名卫士护送连夜逃出险地经麂子坪等地，打算投奔李复献。

6月11日拂晓，敌兵冲杀过来，石达开率部死战，经乔白马向东南方的凉桥突围。杨应刚率游击王松林到石达开军中，诡称同意石达开的要求，但要他亲自去清营谈判。当时的太平军虽处于挫败穷困下，但部众仍然斗志昂扬。他们不相信敌人，也不放心主帅去清营谈判，当场要杀这两个清将。杨应刚等惊惶失措，对天盟誓，骗取心存幻想的石达开。石达开于6月13日自动投入洗马姑清营，清军当即翻脸，石达开成了

阶下囚，当晚住在马颈子王通把家，庚即被解送成都。留下的两千多太平军被诱骗放下武器，清军将其集中在大树堡全部屠杀。石达开也于6月25日在成都英勇就义。

72年后的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第一方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西昌、冕宁等地，于5月24日来到了安顺场，准备强渡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当时的形势是：敌人在安顺场对岸有一个团的兵力，上游挖角坝有一个团，泸定以西有两个团，下游大冲有一个团，富林有三个团，乐山、峨边等地有六个混成旅、西昌一带分布十一个团，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中央军跟随红军追到了西昌、泸沽一线，离大渡河只有几天路程，很快就要形成一个前后夹攻的包围圈。安顺场处于孙子兵法上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死地。大部队在此，兵力是无法展开的。难怪蒋介石得意忘形地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黄粱美梦，只有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迅速渡过大渡河。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团在到达马鞍山后，当晚就以第三营担任后卫掩护指挥部，第二营由团政委黎林带领到下游的小水佯攻，以吸引敌人的火力。第一营由团长杨得志、营长孙继先带领兵分三路占领安顺场，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战斗，歼灭了守敌两个连，并抓着俘虏赶到河边夺得木船一只，因天晚地险河急，准备第二天强渡。

5月25日早晨，由刘伯承、聂荣臻亲临指挥，在安顺场水东门架了一门“八二炮”和数十挺机关枪，炮兵和机枪手们各就各位，摆开阵式。强渡开始前，肖华同志作战斗动员，以一连连长熊尚林为队长，组成十七人的渡河奋勇队，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强渡一开始，十七勇士登上木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渡船驶向河心。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木船射击，子弹、炮弹打在小船周围，激起很多浪花和水柱。接着由“神炮手”赵章成以两发炮弹摧毁了敌人两个碉堡的火力点，红一团的机枪、步枪在杨得志指挥下，猛烈向对岸敌人开火，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在炮火连天的惊涛骇浪中，十七勇士与八个船工都沉着勇敢，眼看木船即将在尖石包靠岸，突然又被急流冲到桃子湾，撞在一个大礁石上，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四个船工迅速跳下船去，

用背顶住船只，另四个船工也放下双桨，用篙杆把船撑向岸边。这时，碉堡里的敌人反扑下来，短兵相接。肖华在南岸亲自吹起了军号，神炮手也打响了最后两发炮弹，“神枪手”李得才的机关枪再一次发挥威力。趁敌人火力一哑，十七勇士迅猛地飞奔上岸，首先占领了渡口敌人工事。在硝烟弥漫中，勇士们声声怒吼，猛揍敌群，霎时间敌人溃不成军，拼命向苏家坪敌团部方向逃跑。红军占领了北岸渡口，取得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北岸渡口被十七勇士控制之后，木船又返回南岸，接连不断进行摆渡，工兵部队也用铅丝、木杆、竹子、木板等架设浮桥，因水流太急，没有成功。

红军在充分发动群众中，又从安靖坝找到一只沉船，另外又动员木匠修好一只坏船，第二天一共就有三只渡船了，船工也陆续增加到七十多人，在南岸河边搭起了棚子设立指挥点，由船工刘学仲负责指挥和安排，采取了人歇船不停的办法，晚上对河两岸点起马灯和燃起篝火，七天七夜，日夜摆渡，共渡过一个师和干部团。

5月26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到达安顺场，听取了先遣团的汇报后，当机立断，放弃了全军由安顺场渡

河的计划，以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上溯泸定，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执行夺桥任务。主力部队为左纵队，由安顺场渡松林小河经海尔洼、田湾等地直取泸定桥，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

从1863年到1935年，时隔72载，在同样的五月，同样的路线行军，同样的渡口，石达开饮恨终身的地方，成了红军夺取新胜利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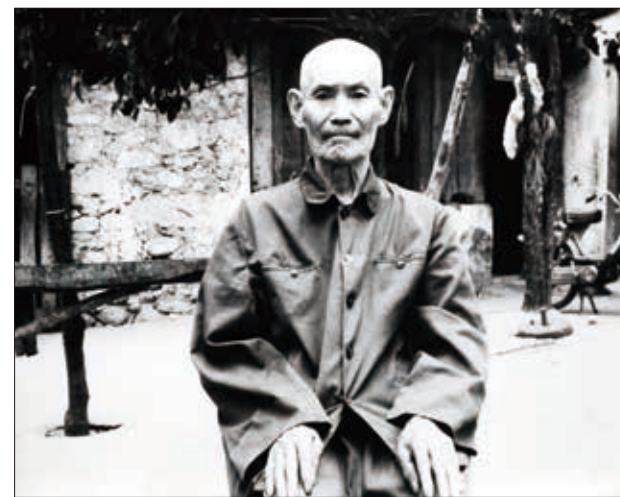
如今在安顺场渡口，建起六米高的花岗石红军雕像纪念碑，小平同志题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十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碑旁植松柏以及花木供人们参观凭吊。

- 注①：1983年陆定一同志为安顺场纪念碑题词中的前两句。
注②：详见《广东文物》卷十载：石达开给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训谕。
注③：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泅江被困死难纪实》见《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



我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

文 / 伍彭清



老红军伍彭清、江西人，1935年长征时由于伤病留在石棉县田湾乡 摄影/王泽清

我原名彭李胜，老家在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家庭比较贫穷。一九三〇年，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路过我的家乡时，我不知道是穷人的队伍。走后不久，才听别人说：“路过的队伍，是帮助我们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告别了家乡的亲人，急忙赶了几十里路，在白水乡才追上红军。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经首长同意，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彭德怀同志是第三军团的军团长，滕代远同志是军团政委，袁国平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入伍后，首长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说高小。那时部队中高小文化程度的人不多，首长要我当宣传员，我不干，我只想背枪打敌人。虽然再三说服，由于我杀敌心切，还是坚持到战斗班去了。

我们的部队番号是三纵队二支队四大队三分队。红军到白水乡后，召开了一个军民联合大会。大会主要内容是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红色政权，壮大红军队伍。大会的第二天，部队开向湖南济阳县东门市，打“靖卫团”胜利后，在长寿街休息三个月左右，进行整编。整编后打平江县城，我是个新兵，背着马灯，经过一个开阔地带时，右肩被打伤了。打下平江部队休息五天，继续往前开拔，我带伤随部队行动。部队经过江西铜鼓县到修水县休息一天，又开往湖北阳新县打了一仗，没有打进县城。原因是敌人增派两个旅的兵力。当晚，部队撤到龙港休息。那时，我们的生活费一人每天五分钱，一个月有几角钱的津贴。部队装备也很差，一人只发两夹子子弹，一支旧枪。

穿的五花八门，有棉衣、有夹裤，脚穿草鞋。尽管条件这样差，由于我们是穷苦人民的队伍，一心助民不扰民，部队走一路壮大一路。在龙港休息时，队伍再次整编。原来红军有一个五军，再把地方的游击队新编成八军，这样就有了五、八两个军。我在五军三师五团四连四班当战士。五军的军长邓平，师长郭炳森，政委彭雪峰。在连队时有一个从井冈山来的老战士和我的名字一样，也叫彭李胜，为了方便，领导和战士们提议，我们当中一个把名字改一下。有人说：“你参加队伍晚些，最好改一下姓名。”究竟改什么名字好呢？有人建议说干脆把前面那个“彭”字去掉，叫后边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了，从那以后我就叫李胜。

队伍在湖北龙港整编后，打下了羊楼洞，又打下了湖南的岳阳和平江，准备攻取长沙。午饭后战斗开始，下午就占领了长沙城。在长沙城休整的十天中，好些地方的群众都来挑胜利品，国民党的军队戴上红袖章，打着红旗也混在一起。部队的步哨不小心，把敌人当成徐向前的队伍放进城。敌人进城后将我军兵工厂和炸药库炸掉，部队迅速地撤到浏阳。我被调到教导师学习十三天。学校收到电报说，毛委员、朱总司令、林彪要从江西来湖南，命令部队反攻长沙。反攻没有成功，部队撤退。我们学员坐火车到安源，休息五天后到袁州府。林彪部退走高安，彭德怀部退走吉安顺吉水又到白沙。进东固大约是十月份，敌军开始大围剿。敌军进攻东固，我军在龙港专打敌军后面的队伍，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消灭了国民党十八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十月我在白沙入党，从教导师学习毕业回到原连队当三排长。后来回到南团正式举行入党宣誓，入党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南团召开全军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军内公开。当时党的代号是C、P，共青团的代号是C、Y，要每个指导员都知道。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进攻江西省兴国县的高兴圩，不到一天就被我们打败了。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右耳受伤，连长牺牲了，我接任连长。同年七月，国民党六个师进攻高虎脑。高虎脑战斗中，我们全歼了敌人六个师。为了庆贺胜利，部队文艺工作人员编

了一个歌《高虎脑战斗我们胜利了》，内容是：“高虎脑战斗我们胜利了，打垮了敌人主力六个师，我们百战百胜真是无敌的红军，顽强守备，英勇抗战，继续发展革命战争，最后胜利必是我们”。高虎脑战斗后，部队分散，我被分配到江西南丰县，政治部委任我为指导员。在高虎脑战斗中，团长吴国清同志光荣牺牲了，为了怀念他，我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在当时的《星星》发表。

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部队在宁都的一个旅被我军包围了一个多月。我军对他们进行政治瓦解，成天喊口号。我军派了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判，最后，这个旅被我军收编，原国民党旅长被任命为五军团长。改编后，部队打到江西赣州府过春节。

第三次反围剿要结束时，我被调到江西瑞金干部学校学习，学员共二百多人。我们这批学员原准备十九路军暴动成功后派到十九路军中工作。后未去，仍留本军工作。学习时间不到半年，刘少奇同志讲政治课，周恩来同志讲军事课，音乐课由一男两女三个青年担任老师，其他课程都是干部学校邵校长上课。上政治第一课，刘少奇同志给我们讲婚姻问题，他从封建社会的早婚制度讲到中国妇女所受的摧残。从人体发育过程，讲到实行晚婚的重要。他怕我们听不懂，还风趣地打个比方说：“姑娘好象花一样，花要盛开的时候才美，姑娘要发育成熟才能结婚。”周恩来同志上军事课，他从游击战争讲到正规战争，他说：“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军队来自老百姓又服务于老百姓，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军队走到哪里都是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同年八月份，我在瑞金干部学校毕业。毕业的那天，全体毕业生到三十里外的瑞金平安寨，听毛委员给我们讲话。讲完话后，毛委员亲自给我们发毕业证书（遗憾的是一九三八年田湾发生大水灾，将我的房屋淹没。我的干校毕业证书、干部委任状、长征途中记录本全部冲掉）。

从干校毕业后，我被调到“少共国际师”四十三团当政治处主任，代理团长。又过了三个多月，“少共国际师”改编成五军团十五师，我由四十三团调到十五师政治部当破坏科科长。十五师师长邓国清，师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宣传科科长谢明（张广明），组织科长谭开荣。

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我在干部学校学习，没有直接参加。

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军进行了第五次比较大的战斗。把敌人打退，我们不急着去追赶残敌，而是修筑工事，以守为主。一九三四年八至九月，我军在师团级干部会议上开始进行长征宣传动员：“我们这次要到白色地区进行长途行军，这样才能把敌人拖垮……”

十月初，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到广东南雄县城口一带，遇上广东陈济棠的队伍。当时为了赶路，把陈济棠的军队打退后又继续前进。经过江西边界一个县打到湖南道县，进入广西界首县，部队遇上广西军白崇禧的队伍。由于敌人固守在沿途高山，居高临下，所以部队受了损失。部队连夜急行军甩掉敌人。一九三四年底经贵州省边界镇远县城向余庆县赶进，在余庆县过了春节，趁黑夜突破乌江。随后队伍又经过遵义。在遵义打垮了有烈的部队，包围一个营三百多人。战斗胜利后，朱德同志在遵义给俘虏讲话：“你们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红军，就可以继续留下来随部队前进，如不愿意参加红军也可以回家。我们还要发给一定的路费。”那时候，我做宣传动员工作，散发传单。过了遵义，部队又开到松坎。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干部会议。我们五军也在松坎召开了干部会议，进行干部调动，部队整编。另外还开了追悼会，追悼在遵义的战斗中牺牲的五军军长邓平同志，追悼会上挂着一条邓平同志生前穿过的裤子。随后，部队开到桐梓，声东击西，扰乱敌人。当国民党急忙把部队调到重庆，我们从原路回到坎松，经土城场到赤水县。在赤水县，敌人妄图从土城场与松坎背后的黑山上切断我们的队伍。发觉敌人的意图后，我们立即架浮桥过赤水河到叙永、古蔺附近。再从古蔺渡赤水河到娄山关，一举消灭敌人占领遵义城。在遵义休息两天，上级命令所有干部、战士每人带一根杆搭浮桥，准备第二次过乌江。我们过了乌江，队伍开向贵阳，由西到南进发。

一九三五年四月底，经过云南边界元谋县，我的左腿得了“石梗”。当时我坚持走了一天，第二天肿得厉害无法行走。组织上让我骑马过金沙江，到了四川会理县。在会理县西门，部队卫生员给我换了药，我骑在马上两腿吊起，仍然肿得厉害。组织上便决定

用担架抬我，把我抬到西昌。过礼州我的腿肿一直未消，开刀后仍用担架抬着走。经过泸沽、冕宁，在拖乌休息了一晚上，又过铁寨子、姚河坝、擦罗到安顺场。我又被柴禾扎伤病脚，痛得钻心。一直被抬到担架压垮，才换成骑马。经海尔洼、踏骨堆，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了田湾的青杠树。由于我的腿伤仍未好，跟大部队行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把我留在当地。当时我的心情非常难受，只恨腿伤不快好，不能随大部队继续长征！为了我的安全，部队卫生员陈保国同志打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茶林有一个名叫杨培武的老乡，为人忠厚可靠，杨的母亲也是当地出名的好人杨大妈。经联系后我就留在了杨培武家里。陈保国同志给我留下两捆纱布和两瓶药，另外还给杨家十四个钢洋，请他一定好好保护我，如遇上敌人搜查时，千万把我送到山上隐蔽。红军走后一天多，刘家军来了，杨培武请张源清把我背上三道坪，在张家躲了十多天，才又背我回到杨家。在他家屋后头的土洞子里又躲了四十多天，风声平静了才出来。七月，能自己走得动了，我就帮杨家看牛。又过了两个月，我的身体痊愈，就帮杨家搞生产。收割完后，我背了一斗五升板栗和十多个乡亲一同到康定卖。在康定，川军李锡秉的队伍检查得很严，我只好装哑巴。我在杨培武家吃住了三年，快三十岁的人了，杨家就劝我成家。可是，我如此贫困，怎么能安一个家？杨培武帮忙介绍了伍安秀，让我到她家上门。她家共有八口人，有六、七石谷子的田和一石玉麦地，粮食还是不富裕的。我上门到伍家，背背子，挖药卖。后来弟兄大了，我和伍安秀就分出来自己修了房子，开垦荒坡，做小生意，推豆花，卖黄糕粑过日子。几年后，佃了张海清家二亩五分田，交半租。土改时划成份为佃耕中农，分得了一亩多田。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到女家上门，就必须跟着改姓，所以，我的名字就由部队时的李胜改为伍彭清了。

现在我住在石棉县田湾乡爱国村一组，今年八十一岁。几十年来，不管我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都始终按照我入党的誓词要求自己，积极工作。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不忘记党对我的恩情，不忘记群众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再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沙马马海是第一届县政协彝族委员 摄影 / 王泽清

送红军过彝区向导沙马马海

文 / 周万任

1935年5月25日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一举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将“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从此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红军能强渡大渡河，除了红军指战员的团结勇敢，以及安顺场船工不怕牺牲外，还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帮助红军过彝区的向导——沙马马海，正是有他的帮助，红军才能顺利通过彝区，抢占安顺场，夺得渡河孤舟，成功强渡大渡河。他的照片悬挂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展厅内。

沙马马海生于1908年，出生在冕宁县彝海附近的一个毕摩世家，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彝族的宗教仪轨、仪式和毕摩经书，长大后成为一名毕摩。27岁时，红军渡过金沙江，来到凉山彝区的冕宁县泸沽镇。5月22日，为顺利通过彝区，为抢占安顺场赢得时间，先遣队司令刘伯承邀约彝海地区的彝族首领果基小叶

丹到彝海边谈判，沙马马海作为小叶丹的毕摩和亲信，跟随果基小叶丹等人到彝海与刘伯承会面。来到彝海边时，海边和山上全是红军，果基小叶丹不敢贸然前往。此时有个姓罗懂彝语的汉族站在山坡上大声说：“红军不打彝民，打官僚，红军是彝民的兄弟。”于是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就到彝海边去见刘伯承司令。

见到刘伯承时，他们按照平时彝人见汉族官员的习惯，取下头帕，准备跪下向刘伯承行礼时，刘伯承制止他们下跪，边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应该这样做，都是兄弟，并告知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红军是北上抗日路过彝区的，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彝民的兄弟。随后刘伯承问果基小叶丹过彝区路的状况，并要求果基小叶丹为红军过彝区提供方便。接着刘伯承问果基小叶丹：“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兄弟？”果基小叶丹说：“按照我们彝族家的习惯，要打鸡血喝酒。”刘伯承又问：“有没有鸡，如果你们有鸡，

我们就按照彝族的习惯打鸡血喝酒好了。”

于是沙马马海按照果基小叶丹要求，和另一位毕摩一起在彝海边进行简单准备后，开始主持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结盟的宗教仪式。按照彝族的宗教习惯，他们首先念经打鸡，呼唤天神、地神来为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的结盟作证。由于没有酒，就用彝海中的水作为酒，将敬过天地的鸡血滴入水中，作为结盟的血酒。刘伯承先喝酒并说：“上有天，下有地，只要我们活在世上，就一定要互相帮助，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反我，我不反你，如果谁不一条心整别人，就像这鸡一样死。”接着果基小叶丹喝酒，重复刘伯承说过话并保证让红军安全通过彝区。结盟后，彝族民众就把红军视为果基小叶丹的骨肉弟兄。

刘伯承为了加深相互了解与信任，当天晚上便邀请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到冕宁大桥镇，派人买了一只白母鸡和白酒，在沙马尔古、沙马马海主持下，又和果基小叶丹等人喝了一次血酒。喝了血酒以后刘伯承除了与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商量怎样让红军安全顺利地通过彝区外，还对他们介绍了红军现在要北上抗日，以后要回来，要解放全中国，各民族要团结起来才力量大，要民族平等，要坚持与地方军阀和恶霸势力作斗争。最后刘伯承代表红军把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交给果基小叶丹，当天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就留在了大桥镇红军司令部过夜。

5月23日红军开始通过彝区，果基小叶丹按照计划，在彝海边和红军指挥官搭建一个临时指挥部，接应过路红军。而沙马马海作为毕摩，经常在这一区域为彝族群众服务，熟悉到安顺场的道路和彝族群众，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被指派为护送红军过彝区的带路人之一。带领第一批红军翻越拖乌山，经栗子坪、擦罗、新场，过马鞍山，到达安顺场。

沙马马海沿途一边给红军当向导，一边做宣传工作。在翻越拖乌山到达栗子坪时，遭遇当地彝族家支的阻拦，沙马马海用彝语大声告诉对方：“我带的是红军，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喝酒结为兄弟了。果基小叶丹要求沿途的彝族民众让红军安全通过彝区，不得伤害、抢劫红军，不准阻挠、耽误红军行军，红军不打彝民，红军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彝民的兄弟”等。沙马马海平时经常在冕宁拖乌、

栗子坪一带从事宗教活动和调解民间纠纷等，当地很多知名的黑彝、白彝都认识他，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彝区。红军为了感谢他，送给他一个水壶和两支手枪，回到彝海后，他将枪送给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的宣传和亲自护送红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沿途的彝族群众。使沿途广大的彝族群众不仅加深了对红军的信任和理解，而且还积极支持和帮助红军。当第一批红军顺利过境后，主动给红军当向导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红军经过几天几夜，全部安全迅速地通过了彝区。

红军大部队离开冕宁后，地方军阀邓秀庭和恶霸势力卷土重来，对支持过红军的广大彝族群众实施疯狂反扑。果基小叶丹、沙马马海等人都遭到疯狂报复，他们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财产也遭受到重大损失，沙马马海堂弟沙马衣被被杀，沙马马海一家人四处躲藏，过着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的生活。

解放后，沙马马海回到彝海老家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被作为牛鬼蛇神批斗，被迫从冕宁县彝海地区迁到石棉县农场乡（今新棉镇）顺河村居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沙马马海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先后当选为石棉县第九届人民代表、石棉县政协专职委员。1992年因病去世，享年84岁。



沙马马海为彝族民兵讲解送红军的故事 佚名

红军强渡大渡河老船工两次到红一师作客情况的回忆

文 / 赵珉

帮助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老船工曾先后两次应邀到红一师作客。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回忆于后。

首次作客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两名解放军同志来联系工作，我立即停止手中工作接待客人。

这两名解放军同志，一位是连长张宝忠，一位是排长刘小刚。他们所在的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在我县安顺场组织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师。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是该师建师 50 周年纪念日。他们受师部委派来邀请健在的四位老船工去参加师庆活动。了解具体情况后，我向县委书记叶大挺、县长姜元惠汇报，随即与四位老船工联系。由于帅士高、张子云老迈体弱且多病，最后确定韦崇德、龚万才参加活动。

六月三日两位老船工从石棉出发，六月六日早晨

顺利到达红一师河北驻地。一下火车，红一师派专人专车迎接两位老船工，送至师部营地的招待所。师部首长随后到招待所看望慰问。这次师庆活动邀请的嘉宾，除军、地首长和老船工代表外，还有在红一师工作过的前辈：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同志，有该师在历次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战斗英雄以及记大功、特等功、劳模等先进人物。

六月七日上午，师庆活动正式开始。两位老船工与军地首长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师首长讲述红一师建师 50 年来的光辉历程，嘉宾、军地首长分别讲话。之后，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八一电影制片厂录下阅兵实况。下午，全体嘉宾观看大型军事演习和实弹对抗演练。晚上，继续观看反映红一师光辉历史的纪录影片和精彩的文艺演出。

六月八日上午，红一师召开全师英模事迹报告会。韦崇德同志由师部安排作报告。当他叙述中国工

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壮烈情景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红一师聘请两位老船工当顾问，口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真实历史。红一师决定把老船工的口述回忆搬上银幕并载入史册。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红一师派专人陪同两位老船工到北京，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六月十三日，总参谋长杨得志在百忙中抽空接见两位老船工。

六月十九日，两位老船工返回成都。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政委万海峰于二十一日接见两位老船工，勉励老人保重身体，多做革命宣传教育工作。

六月二十二日，在红一师派出的张宝忠、刘小刚二位同志护送下，两位老船工顺利返回石棉。他们将参加师庆活动的情况向县上汇报，向没有去参加活动的帅士高、张子云介绍情况，并转达杨得志总长的问候。

总长会见老船工

六月十三日，杨得志总参谋长亲切会见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老船工韦崇德和龚万才。

正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杨得志同志，是当年在我县安顺场指挥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的一师一团团长，他听说韦崇德、龚万才两位老船工参加红一师建师 50 周年庆祝活动路过北京，马上派人将二人请到代表团住地。见面后，杨得志亲自搀扶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龚万才年已八旬，听觉不好，杨得志凑到他耳边大声问候：“你老人家身体好啊！”“好！首长好啊！”老人连声答道。杨总长回顾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情景，感慨地说：“那时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渡河，你们很勇敢啊！红军是靠人民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杨总长获知当年帮助强渡的老船工还有帅士高、张子云健在时，一再托付两位老人回去代问好。

两位老船工非常激动，他们向杨总长报告安顺发展的新状况：“我们安顺场现在发展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快，我们家里的情况也很好。”杨得志听了后高兴地笑了起来，拉着两位老人的手说“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最后，杨总长与韦、龚两位船工合影留念，将合影的照片亲自签名赠与二

位老人。

后来，杨总长接见两位老船工的合影照片，被他收录于自己的著作《横戈马上》一书中，并邮赠韦、龚两位老船工阅存。

总长向老船工赠军大衣

杨得志总参谋长在北京会见韦崇德、龚万才两位老船工后，想到安顺场一带气候多变，早晚风多风大，冬季更寒冷，倘若有部队的军用皮大衣，保暖御寒的问题就轻松解决。想到做到，杨总长立即指示一师：给四位老船工邮寄军用皮大衣！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我签收了红一师邮来的包裹单，取回一看，是四件崭新的军用皮大衣。收到大衣的第二天，又收到红一师的来信，其大意是：“根据杨总长指示，我部代表总长赠送龚万才等四位船工大衣四件，请代为转交，并请说明大衣由杨总长赠送”。八月十五日，我派车将四位老船工接到县上，按红一师要求，向他们讲明事由后，将四件军大衣转赠到四位老船工手中。老船工手捧着大衣，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我找来照像师傅姜正亚，为他们拍了一张手托大衣的合影照。八月二十日，我按县领导指示，给红一师回信，并将老船工手托大衣的几张合影照片一并装入信袋，委托红一师转交杨总长手中。

总参为老船工要求来了专函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总参办公厅给石棉县人民政府发来专函一件，其内容和处理情况至今仍记忆犹新。

专函内容：石棉县人民政府：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韦崇德、龚万才，应邀参加某师成立 50 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杨总长约请他们来京并亲切接见了他们。杨总长询问到他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情况后，根据他们的反映，希望石棉县酌情处理三件事：1、他们说，当年有九名船工曾帮助红军过大渡河，因不慎翻船牺牲，他们的家庭、子女目前生活比较困难，要求定期给予补助。这九名船工是：王有能、陈一金、余正能、刘元清、郑金万、万清易、姚贵友、朱明清、刘老七。2、目前还健在的四名船工，政府每月给予生活补助 15 元，他们反映偏低一些，希望适当提高补助金额。3、船工

韦崇德的孙子韦鼎，曾在部队服务六年，任汽车司机，已于一九八一年复员务农，根据本人特长，建议安置适当工作。

收到专函后，我即送县上相关领导批阅。专函经县委书记叶大挺、县长姜元惠等领导批阅后，形成的共同意见是：“第一、二条由县民政部门负责核实，生活补助经请示上级民政部门后可酌情提高，第三条委托县劳动部门帮助落实”。

我立即将县上领导议定的意见和总参办公厅的函转民政、劳动等部门办理。很快，四位老船工的生活补助经费由15元提高到20元；韦鼎被陵川电冶厂聘为小车驾驶员。



左起：帅士高、张子云、韦崇德、龚万才（新华社供稿）

二次作客

一九九三年六月，红一师决定在该月七日举办建师60周年庆祝活动，特委派该师参谋刘荣同志前来我县，邀请老船工到该师参加师庆活动。经县政府领导与县民政部门共同确定，由老船工韦崇德及儿子韦飞前去红一师参加建师庆祝活动。韦崇德父子由参谋刘荣陪同，于六月五日顺利抵达红一师驻地，韦崇德再次向全师官兵做了英模报告。六月二十六日，韦崇德父子平安返回石棉。

安顺场场规

文 / 毛 勇

安顺场位于石棉县城西北12公里处，地处松林河与大渡河交汇地，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在此全军覆没。时隔72年后的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强渡了大渡河。因此，安顺场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扬名中外。安顺场不仅为兵事要塞，清乾隆后又成为商贸重镇。虽多次历经水灾、火灾，但直至解放时也居河道七场之首。

安顺场的形成 清乾隆时因月亮沱金矿大旺，于松林河两岸日中为市，初名太平场。同治十三年（1874年）毁于火灾。光绪二十八年秋（1902年）7月2日，松林河暴涨，紫打地全毁，淹死人丁千余口。时任越崙厅同知孙铿两次前来视察灾情，捐廉银四百五十千文（合银七十两），并呈报上级拨银二千两赈济灾民。同时在原地南勘测中坝（今址）重建新场，取其“义卹祠”祭文中“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为“安顺场”，并对场址、规模及建场后管理作了周密规划和安排。又亲手拟定《安顺场场规》，其文有定场地、立场界、砌场路、造场房、正场规、筹场款、兴场学、明场约、齐场团、申场禁等十个方面。可谓周祥。今之安顺场历经沧桑，但仍未超出孙铿规划重建之规模。其场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集市管理及其他工作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不妨详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定场地 紫打地既已冲刷，欲图规复，终属很难，兹择于中坝另立新场，取余祭文中“山镇久安，河流顺轨”语意题曰安顺场，大段告成，即于场口竖筑八尺石墙以资防守。交揭场名于上，便众周知。

立场界 新立之初，地段不宜空阔，务求坚朴稳固，不须匾对辉煌，俟烟户众多，再行设法推广。称为上街、下街、南街、北街，各从其便。

砌场路 场中道路必须宽阔。约一丈六尺为准。以备场期摆摊售物，行人可以来往。牛马鸡豚之粪尤

不可积留，乡团人等尤宜随时查禁。

造场房 凡人家口不和、皆因房屋不正。若场内房宅齐整，可卜生产兴隆。今改新场，富户不得过高，贫户不得过矮，内宅各从其便。五家十家之外，即应坚筑土墙，既防火灾，亦杜盗贼，檐前板板各蓬宜高、宜短，亦不许接连对门。

正场规 场期三、六、九仍照旧章。惟大斗小升最害贫民，此次天降奇灾，未必不由于此，今立新场，须遵十升为斗。定例不得增减，每斗必以三十斤为准。仰团首人等随时查较，如有违时，着将升斗当众打坏，敢有不服，送官究治。

筹场款 查斗、称二款，向归土署及唐、帅二姓，轮流经理，按季缴署以支流差外，盈余尚属不少。今新场初立，需款甚多，自应另择公正首人经理斗，称余息，以资办公。

兴场学 富家子弟固当读书，贫户儿女尤宜识字，今被灾既多，应于祠庙前房聘师授课，务令识字。缓取通经，应用聘师束金由斗、称款内酌提二十千文。其稍有力者应令量力出资。

明场约 新场既立，一切公私各事应集该首人共同会议。场内口角细故，银钱债账必于塑，望两日先行在场落。如有屈抑，方许告状。

齐场团 从前团务，均有旧章，今立新场必须随时齐会，倘有外匪抢劫，当鸣锣聚众，协力擒拿，如有推诿，分别罚究。

申场禁 越属人民五方杂处，父子夫妇不相顾恤。今新场之内，尤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乡邻亲睦、客主和谐，不得妄生口角，别起事端。如有此项情弊，该首人等务宜明白开导，尚或不服训海，立斥场外。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整理）

飞舟越天险



安顺场巧夺孤舟(国画) 作者/罗维忠

红军长征经过“河道”⁽¹⁾及强渡大渡河概况

文/张弗尘



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为军阀打仗，当红军去。红特宣！



川军弟兄到红军中去，打倒刘文辉，赤化全四川。红特宣！

摄影/周万任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在三个月内进行了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等战役，运用了一系列灵活的战略战术，顺利地通过了彝族民区，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进入“河道”。⁽¹⁾

(一) 红军长征经过“河道”的时间和路线

渡金沙江后，红军的主要目标是渡大渡河继续北上。从西昌出来有两条路可通大渡河，一条翻小相岭，从越嶲到大树堡，过大渡河即达汉源县富林镇，这是当时通往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从泸沽向左到冕宁，经过彝区到安顺场过河，这是一条难走的小道。红军

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以一军团二师五团和三军团的第一十团占领小相岭，直达大树堡佯攻，摆开攻打富林直取成都的架势，主力部队则从冕宁县过彝族区直达安顺场。

红军于五月二十三日经栗子坪的笕箕湾进入河道七场的擦罗场姚河坝、小堡子、老街子、海洋会，经三墩、新场翻马鞍山到安顺场。二十五日，红一团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但因水深流急无法架桥，渡船需时甚长，安顺场渡口仅一师胜利渡过大渡河后夹河逆流而上飞夺泸定桥。

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过小河经松林坪、哑垮，翻冲岗到海尔洼翻碗岗到田湾，在田湾菩萨岗前的灯杆梁子与二十四军（川军）一个营打了一仗，翻猛虎岗

进入泸定县的弯东、磨西面、上田坝、下田坝等地，于五月二十九日胜利到达泸定。红一师在安顺场渡河后，在安靖坝击溃渡口守敌，乘胜追击，控制农场、安顺场等渡口，沿大渡河北上，经深池沟、挖角坝进入泸定县得妥、沈村，由红二团配合红四团夺取泸定桥，其余部和干部团则转入龙八埠与主力红军部队会师向化林坪方向开拔。

根据许多群众回忆，红军大部队前后过了七天七夜，先头部队（红四团）到达田湾是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据此则最后一批红军离开应是六月二日，前后共历时十天左右。

（二）红军长征在“河道”的活动

红军长征经过“河道”虽然只有十天左右时间，但留下了不少极为重要的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也留下了很多英勇善战、艰苦奋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以及遵纪爱民的动人事迹。

1、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支流，古名泅江，两岸危崖峭壁，河水从万山丛中奔泻而来，白浪翻滚，水声如雷，流速每秒四米，流至安顺场（紫打地）河床宽达三百多米，形势十分险要，非熟悉水性的当地船工不能渡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清军堵截，面对滔滔的大渡河水无法过河，而身陷重围以至全军覆没的。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要北上就必须过大渡河。当时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调精干部队沿大渡河北岸布防，扼守各主要渡口。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中央军则尾随红军追击，妄图把红军困死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那时候，蒋介石发出了“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狂妄叫嚣。敌二十四军一个营（营长韩槐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扼守安顺场渡口的，安顺场对岸的安靖坝及大渡河沿线驻敌人一个团（团长余伟如）主要在安顺场渡口下游十五处的宿家坪，下游富林镇驻敌二十一军一个旅（王泽浚），上游泸定桥驻三个“骨干团”。^②

红军到来的前几天，安顺场守敌惶惶不可终日，强令老百姓全部迁往河对岸安靖坝，准备放火烧毁安顺场，撤走全部渡船，安顺场遍街堆满干柴干草，准备烧街。安顺场的房屋有一大半是本地人、宁属靖边部营长赖执中的产业，一旦烧街，必然要烧掉赖执中

的万贯家财。赖执中和执行烧街任务的敌连长争吵起来，双方渡船过河去找余团长，赖执中“具结”担保在红军到前一定烧街。交涉完后，过河回到安顺场时，天已傍晚，渡船也就留在南岸了。赖执中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当天晚上就会赶到安顺场，而且就凭这只留在南岸的渡船于次日强渡成功。^③

安顺场这时只有赖执中带的的一个排的兵力，一个班守卫赖的住宅，一个班在河边守船，一个班在场上巡逻。^④

五月二十四日深夜二十二点，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在红军长征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经一天一夜冒雨行军一百四十多里，来到距安顺场仅十多里的马鞍山顶。了解敌情，分析形势后，决定二营到安顺场下游小水一带佯攻，吸引对岸余团主力，一个营先占安顺场然后强渡。^⑤

天漆黑，部队冒雨前进，赖执中的民团不堪一击，不到三十分钟就被打垮。抓住俘虏赶到河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船弄到手。老船工帅士高就是这样回忆的：“那天晚上，红军赶到安顺场时天正下毛毛雨，我起来解手，听到河边有动静，结果是红军一枪未打，就把渡船夺去了”。^⑥

经过说服、教育、宣传，红军连夜找到了十几个船工。

二连以连长熊尚林为队长，组成了十七个人的渡河奋勇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机枪和炮兵阵地的神枪手、神炮手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以最强的火力掩护渡河的勇士们。

五月二十五日早饭后，雨过天晴，瓦蓝色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更显得峥嵘高大。满河大水，波浪滔滔，载着十七位勇士的渡船，在热烈的期望与鼓舞声中离开了南岸，开始强渡。对岸敌人胆战心惊，向渡船开火。一声令下，早已瞄准对岸敌人工事的神炮手赵章成“通”、“通”两炮，敌人的碉堡就飞向半空。红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炮弹一个一个落在敌人碉堡上，机枪一梭子一梭子像暴风雨般射向对岸，船工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地划。据当时给红军带路到马鞍山的老船工何玉轩回忆：“两边的枪像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被大

炮打起的水花子都有几十丈高”。^⑦

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勇士们冲过一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奋勇地向北岸冲，当时开船的帅士高回忆说：“本来我们是想把船停靠在对面尖石包，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出来冲下去，船边边上被礁石擦了一下，哇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⑧

这时，船上跳下四个船工，在滚滚急流里拼命用背顶着船，另外四个船工用竹杆使劲撑着慢慢靠拢北岸。船离岸还有六、七公尺，勇士们准备跳下水，冲向岸上，向敌人猛烈射击。敌方枪声大作，手榴弹滚雪般往下扔，安靖坝冲出一股敌人，想把渡河勇士们消灭在岸边。南岸我神炮手、神枪手们再一次发挥威力，炮弹、枪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十七勇士飞奔上岸，占领了渡口工事。然后，在一片硝烟迷雾中，勇士们声声怒吼，猛打敌群，手中大刀飞舞，寒光闪闪，刘文辉的“双枪”兵溃不成军，拼命往山上逃跑。红军胜利地控制了渡口。^⑨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南岸，营长孙继先带领机枪射手上船向北岸驰去，增援十七勇士。以后，一船一船地渡过去，继续前进，扫除了沿河四十里之内的敌人。“反动派原认为红军走大树堡去雅安、成都。后来才知道红军已在安顺场渡了大渡河，一股劲的把队伍从富林往安顺场方向赶。到了美罗，正碰上被红军打垮的韩营军队。红军驻在美罗的这边，反动派再也不过来了，大部队的红军顺顺当地地向泸定方向开去”。^⑩

天险大渡河就这样被红军渡过去了。

2、红军和船工

从五月二十五日起，一连七天七夜，古老的安顺场沸腾了。

击溃敌军完全控制渡口后，红军曾试图架设浮桥。老船工郑本元说：“红军到了安顺场后，曾经拉钢丝绳搭浮桥，板子都准备好了，但是河水流得太急，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急流冲翻了，红军才被迫用两只船渡河”。^⑪

渡口边，是安顺场从来没有过的盛况。“最初红军在大渡河渡口组织了五十三个船工，成立了一个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负责总指挥。头一天，白天晚上

都开，对河两岸各点一盏灯，安顺场这边的一盏放在炮台上，安靖坝那边的一盏放在尖石包上。因为晚上灯光不明，船在河中间看不清，以后就只是白天开，晚上没开了。船工五十二人分为四班，人停船不停，轮班开船。两岸红军各有一排人，专门拉纤藤，河对岸安靖坝渡口桃子湾的船拉到尖石包新路上，河这边从陈家湾拉到小河口起渡，每天天刚亮就开船，傍晚看不见才收船……。”开到第三天，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嗡嗡叫，红军就用树枝把船伪装起来，红军说：“把树丫枝搭起，飞机上看下面，跑马如滚豆。”^⑫

二十五日强渡时只有一只渡船，“一连开了几船，才又把沉到安靖坝河边的一只船弄起来”。^⑬“又找了一批木匠，修好了一只坏船，第二天船已增加到三只了，撑船的水手也增到八十多个，这表示群众对红军的拥护热情”。^⑭但是“开到第四天出了问题，开船的人吃了酒，把船开翻了，淹死了一、二十人。这下子只有两只船了。”^⑮

前后为红军渡船的船工，能回忆出名字的有七十多人，现在活着的仅有五、六个，我们基本上都访问过了。“渡船时河边上搭了三个棚子，供船工吃饭、休息用”。^⑯河里漂着红军宣传十七勇士的竹片标语，李光忠是这样描述的：“写在竹片上的标语是‘要当红军呀’”！等等，竹片有手掌宽，一尺多长，放在水里，顺水漂下，遍河都是。竹片浪到岸边，后面红军部队拣起看了又扔下河去，让它漂下去。标语一下河，消息就灵通。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描写：“朱总司令的老习惯，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地做宣传工作。他看见船工坐着休息，他亦坐下去，同船工们谈话。他很通俗地用着他老家四川的方言，问着当地的情形，并告诉这些船工说‘刘家军是保护大地主土豪劣绅的，他们都是压迫我们穷人的，我们穷人很多，一百里头有九十九个是穷人，只有个把两个是有钱的人。所以，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是能够有力量把这些剥削人的混账王八蛋打倒的……’”

“谈了之后，我们一同到屋里坐着，访问着当地的情形。总司令说：这些水手很好，大家努力宣传几个当红军，放在工兵连，将来在四川行动时有用处的。”^⑰这次我们调查，得知的确有船工当时参加了红军，船工韦崇德在谈话里讲到：“礼约的李正银、李正强开

完船后和红军一起走了”。²³

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遵义会议后，红军改变了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单纯打仗的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的优良作风又重新开始恢复，红军每走一个地方，哪怕是时间短暂，都要做群众工作。

红军进入“河道”后，沿途写了不少标语，现在在安顺场保存下来的还有：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打仗，当红军去！”

“川军兄弟们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刘文辉！”

“欢迎川军来当红军！”

“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

“不替军阀刘文辉打仗，大家当红军！”

“川军弟兄到军（中）来，打倒刘文辉，赤化全川！”

在海尔洼叶大坪喜朋清家里，还新发现了八行毛笔写的木板标语，字迹清晰可辨，内容如下：

“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军队！”

“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军队！”

“川军弟兄掉转头杀死压迫你们的官长，拖枪过来当红军！”

“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

“白军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

“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刘文辉、刘湘！”

“打倒屠杀工农的刘文辉、刘湘！”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在田湾光华村苏光先的泥壁上，现残存下三条标语，那个地方正是菩萨岗战斗、红军歼灭敌人一个营的地方。标语至今尚能辨认：“反对刘文辉枪杀逃兵”、“送治川军伤员”、“优待川军俘虏”等等。这充分说明了红军组织群众、瓦解敌人的政治宣传工作。

在安顺场通往海尔洼的大路上，红军的队伍每天络绎不绝。街上到处都是过路休息、吃饭的红军，沿街的柳树上拴着战马，墙壁上到处都是标语，安顺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穷苦的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土豪劣绅地主老财们仓惶出逃、狼狈不堪。

红军在安顺场七襄农学校内（现在的安顺小学）召集了当时能找到的六、七个人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后来，找到三个很穷的“干人”，组织群众成立抗捐委员会。据 83 岁的刘金福老大爷回忆说：“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曾把刘金福、彭德云和另外一个青年人找去，给他们宣传‘天下干人是一家’的道理，启发他们组织群众成立抗捐委员会，由他们三个当抗捐委员，还送到了成都后就给他们发枪来。最后还写了条子给他们三人每人一张，上面盖有“李福春”的印章（按：可能是李富春，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可惜这些重要的革命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²⁴在安顺场，至今还有很多人传说，红军首长接见一个熟悉当地掌故老人的故事。有的甚至就说是毛主席接见了宋大顺。有四盏马灯接送宋大顺，并设宴请宋大顺吃了饭，问了宋大顺当年石达开到安顺场的情况，宋大顺说：闹‘长毛’时，石达开在紫打地失败的原因是：

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

右有唐军门雄兵百万，

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

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宋大顺还说了些四言八句来歌颂红军，如：“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这些故事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经查《长征记》中，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曾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当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数。但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虏。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灭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更好。”

据此印证，在安顺场接见宋大顺的首长是李富春同志了。

海尔洼街上的曹体义，红军经过时年仅 27 岁，在

街上开小茶馆，他和另外一个农民张开智，曾经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组织过当地群众欢迎红军，他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红军路过海尔洼的情况：红军未来之前，国民党就宣传说倮倮要打来了：场上的人几乎都跑完了。曹体义和张开智为了弄清情况，就朝安顺场方向去，在路上遇到红军，经过盘查，把他们由连、营、团逐级送到了政治部（安顺场）。在红军政治部里受到了热情接待，那里的人向他们讲了好些革命道理，最后帮助组织了类似乡、村苏维埃政权。由曹体义担任政治委员，张开智担任宣传委员，还给了每人一张纸条（可能是委任状），叫他们保存好。临离开时，给了他们一大捆标语，叫他们拿到海尔洼去张贴。曹、张回去后，就分头把那些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四处躲藏的群众动员回来，准备迎接红军。当天，海尔洼街上到处贴满了标语，茶房、饭馆，杂货商店……所有铺面都打开了，小摊小贩沿街摆满开水和各种小吃。第三天，红军的大队伍来到海尔洼，群众站满了两边欢迎红军。海尔洼热闹得好似盛大的节日，许多人拿出东西送给红军，红军要给钱后才吃，不收钱的东西红军就不吃，哪怕是喝口冷水红军都要给钱。

红军的女兵背着枪骑着马来了，在街上向群众作宣传：“老板，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是打土豪的，不要怕。”

红军在街上驻扎，不进民房，晚上下了铺板铺床，第二天又上好，借的东西都还了，还要打扫干干净净后才离开。²⁵

4、打土豪分粮食

红军爱憎分明，十分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对土豪劣绅则毫不手软。擦罗的民团团长李在扬，是个大烟鬼，平时欺压百姓，红军快到时，他迫于红军的威势，投机取巧，搞了些红布、鞭炮，装模作样去迎接红军。红军把他捆起来带走了。同时被捆走的还有擦罗军粮转运站站长汤××。粮食除大部分没收作军粮外，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穷人。²⁶

在新场的三墩，红军抄了地主汤茂才的家，把他的粮食和衣物分给了群众，还杀了他一头猪，叫群众吃，叫群众不要怕。²⁷

在新场，红军从西昌那边捉来一个天主教神甫，这个神甫在新场不但有田产，而且还有“公馆”。这个神甫被当地的忠实信徒悄悄地放走了，红军发现后

就打着灯笼火把遍山捉拿，因为当地都是茅草房，不小心引起了火灾，红军一一作了赔偿。甚至是过一批红军，赔偿群众一次。

在安顺场，红军把赖执中的住宅围着，赖为了转移目标逃走，命人放火把临街铺面点燃，红军不仅自己救火，还对救火的群众每人发给三个钢洋，受到损失的群众也给补助。红军没收了设在金花庙内的军粮转运站的粮食，部分分给了群众。²⁸

红军在安靖坝抄了民团团总张义和的家，把他的粮食和衣物分给了群众。²⁹

在哑垮，红军看到高清云擦枪，问他为什么擦枪，高说是打倮倮，把他吊起来抄了他的家，结果抄出了八坛酒，八背腊肉，十二块丝，一大堆钢洋和首饰，又烧了一撮箕地契、借约等。²⁵

在海尔洼抄了国民党西昌参事官恶霸地主周海如的家，把他的粮仓打开，几个碾房碾米，叫群众去背。还有两家土豪的猪也杀了，把周海如也捆走了。

在挖角坝，把马洪安的粮食、衣物拿来分了，并没收了另一家大地主山二娘价值 100 元的布匹，红军拿去打草鞋。²⁶

在叶大坪（现在的双坪村）把国民党军粮转运站的粮食也拿来分给穷苦群众。²⁷

在红军行军路上，许多群众见到了红军捆走的土豪劣绅，如擦罗的李在扬（在过松林洒哩时鸦片烟瘾大发跳河自杀）安顺场的邵明轩，哑垮的高仲玉，冕宁的一个老地主，海尔洼的周海如（死在桂花坪）等。

5、菩萨岗战斗与夜袭猛虎岗

菩萨岗在田湾街东北十余里，有似一堵石壁横挡在通往泸定的路上，两面都是峭壁，中间一条小路，形如上天梯，岗顶是个隘口，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这里是通往泸定的唯一咽喉要道，敌二十四军早在一月前就派了一营兵驻守此地，扼守隘口，营部就设在菩萨岗后面什月坪的庙宇里，营长姓肖，妄图在此负隅顽抗。菩萨岗的灯杆梁子，敌人筑了碉堡工事。²⁸

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十几个川军押着一二十个老百姓到叶大坪军粮转运站背粮食，刚翻过碗岗，就遇到红军尖兵。

我红四团战士连续急行军来到碗岗，一个冲锋上前，二十四军押粮的双枪兵拼命往后退，红军战士奋

勇追击。川军败下田湾河口的铁棒桥，把桥上的木板全部拆除，剩下几根铁棒，妄图阻止红军。红四团的尖兵们奋勇爬过铁棒，一口气追到菩萨岗下，后面的主力部队搭好桥板过河也来到了菩萨岗下，这时已接近中午。⁽²⁹⁾

敌人居高临下，封锁了路口，正面强攻一时未下，红军找到了当时年仅 25 岁的农民苏光先，请他带路。苏光先回忆说：“红军问我走哪条路可以打下菩萨岗，我和杨篾匠带着一队红军从张家荡毛表庭家地坝，杜银州家水井上去，我带一队红军从正面麦地坡桑树下等杨篾匠带的那队红军从左面山岗子打下来。过了一会儿，飞机来了，红军叫我隐蔽好。又过了一会儿，拿望远镜的那位红军看了一阵，就叫吹号，号声一响，红军就冲上去了，一眨眼，红军就占领了灯杆梁子，我也随着上了菩萨岗。川军的肖营长骑马往下面银厂沟逃跑，被两个红军小伙子举枪把马打死了，活捉了肖营长，用绿绸子把他捆了带过菩萨岗来。”⁽³⁰⁾

菩萨岗打下来，已是下午时分，红军乘胜追击，于傍晚击溃什月坪守敌占领了什月坪，残敌向猛虎岗溃逃。

对于这次战斗，在加仑的《飞夺泸定桥》（载《长征记》P282）一文里是这样描述的：“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久经战斗的团政委杨成武同志在侦察后，断定爬上左右的石崖，定可抄敌人背后，夺取这一隘口。他一面鼓励着战士，一面指导爬石壁的方法，攀藤负葛，一个一个地吊上去了。正面的仍在强攻，敌人耀武扬威地用机关枪一梭子一梭子射击。不到半点钟的时间，敌人后面的枪响了，敌人全部动摇起来。我们正面的乘势猛攻，敌人就这样垮下去了。一个猛追，完全消灭敌三个连，俘获一百余名，活捉营、连长各一人、缴步枪一百余支，机关枪三十多挺，其它军用品甚多，尤其是烟灯枪遍地皆是。”

刘文辉的兵在这次战斗中狼狈不堪，当我们来到当年的战场实地调查时几个老人向我们补充了一些情况：

战斗进行过程中，菩萨岗还未打下来时，从打箭炉（康定）来了一个特务连，增援肖营，结果不但未免除肖营覆亡的命运，连他们这支装备精良的特别任务连，也葬身于什月坪了。

在红军凌厉的攻势下，川军士兵想拖枪逃跑，敌

一位姓周（一说姓肖）的连长掏出手枪逼着士兵打，士兵们抵挡不住红军，掉转枪头打倒了他。那连长被护兵背下来后，在袁家坪死了。另外一位姓徐的连长也是逼着士兵打，结果当场被手下的士兵开枪打死了。⁽³¹⁾

苏光先还说：“从菩萨岗到什月坪，我们在那里数了一下就有 38 具川军的尸体。……。红军只牺牲了一个，受伤的两个。”

从什月坪到猛虎岗，群众都说没有打过仗，只有苏光先一个人说打过几枪，红军就冲上去了。在加仑的《飞夺泸定桥》里则写到：“……到达了猛虎岗。这是泸定桥的最后一道关口。山高有三十多里，左右完全不能攀登，也不能包抄，只有中间一条小路，并且是壁立的，上面也有一个隘口，照样筑了乌龟壳，驻了烟兵。听说又增加一个营上来。强攻不能，包抄无办法，……决定实行夜摸。”

“在黑夜中，一切都是沉寂。稀疏的冷枪，断续地由山顶乌龟壳内放射出来。战士们没有一点声响，悄悄地一个一个地摸了上去。山顶上猪猡们一点也未觉察，一排手榴弹，打得那些烟鬼鸡飞狗跳，乌龟壳又被我们占领了……这样，一路的险要完全被红军占领了。”

至此，红军就离开了“河道”进入泸定县境内的弯东、磨西、楚民坝、上田坝、下田坝，经过十八小时 240 里的强行军后，于五月二十九日晨赶到泸定桥西岸，当天，完成了飞夺泸定桥的光荣任务。

注释

(1)今石棉境内大渡河南岸在 1951 年 6 月建县前属越嶲县河道七场（安顺、新场、擦罗、洗马姑、纳尔坝、海尔洼、田湾）四十八堡，一般通称河道。大渡河北岸从大冲至挖角属汉源县管辖。

(2)、(5)、(9)杨得志《强渡大渡河》

(3)弋基固《老船工张子云的回忆记录》

(4)、(16)弋基固、罗维忠、樊昭荣、孙文强等《安顺场调查记录（三）姚国强的回忆》

(6)、(8)、(10)、(13)、(23)弋基固《船工帅士高回忆讲话》

(7)弋基固《老船工何玉轩一九七二年回忆录》

(11)、(12)李光忠谈红军强渡大渡河

(14)、(15)、(17)、(21)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18)韦崇德回忆强渡大渡河的船工

(19)樊昭荣、张弗尘《安顺场调查记录（四）访刘金福》

(20)弋基固、罗维忠、樊昭荣等《新新乡调查记录》

(22)孙文强、樊昭荣、张弗尘《新场三墩调查记录》

(24)樊昭荣、弋基固、张弗尘《安顺调查记录（五）访杨张氏》

(25)樊昭荣、张弗尘《先锋乡调查记录》

(26)孙文强、罗维忠《挖角调查记录（一）访李国兰》

(27)樊昭荣、张弗尘《挖角调查记录（二）访向民夫》

(28)弋基固、樊昭荣、孙文强等《田湾调查记录》

(29)、(30)樊昭荣、孙文强《田湾光华村调查记录》

(31)弋基固、孙文强、樊昭荣、罗维忠《田湾什月坪调查记录》



红军在菩萨岗、猛虎岗战斗遗址 摄影 / 周万任

强渡大渡河

文 / 《杨得志传》摘录



先遣队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到达了离安顺场只有十五华里的小山村。大渡河水哗哗的浪涛声在这里听得十分真切。战士们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简直是“脚不沾地”，停下来倒头便睡着了。可我和黎林同志却怎么也不能入睡。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传说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石达开，曾全军覆没于此。现在，红军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于天险大渡河所有的渡口。蒋介石吹牛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左右夹击，共军插翅也难飞过。他是梦想要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

我和黎林同志都非常清醒的意识到，作为全军的先遣队，红一团身上的担子，也许是长征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渡过大渡河，战胜大渡河，是我们全部的心思。

我找了几位老乡来谈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查人员的报告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的小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当地所有船只都已被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地有敌人一个团，团部设在苏家坪，主力摆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要抢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军委总部便来了命令：要我们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几乎同时，刘、聂首长亲自来到了我们红一团的驻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并帮助我们制定作战方案。两位首长还特别指示我们：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黎林坚决地表示：“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

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他的话代表了红一团全体指战员的决心。

这天夜里，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

根据分工，黎林同志带领二营（营长陈正湘）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牵制杨森的两个团；我带一营（营长孙继先）先夺取安顺场；尹国赤带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刘、聂首长当时就在离大渡河很近的一座小山上，我告诉尹国赤，一定要保证首长们的安全。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疾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要迅速、肃静，碰上敌人要“快刀斩乱麻”一样干掉他们。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来的这样快。他们以为我们红军还没走出少数民族区域，因此基本上没有戒备。这时敌人一个营长同几个军官大吃大喝完了，正在打麻将呢。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刀排与敌人的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战士们高声喊着，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枪支也一起吐出了火舌。愤怒的枪声，盖过了大渡河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敌人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窜。敌人两个连，不到三十分钟全部被我们打垮。就在部队向安顺场突进时，我来到旁边一间茅草屋里。这里有一位老人。我正要向老人了解船的情况，话还没说完。

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

我的通讯员一听声音不对，机灵地一拉枪栓大吼：“不要动，缴枪不杀！”

原来这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通讯员一吼，更是摸不清我们的情况，只得乖乖缴了枪。我简短地审问了几句，让通讯员立刻把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同时要一营尽快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很大的劲才弄到了一只船。这只船便成

了我们强渡大渡河的唯一交通工具。

部队占领安顺场后，我来到了大渡河边，这才看到对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有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溅起冲天白浪。眼下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显然是困难的。这是军委的命令，刘、聂首长的要求又响在我的耳旁。我赶忙把这情况报告给上级，同时通知部队做好渡河的准备。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一间小屋里，一会儿踱着步子，一会儿坐在油灯旁，一直想着如何渡河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这么宽，水这么深，而且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会卷走的。那怎么行呢？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四米的流速，桥桩是无法打得下去的。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借助于那只船。我不得不把趴在桌子上刚睡着的通讯员叫醒，要他把孙继先同志找来，以便把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一营。

孙继先营长接到任务后，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找到十几位船工，天已经大明了。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挺拔、壮丽。大渡河水还是一股劲的咆哮、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的地方，是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四周筑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旁边都是黝黑的岩石。我部队接近渡口时，他们就可以来个反冲锋，迫使我们下水。怎么办呢？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我默默下定决心。随时命令炮兵连（军团配属给红一团的）将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了岸边阵地。

火力都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渡河。一只船容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要组织渡河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他们的营长孙继先，争着抢着要求参加。弄得孙营长一时不知道该挑选谁好。

“怎么办？”孙继先同志问我。

我是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

敢；焦急的是这样争下去会拖延宝贵的时间。于是，我提议集中到一个连里去挑选。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选派。人员选定之后，二连集合在屋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孙继先同志把十六个名字读完，这十六位同志跨出队列，排成新的一行。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叫人一看就放下心，真不愧是二连的优秀指战员。就在这时，突然“哇”的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讯员陈万清。他是遵义会议后参军的新同志，入伍还不到半年。孙营长激动地看着我，我也被眼前的场所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急忙飞似的跑到了十六个人的队伍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二连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勇士们，每人带着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和其他必要的作业工具。他们精神抖擞，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负责。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同志首先带领八位同志跳上了那只唯一的渡船。

“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一定要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战心惊的敌人，向我们的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随着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掩护着划船的乡亲们一桨一桨地拼命向前划去。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奋进。四周飞溅着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船边，掀起一个巨浪，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了下来。

渡船飞速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

企图阻止我们渡河。勇士们随着渡船冲过一个个巨浪，顶着阵阵弹雨，勇往直前。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了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位战士急忙捂住了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不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速的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大礁石上，顿时溅起了一个高大的水柱。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位船工奋力地用手撑着岩石，渡船却像转盘似的猛烈的旋转起来。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就有翻的危险了。

“撑住啊！”我禁不住大声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几个船工，他们在难以停留的急流中，靠强壮的体魄、熟练的游水技术，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的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他们相互支持，密切协作，经过一阵紧张的搏斗，渡船终于脱离了险境。

渡船靠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这真是意志的考验，生命的搏击！

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了渡口。很明显，敌人企图把勇士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

“轰！轰！”两声巨响。赵章成同志射击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不偏不斜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一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同志的重机枪也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不知谁兴奋地喊起来了李得才同志的绰号。

“打！狠狠的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

敌人溃退了，慌乱地四处逃窜。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一次的命令着。

“轰！轰！轰！”又是一阵射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渡船靠上了彼岸。这时，勇士们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打向岸边的敌人。勇士们终于占领了敌人设在渡口的工事，为第二船的战友们杀出了一条通道，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

第二船的勇士们和第一船的战友们会合后，敌人仍在拼命挣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反扑，企图趁我立

足未稳，把勇士们赶下河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雾中，敌人纷纷倒下。勇士们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雪亮锋利的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砍右劈。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的溃不成军，没命地往北山后边逃窜。我们控制了渡口阵地。

我和团部的其他同志是乘第三船过河的。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一船地运往对岸。刘文辉的川军一边阻击一边逃跑，连附近的群众都说：“红军是飞过来的”不一会儿，我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又缴获了敌人两只船，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立刻把它交给了后续部队。

就在我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之际，追敌薛岳等部也已北渡金沙江，从德昌赶过来了。我们几万红军要甩掉追兵，靠仅有的几只小木船过河，时间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中央军委决定，除红一师和干部团等部队继续由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外，其他部队则由安顺场右岸北上，分兵两路夹河而进，火速抢占距安顺场三百余里的泸定。红二师四团的同

志们疾驰猛进，在强敌固守，大火熊熊中飞夺泸定桥，攀踏着横空悬吊的铁索链，占领了泸定城。同时，红一师、干部团等部队在大渡河左岸，日夜兼程，斩关夺隘，且战且进，有力地配合了右翼部队的行动。

红军的千军万马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出版的《战士报》，在“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大字标题下，报道了红一团和红四团的事迹，并且刊登了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的名字。他们是：

二连连长熊尚林；

二连排长罗会明；

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

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

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

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

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

丁流民，陈万清。



红军强渡大渡河使用过的武器

强渡大渡河

文 / 孙继先

通过了彝族地区，经过一百四十里路的强行军，我们红一团在安顺场前一个镇子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约二十多里路，中间隔一座大山。团部和三营就地宿营了；二营在团政委黎林同志带领下，向大渡河的下游佯动；我们一营由杨得志团长亲自带领，继续前进。任务是：消灭安顺场的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险大渡河，打出一条路来。

最后这一段路是极其难走的。天漆黑漆黑的，又不停地下着细雨。衣服早已湿透了，被这深夜的山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寒噤。部队忍着长途行军的疲劳，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踏着又湿又滑的石子，快步前进。

当日晚上八九点钟，我们翻过了这座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那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大渡河。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

部队停在山坡上休息。我跟着通信员走进一条小山沟，来到一间小草房子跟前。这时，火光一闪，门开了，一位老乡由我们一个同志陪着走出来，接着就听见里面在喊：“一营营长来了没有？”听得出，这是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声音。

“来了！”我连忙走进屋里去。

这间草房很小，原来是老百姓挖煤的小棚子，四壁乌黑，一支洋烛忽闪儿忽闪儿地跳着。刘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正在谈着什么，见我进去，聂政委往里挤了挤，招呼我坐下，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他向我解释了石达开是什么以后，接着又详细地谈了谈我们当前的情况。听了聂政委的谈话，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晚执行渡河任务的重要意义。形势真是十分严重：前面是敌人重兵扼守的天险大渡河，后面是滔滔的金沙江和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不能活动；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有打过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过河去，别的路是没有的。这种困难的处境和当年石达开的处境有些相似。“但是……”谈完了情况，聂政委握紧了拳头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去！渡过去，我们行动就自由了！”

“这就要看你们了。”刘总参谋长把话接过去，向我谈起了安顺场守敌的情况：“安顺场驻着敌人一个团，但是被彝族群众给解决了，只剩下一个姓张的

副团长带着三四百人在那里，而且和对岸敌人不伙……”他讲得很慢，声音很低，但又清楚又具体。这不由得使我想道刚进门时碰到的那个老乡，显然，这些情况是他从群众中调查来的。

谈完了情况，他把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严肃而又简短地交代了任务：第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第二，迅速找到船；第三，立即渡河；第四，渡过河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最后，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以后，再点一堆火……等我们看到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很紧张。恨不得一步就走回去，指挥部队行动。

“那好，你跟你们各连的连长、指导员讲讲，马上行动！无论如何要迅速偷渡，这样容易成功！”当我离开煤棚时，刘总参谋长又嘱咐我：“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他相信我们能渡过去。我们一定要渡过去！”走出煤棚，我急忙往山坡走去。这时，雨停了。月亮一会儿从云彩缝里钻出来，把山沟照得通亮；一会儿又躲进云彩里，同时天空中又稀稀落落地洒下几个雨点。战士们都在山坡的湿地上呼呼地睡着了。我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心里暗想：再过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去执行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几乎是决定全军命运的战斗任务了；他们要是知道的话，也要和我一样兴奋，恐怕很难睡得这么香了。

我把各连干部找了来，扼要地谈了谈情况，把部队部署了一下：一连走前面，从安顺场西边冲，三连从西南面冲，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二连并负责搞船。

十点钟，部队开始行动。我随着二连，以小跑步向安顺场前进。沿路可以看见路口有一些张着黑口的碉堡，不知是没有发觉我们呢还是不敢打枪，都静悄悄的。我们不理它，一直插向街心。

显然敌人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得这样神速，他们毫无戒备，甚至当我们隐蔽地冲到大街上时，还可以看到房子里透出灯光，传出胡琴声、唱戏声。直到我们冲到跟前，敌人的哨兵才惊慌地喊：“哪一部分的？”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经过二十多分钟，战斗解决了，只剩下敌人那个团长带着二十多个人钻

进一家土豪的土楼里，坚决不缴枪。

现在，消灭残敌已经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船。战斗还没有完全解决，二连就去找船去了，但到底有没有船，还没见报告。我派出了少数部队把土楼围起来以后，就钻进村东头一家人家，派通信员找来一个老乡。

那老乡约有四十多岁，穿身旧青布衣服，打着赤脚，看来是个贫苦人，可是见了我很有些害怕。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们这岸有多少船？”

那老乡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没有，一只也没有，船都叫他们拢到对岸去了！”

我一听，就像兜头挨了一闷棍。过了一会儿，我才又探问他：“他们队伍上常来往，有没有船？”

“那……有一只小船，他们来往送信，送东西，可是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

这是唯一的一线希望。我谢了他，连忙派人把这个情况通知二连，让他们赶快搜寻。我到警戒上转了一趟，又匆匆地转回房子来，等待着找船的消息。这段时间实在难熬。“到底有没有船？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把我弄得坐立不安。在这焦急的时候，大渡河水的声音好像特别响，又单调，又震人，再加上街心楼里的残敌，还不时地打出一两声冷枪，搅得人更是心烦。十分钟过了，半个钟头过去了……眼看就是个把钟头，还不见消息，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东南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我一听，连忙跳起来跟着他向河边跑去。

在离街一里多路的河边上围着一大堆人。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我看见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紧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那里。二连指导员黄守义走上来，向我报告了情况。原来在安顺场街下面二百公尺处有一条干河岔子，那是敌人两岸间联络的渡河点，河岔上有一座小桥，敌人在桥边筑了一个碉堡，派了一个班看守在那里。我们冲向街心时，曾从这桥上走过，但没有发觉他们。战斗打响以后，他们就乘上小船向对岸逃跑。当黄守义带着人搜索到那里时，他们离岸已经有三四十公尺了。幸亏河边水浅，战士们连忙跳到水里，拿机枪兜空一扫，吓唬了几句，那些家伙才乖乖地返回来。事

后想起来，实在可怕：要是我们的动作再晚几分钟，船划过中流就不好办了。据俘虏说，所有的民船都拉到对岸去了，这是南岸仅有的一只船，只为听说红军要来，因此五天中只有一天停在这里。今天正遇上我们，可算巧极了。

按照上级的命令，夺得船以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占领敌人渡口的。但是，就地立即起渡却不可能。因为对岸是峭壁，水流湍急，中流还有大大小小的暗礁。据老乡说，要想渡过河去，必须把船拉到上面的渡口，在晌晴的大白天，由很好的船夫驾驶，才能对准对岸的渡口。而我们现在正是夜间，不知水性，又无船夫，如果勉强起渡，即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上去。更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只船，它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万一遭到了损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把船拉上去再渡吧，时间又不许可。在这湍急的河水里，逆水把船拉上一里多路，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那就要三点多钟了。

怎么办……

请示上级是来不及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下决心。可是，这个决心多难下啊！我望望那只小船，又望望那咆哮奔腾的河水，我的心也像大渡河水一样在翻滚。好大一会儿，我才下了决心：不能马上渡。我叫过黄守义指导员，命令他争取在半个小时以内把船拉到起渡点上去。然后，派出通信员跑步前去报告刘、聂首长和杨团长。

直到决心下定，我回到屋里，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想起：还没有点火发信号呢。刚叫人去生火，就听见外面刘总参谋长大声地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原来刘、聂首长因为看不到信号，已经亲自赶来了。刘总参谋长一见我就批评道：“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为什么不发信号？”

我没吭声。我完全理解首长这会儿那焦急的心情——在这样一个关系全军命运的战斗面前，枪声没有了，火光也没点，谁知情况会怎样？他肩上担着关系全军安危的担子哪！这时，聂政委走过来问：“到底情况怎么样？”我说：“慌了，忘了点火。”接着把战斗和搞船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打算报告了一下。一边讲，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刘总参谋长——到底我的决心对不对呢？

刘总参谋长定睛望着我，静静地听完了我的报告，

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好吧，一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其实，大家都在为这个任务激动着，哪能睡得着？同志们东一堆、西一堆聚在一起，吃着东西，说着笑着，等待着这个战斗的黎明。

我更是睡不着。组织部队把小土楼里顽抗的敌人消灭掉以后，便利用拂晓的时间，组织了干部，把对岸的敌情、地形、水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观察。这时，我们对这个天险才有了准确的了解：河面虽然不算宽，不过三百来公尺，但水流却实在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四五公尺。站在河边上看河水，那水势陡得连水面也有个斜坡。急浪涌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不知谁扔进了一根小木棍，眨眼工夫，丈把远下去了。特别是那几块礁石，像狗熊似的蹲在河心里，更是令人惊心，急浪撞在上面，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敌情、地形也很复杂，对岸是几十公尺高的峭壁，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一条孔道，这便是渡口，一条立陡的台阶直通上去。阶梯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四十多级，每一层有二尺高、一尺宽，可以平平地躺下一个人；上的时候则需用手扶一下才能跨上去。突击部队就必须沿着这条孔道冲上去。在阶梯的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三个独立房屋，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四个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满布着散兵壕。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就据守在这里。要夺下渡口，必须选择精悍部队，乘那只唯一的小船，渡过急流，冲上台阶，夺取整个敌人的工事。

天亮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停当。船夫早已找好了一从当地群众中找来十四五名撑船的老手，做好了思想动员，每人又先付了钱。火力也组织好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字布置在河岸上。连军团炮兵连的三门迫击炮也用上了，遗憾的是炮弹太少，总共只有四发。不过我们都相信，赵章成同志是全军有名的神炮手，是靠得住的。

强渡，决定在九点钟开始。七点半钟，全营就集合在岸边了。作战斗动员的是青年部萧华部长。他简单地讲了讲渡河的意义，然后提高了嗓子问：

“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

这句话刚出口，顿时乱了营。谁都要坐第一船。你争我抢，连伙夫也站起来要求了。我看见有些连长、指导员想让本连争得这个任务，又不好意思出面，就

跟这个战士咬咬耳朵，推推那个同志的肩膀，鼓动着战士去“闹”。营部通信班的同志大概原以为这第一船稳是他们的了，现在首长向大家一号召，更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直扯我的衣服，倒像我能给他“人情”似的。同志们的嗓门儿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给压住了。

萧华部长也没料到会这样，一时也给弄得没了办法，只得扬着手笑着说：“同志们，静一静……”哪里静得下来。这时，聂政委插话了。他说：“算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顿时，全营同志的眼睛都朝着我看来了。

看着这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的战士多好啊！谁都知道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但他们却在争抢着要去。我请示杨团长：“二连长打仗勇敢，一排长也不差，还是叫二连去吧？”

杨团长点了点头说：“好！”

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一、三连好不服气，又争了一阵，但二连的同志早已把船牢牢地护起来了。自然在二连也少不了一场争抢，最后还是决定由一排的一、二班，加上连长、排长，组织了这支突击队。现在，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突击队员们的名字除了连长熊尚林、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以外，我都记不清了。最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二连的通信员，当渡河突击队要出发时，他突然哭着从队伍里冲到我面前，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被他的求战情绪所感动，批准了他。他破涕为笑的站到突击队的行列里，可惜的是他的名字也记不起了。但他们十七位英雄的名字，却永远刻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

突击队选择好了以后，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装备起来：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第一船的九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这工夫，我走向刘、聂首长。首长们正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不时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刘总参谋长问了问准备情况，又向对岸望了一眼，向着杨团长说：“开始！”

“战斗开始！”杨团长下达了命令。

“哒哒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

“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

了。

“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

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同志们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有时，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顿时一阵发冷；当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时，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地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前面来了，号声突然停住了，萧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下号来，甩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有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哪怕我们的血能减少船上的一枪也是好的！

小船在破浪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地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惊得叫起来。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岸边被炸起的水花遮住了，我们刚松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这时，好像故意回答我们的疑问似的，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射击着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上去时才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的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命令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真准啊！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

驶回的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连二班的战斗员和

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八个人跳进船里。小船在徐徐前进，可是心里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觉得船比在岸上看走得还要慢。我紧握着驳壳枪坐在船头上，向前面看看，连连催促船夫：“快点儿，快点儿划！”战斗还在渡口上面的小围子里激烈地进行，我们的人数和一营敌人相比实在太单薄了；回头看看南岸，同志们还都暴露在河岸上，扬着手，呼着口号；再看看船上的同志们，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直盯着对岸。尽管敌人的枪打得很密，在船旁的水里激起“刷刷”的声响，但谁也不在乎。

船刚过中流，忽然听见背后谁“哎唷”一声，扭头一看，一个战士正用手捂着右胳膊，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船被打穿了。

“快堵住，快堵住！”四班长在喊，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洞堵起来。

一个船夫直瞧着负伤战士的胳膊发呆。“快划呀！”我这一喊，他才又划起来。可是因为把握不稳，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过去。幸亏船夫眼灵手快，用力一扳桨，使手抵住了礁石，船滑过一边，船夫的手也被擦破了。船在礁石边上摇摆着，眼看急流要把船冲到礁石下游去；如果被冲下去，被从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船就会翻的。在这紧急

关头，船夫吃力地把住船，拼命地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我们只好都下船跳到礁石上，有几个同志站在礁石的水里，用手推，用肩抵，把船绕过礁石，才重新又上船。当我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二百多公尺了。因为是陡壁，没法上岸，又只好再把船拖上去，弄了整整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一排甩出了八九个手榴弹，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们和熊尚林同志带的九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轻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十几支快火器一压，守敌全垮了，分作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伏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去，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几挺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红一团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做他那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远不会做石达开第二！我们胜利了！



杨得志与孙继先一起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集》



毛主席在安顺场（油画）作者 / 黄建文

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

文 / 邓 飞



鏖战（油画）佚名

五月十六日，我红一军团作为前卫部队，从会理出发，取道德昌、西昌、冕宁，向大渡河的安顺场前进。前卫一团十七日攻占德昌之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西昌时，西昌城内的国民党驻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部队固守不出。我军没有攻城，而是绕道西昌城外，进入冕宁境内，并于二十一日占领冕宁县城。

冕宁是彝族聚居区。长期以来，那里的人民饱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严重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十二日，我军进至大凉山。那里彝族部落很多，与我们的风俗习惯很不一样，语言也不通。由于他们不了解红军，因此，作为红一军团前卫连的工兵连受到了阻击而未能通过。后来，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咕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一起斩雄鸡喝血酒，结为“金兰之盟”。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们从这里通过了。

当时，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使彝族人民能够对红军有所了解，我们的部队不进民房，不扰村民，克服了诸多困难，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露营。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在树林中根本无法睡觉，而是坐在冰冷的石头上，背靠背休息。寒风瑟瑟，冷雨凄凄，同志们哪能睡得着哇？只能半睡半醒地坐着，用手挠着头皮，将就着熬过了漫长的夜晚。

部队路过彝区的时候，我看见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有许多彝族居住的村落，在道路的两侧，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彝族群众。他们带着惊异的神情，微笑地看着我们前进的队伍。有个高个子男人，对着我哇啦哇啦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他的意思是向我要钱。因为有所准备，于是我给了他一块小银（伍角）。他接到钱后非常高兴，并欣喜地向他的同胞诉说夸耀。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消除了彝族群众的误解，顺利地通过了冕宁彝族居住区。

三十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六月中旬，我从成都乘汽车去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经过冕宁县政府时，有一位彝族副县长（姓名忘记了）招待我吃午饭。我问他：

“我们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有很多树林，林子有许多高大的树木：现在怎么都看不到了？怎么只剩下一些不高的小树了呢？”他说：“那些大树在抗战时期就被砍光了，现在这些小树都是解放后才栽的。”

我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他说：“四十岁。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才十岁。那时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了，知道红军纪律很严格，

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知道红军对彝族人民平等相待，与国民党大不一样。”

我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共产党有着正确的民族政策。”

他连连点头，说道：“自从红军长征路过这里之后，彝族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受到了不小的教育。”

我军通过大凉山彝区之后，向安顺场方向急进。前卫一团担任着夺取安顺场的任务，他们经过今石棉县的新场（原名光明场，又名农场）、马鞍山，于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抵达安顺场。我们六团在一团之后跟进，于二十五日早晨进驻安顺场右翼的下坝、小水。在六团之后跟进，也是在二十五日这一天，到达了安顺场左翼的老街。

当时，敌军为了阻击红军北上，在大渡河北岸的布防形势是：敌刘文辉二十四军所属的五旅第七团驻在苏家坪，安顺场渡口北岸的安顺坝有一个营的兵力，距苏家坪八里。上游挖角坝有一个团，下游的乐山、峨边等地还有六个混成旅。此外，国民党中央军薛岳追击兵团之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则追击红军到西昌、泸沽一带，距大渡河只有几天的路程，眼看就有形成一个前后夹攻的包围圈的危险。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抓紧进行渡河的准备。五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安顺场找到一只船，在安顺坝搞到一只破船找木工修复，二十六日我一团一营在小水又找到一只船。这样，他们就利用仅有的这三只船，在当地船工的大力帮助下，打响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我部队集中火力掩护渡河，军团炮兵营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了三颗迫击炮弹。我们站在河岸的沙滩上，看着炮弹不偏不斜正好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溃不成军，拼命逃窜。

就在同时，我听说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五团以及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占领了大树堡渡口，大造在大树堡渡河的气势，并且备料造船迷惑敌人。蒋介石、刘湘急忙向那里调集部队，从而忽略了在安顺场、泸定桥等其他渡口加强防备。当我佯攻部队得悉红一团已于二十五日在安顺场开始强渡之后，即火速返回安顺场。

当时，我们六团正在安顺场下游的下坝、小水。下坝位于大渡河一个大沙滩的边沿，有几十户人家，

仅有一条小街，路面全是石头铺成的。附近的山脚下还有着零散的住户。小水又在下坝的下游，距下坝约四里路，有十多户人家，当时我们六团一营驻在那里。上级给我们团的任务：一是要接替红一团二营，担任向农场（今石棉县城）方向的警戒（安顺场距农场二十四里）；二是用重机枪等火力扫射对岸安顺坝之敌以及被击溃之敌，掩护红一团强渡；三是接受一军团首长临时下达的任务。

我们团指挥所设在下坝的沙滩上，用电话与上级联络。二十六日中午，当时的军团长林彪打来电话，要我们询问已经渡过河去的一团二营在什么位置以及对岸的情况。可是这一带河面宽达三百米，水深十二米多，流急浪大，波涛澎湃，用吹号的方法与对岸联系根本听不到。我们用望远镜看河对岸，只见一团政委黎林同志在河对面的小路上走着。我把这个情况向军团首长做了报告。首长用电话问：

“你看到黎林没有？”

我答：“我看到他了。”

首长问：“你问他们部队已到什么地方？”

我答：“我们现正在吹号联系，他们听不见。”

首长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我说：“这个办法好。”

于是，我与朱水秋商定，让宣传队的同志写好了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并发了信号弹，与对岸的黎林同志联系。黎林听到信号弹后，用望远镜看到了我们的问话标语，于是当即用大字标语回答说：

“二营前卫连进至苏家坪，该敌已向汉源方向逃窜。”

我即刻将黎政委的回答用电话向军团首长做了汇报。

我们到达大渡河的时候，有的老年人对我们说：“七十多年前，石达开在这里打了败仗，全军都覆没了。你们可要千万注意哟。”

我回答说：“我们与石达开不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队伍。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一定能够渡过大渡河。”

一八六三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两万西进，在这里苦战一个多月，最终陷入绝境，以致于全军覆灭。石达开本人也惨遭清政府的杀害。七十二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同样是五月，同样是河流洪水爆

发的时节，中央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当时蒋介石狂妄地叫嚣：“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覆灭之地，现在共军入此彝汉杂处，……必步石达开的覆辙。”他叫嚣“要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他令其部队“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然而，我中央红军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妄想。我先遣队红一团已经在强渡大渡河，我后续部队也同样要胜利地渡过大渡河。这正如陆定一同志所写的那样：“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但是，由于安顺场南北两岸悬崖陡峭，地势险峻，而且水流水急浪高，河面宽达二百多米，再者又仅有三只小船，每往返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因此，如果整个野战军部队都从这里过河，前后就得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显然，这是当时的敌情所根本不能允许的。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和朱水秋团长站在下坝的沙滩上，望着往返于大渡河两岸正在进行紧张强渡的三只小船，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红一团已经突破了面前的这座天然屏障，正在抓紧时间渡河。忧的是眼下船只太少，如果渡河时间拖得太长，弄不好就有被分割于大渡河两岸，遭到敌人各个歼灭的危险。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员谢金福说：

“二零一（二师师长陈光代号）要二零九（六团团长朱水秋代号）讲话。”

朱团长接电话，认真地听着陈师长说：

“根据当前的敌情，我野战军要全部在这里渡河是不可能的，时间拖得太长将对我军不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除一师三个团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外，我野战军主力部队沿大渡河西岸，上行抢夺泸定桥。现在以四团为前卫，担负夺桥任务，于二十六日下午出发，于二十九日夺取泸定桥。你团在四团后跟进，于二十七日拂晓前出发。师直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

我当时就站在朱团长的旁边。他放下电话筒，对我说：

“四零零（我的代号），你听到了吗？”

我说：“听到了。”

于是，我俩让通讯员立即把团参谋长刘瑞龙和团党总支书记张国华找来，把师长的命令及时地转告给他们。随后，我们通知各营连尽快做好出发前的一切

准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据了解，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行程，道路崎岖，要翻好几座山，途中还有着盘踞的敌人。但当时我军对泸定桥的敌情还不太了解，只知道川康之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正向泸定桥方向调遣兵力，企图固守该桥。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六团全体指战员沿着四团走过的道路向泸定桥方向挺进。当时天空乌云密布、冷雨潇潇，河水浪花喧腾、哗哗作响。我全团指战员在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冒雨行进。我们走了三天，先后经过了安顺场、菩萨岗、猛虎岗、磨西、德威、杵泥、田坝、沙坝等地，一直向泸定桥方向前进。第三天一天就走了一百八十里的路程。

二十九日下午，红四团夺得了泸定桥。当天晚上，我六团供给处主任胡弼亮也率领各营连的扎营人员过了桥，并做好了部队吃饭和休息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十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团便开始过桥了。泸定桥长一百零一米，宽两米多，整座桥用十三根铁索联结于大渡河的东、西两岸，其中九根铁索作桥面，左右各有两根作扶手。桥面离水面几十米高，桥下激流翻滚、恶浪滔滔。人走到桥上桥身摆动，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颤。我们过桥时，桥面上铺的板子各式各样：有敌人未烧尽的桥板，有门板，还有店铺用的窗板等等，拼成了整个桥面。我平生第一次过这样的铁索桥，桥身摇摇晃晃，真有点害怕。由于桥身晃悠，所以过桥时人员之间的距离要拉得大一些，需两三米左右。我骑的那匹骡子试探着走了几步就不敢走。饲养员刘海生对它说话，它跟着饲养员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对岸。过桥之后，我们进到了泸定县的老街休息、吃饭。在那个时间，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又能够歇上几个小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

到达休息地之后，我和朱水秋团长即去四团团部与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见了一面。他俩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敌军在大渡河下游的布防情况。

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

——为纪念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而作

文 / 肖 华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是石棉县安顺场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的日子。纪念碑气势宏伟，造型别致，正中镶嵌着红军战士的巨型头像，雕像凝眉远视，威严肃穆，正对着滚滚滔滔的大渡河；雕像下方，是激浪奔涌、飞舟猛进的浮雕。望着文化馆的同志带来的纪念碑的彩色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四十八年前大渡河边的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五月下旬，向大渡河畔挺进。大渡河古称沫水，源于川西海拔五千米的大雪山，全长九百多公里，是岷江的最大支流，河两岸的峡谷危崖陡峭，河水从万山丛中奔泻而下，它是比金沙江更为险要的一道天险。这时，我们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的：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在前面大渡河沿线，蒋介石又电令四川军阀二刘一杨（刘湘、刘文辉、杨森）调遣精干部队扼守各主要渡口：上游泸定桥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富林镇驻敌 21 军王泽浚一个

旅，安顺场下游的小水渡口驻敌余伟如一个团。敌人重兵严峙，凭险而据。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翼王石达开率众十万余人，转战数省，于 1863 年 5 月抵达紫打地（安顺场），因无法逾越大渡河，被围困一月之久，终于全军覆没。蒋介石飞临成都，亲自督战，梦想石达开悲剧在红军身上重演，竟从飞机撒下“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反动传单，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面临这种局势，我军如不迅速抢占大渡河，则将被迫转入川康交界的雪山荒原，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红军从西昌出来后，有两条路可通大渡河，一条翻小相岭，从越嵩到汉源的大树堡，渡河攻打富林，威逼成都。另一条经冕宁，过大凉山，从安顺场过河，这是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我军声东击西，以一部占领小相岭，直达大树堡佯渡，钳制富林方向的敌人主力；以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疾速向安顺场渡口挺进。当时，我担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率领工作团奉命随先遣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

五月二十四日，下着毛毛小雨，我们从擦罗出发，

经过小堡子、老街子，海洋会，踏着又湿又滑的山路，于深夜十点赶到了马鞍山。马鞍山距安顺场尚有十多里，茫茫雨雾中，吓人的水声如虎啸牛吼，如雷滚峡谷，这就是横在我们前面的大渡河了。天气热了，上游雪山里的冰川融化了，单听这声音，便可以想像涨水的大渡河是何等凶猛，何等狂暴。在山顶，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黎林同志和我一起研究，决定一团二营赶到下游小水渡口佯攻，牵制余伟如团的主力，以孙继先的第一营冒雨奔袭，乘敌不备，迅速打垮了敌人驻防在安顺场的两个连的兵力，并在靠河的水东门弄到了仅有的一只渡船。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船啊！

红军到来的前几天，安顺场的守敌惶惶不安，急忙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强令老百姓迁往对岸的安靖坝。同时，他们在安顺场街道上堆满了干柴干草，准备放火燃毁安顺场，一心要置红军于死地。眼看要放火了，恰好安顺场的大地主赖执中前往西昌阻击红军败退下来，安顺场的房屋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产业，一旦放火，赖家就要损失万贯家财。为此，赖执中和负责烧街的头目争吵起来，双方扭过河去，闹到余团才那里，赖执中“具结”担保在红军到来之前一定烧街。交涉完结，赖执中当即返回安顺场，但他做梦也没有料到，神兵天降，红军当天晚上就袭击了安顺场，夺得了这条靠在南岸的唯一渡船。这条船，关系到三万红军的安危存亡，关系着红军北上方针能否顺利实现。毛主席和总部首长就在我后面，他们热切地盼望着我们强渡成功，很快突破天险。可是，在这样的季节，安顺场河床宽达三百多米，两岸悬崖峥嵘险峻，满河雪浪滚滚，如万千匹野马脱缰而下，象雪山飞下的巨龙要冲出山壑，河道落差很大，水的流速每秒四米，水疾浪猛，漩涡如转轮，再高强的水手，一下去就会被狂流卷走、吞没；就是行船，也非得当地那经验丰富、谙知水情的船工才行。

寻访船工成了渡河的当务之急。

我和一团派出的同志踏着泥泞，披着从云隙间时隐时现的月光，连夜深入周围的山沟，走家串户，终于找来了十多位船工。我们请船工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坐在一块拉家常，当了解到船工的痛苦生活和刘家军阀对船工的残酷剥削时，我说：整个国民党蒋介石都是保护土豪劣绅、保护大地主利益的，刘家军阀就是

四川地主级阶的靠山。我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消灭刘家军，解救咱穷苦老百姓的。然而，说起渡河，船工们顾虑又很多，要排除他们心上的疑虑，还要靠我们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眼下是涨水期，如果仅仅是水疾浪高，凭借多年的撑船经验虽担些风险，尚可以对付。可是，现在面临的是对岸山崖上有 24 军韩怀阶一个营的兵力在把守，渡口上耸立着四座专门封锁渡口的碉堡，那么多枪弹居高临下，集中目标对这一条木船开火，只要有一两颗子弹击中艄工或者船身，必将船毁人亡。我告诉船工们：我们红军具有比敌军优势的火力，完全可以压制敌人，摧毁对岸的碉堡和工事。我们红军一路上闯关夺隘，以破竹之势突破了乌江、金沙江等许多天险，连续打垮了很多阻拦的敌人，眼下要消灭对岸的那伙“双枪兵”，我们是有把握的。你们为红军划船，帮助我们一起打过河去，就为普天下的穷人立下了莫大的功劳……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个个都穿着单裤，足蹬草鞋，没有袜子，因为转战数省，打过许多仗，经历许多坎坷，一个个显得又黑又瘦，然而精神充沛、神采奕奕，人人仿佛是钢铁浇铸的汉子。十多位船工在熹微晨光里凝视着我们，深深为我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深邃的眸子里闪烁着信任和敬佩的光芒。

经过动员之后，船工们一个个情绪高昂，他们拉着我的手走到河边，指着浪涛漩涡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在安顺场有的已经撑船二、三十年了，哪里水深，哪里浪猛，他们都了若指掌。他们告诉我，大渡河暗礁很多，特别是边上靠近悬崖，形成了许多暗流漩涡，大渡河行船就跟你们打仗一个样，要有胆量、有魄力，还要有经验，熟悉水情……有的船工还摇着我的手，提出过河之后要参加红军，跟我们的队伍一块走。有的表示，与其被刘家军活活逼死，还不如投身革命，为红军尽力，这一次纵然是牺牲在大渡河里，也是值得的……船工们那饱经风霜的面容，那一双双挥动着的长年摇橹使篙的大手，那回响在强大风浪里的粗犷豪爽的声音，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十五日清晨，天空放晴，白云浮动，以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和挑选的八位船工上船之前，由我做了一番简短的动员讲话。我说：“同志们，这次渡河是我们北上抗日的一个大关口！毛主席和全体红军指战员在注视着我们的这次行动。我们要发扬强渡乌江、

强渡金沙江的勇敢精神，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奋勇向前，只有渡过河去把敌人打垮，夺取渡口，才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任务。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同志们一定要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勇士们和船工们勇敢地登上了船，杨得志团长下达了进攻的号令，木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进了。对岸的敌人胆战心惊，慌慌张张向渡船射击，船四周打起了一大片浪花和水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岸，亲自指挥，我们的迫击炮在神炮手赵章成营长的操纵下，以仅有的四发炮弹，炮弹命中，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和河边的两座碉堡，我们一团的机枪、步枪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猛烈地向敌人开火，子弹象狂风暴雨似地卷向对岸，打得敌人抬不起头。炮火连天、惊涛骇浪中，八位船工和十七位勇士一样，在极度的紧张中显得沉着、勇敢……孤舟颠颠簸簸地接近了对岸，按预先计划，船只本打算靠在对岸尖石包前，但因流水太急，敌人火力又猛，船被冲到下游几十米处的桃子湾，一下子撞在大礁石上，船旁激起一串串白浪，再往下滑，荡进漩涡，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几个船工猫下腰来，迅速用双手撑往岩石，尽最大力气稳住摆荡的船只，岸上的人们见此情景，一齐呼喊起来，为勇士们鼓劲、助威，这时候，由船上跳下了四个船工，站在滚滚的水浪里，拼命用脊背扛住船帮，另外四个船工握紧竹竿使劲猛撑，让船向渡口靠拢……对岸碉堡里的敌人，竟呐喊着从碉堡里反扑出来了。短兵相接，正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小司号元气不足，号音突然间中断了。我十分着急，一把抢过号来，鼓足力气吹响了冲锋号，嘹亮的号声越过了峡谷，更加激励起战士们冲锋陷阵的精神。十七勇士跳下船去，在一片硝烟炮火中挥动大刀，象雄狮一样，怒吼着杀向敌群。经过鏖战，韩怀阶一个营的“双枪兵”溃不成军，我军占领了渡口工事，取得了突破天险大渡河的伟大胜利。

控制渡口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抢渡，我们曾试图架设浮桥。后续部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铁丝、木板、竹子。架桥指挥是何迪宙，他原来是敌人工兵营营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俘虏过来的，由我任架桥政委。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反复数次，皆因水急浪猛，流速太快而未能成功。

为了抢时间，我们发动群众，把停泊在对岸安靖坝河边的一只船弄了过来，又找来一批木匠，抢修好了一只坏船，撑船的水手也陆续增加到八十多个，成立了一个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负责总指挥。所有的船工分为四班，人歇船不停，日夜抢渡。夜里，大渡河两岸燃起了马灯，点亮了篝火，照耀得两岸渡口满天通红……一连七天七夜，船工们顶风冒寒，不顾疲劳，不顾危险，总共渡过了四个团的兵力。

正在第一天渡河的时候，一军团的主力赶到了河边，紧接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首长也来了。他们见水流太急，架桥已不可能，而红军在岸边又越聚越多，单凭这三条小船渡河不知要花多少时日。眼见敌情越来越紧张，毛主席和一军团首长当即决定，尚未渡河的部队为左路军，由政委杨成武、团长率领红四团为先头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风驰电掣之速，夺取泸定桥。我们已渡河的部队组成右路纵队，刘伯承同志任司令，聂荣臻同志任政委，罗瑞卿同志为参谋长，我为政治主任，溯河北上，配合左路主力抢夺泸定桥。

红军强渡天险大渡河之所以取得成功，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之所以会彻底破产，除了毛主席战略指导方针的英明正确和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奋斗精神之外，与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密不可分。没有在枪林弹雨、险风恶浪中与红军战士生死同舟的船工们，没有船工们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红军要飞越天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红军是飞渡天险的大鹏，那么，在浪涛里驾船的船工就是雄鹰的翅膀。强渡大渡河十七位勇士的英名可以长留于革命史册，同舟船工的英名也必然闪耀着同样光芒。

天险、顽敌，阻挡不了具有钢铁意志的军队和人民。最近，安顺场竖起了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纪念碑。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这纪念碑是当地产的花岗岩雕砌的。花岗石是最坚硬、最刚强的石材，它永远象征着红军战士和船工们坚毅果断、所向无敌的钢铁意志，也永远显示着红军队伍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劳动人民所结下的坚如磐石的血肉情谊。

流水长存，青山不老，这尊纪念碑将永久矗立在大渡河畔，也矗立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名单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王有伦	王兴仁	王兴顺	王志长	王国立
王国宾	王国贵	王国俊	王国富	王福友
韦成仁	韦崇德	戈美元	邓成明	石清云
石清意	帅士高	兰洪发(藏)	刘笨	刘元清
刘老七	刘学品	刘学仲	朱明清	李云清
李正云(藏)	李正月(藏)	李正良(藏)	李正录(藏)	李正银(藏)
李正凤(藏)	李正富(藏)	李正强(藏)	李光忠	李绍忠
李树全(藏)	李树轩(藏)	李品轩	李炳顺	吴定安
余正伦	余正如	余得才	余得富	余焕堂
何玉轩	何廷楷	杨八顺	杨文有	杨怀有
杨德录	周天元	陈一金	张子云(藏)	张万成(藏)
张木匠	张学三(藏)	张明玉	张国明	张官甫(藏)
郑本元	郑必新	郑守安	郑金安	徐世成
徐正轩	徐有才	姜洪富	姚贵友	龚万才
龚万福	谢银安	赖先云	赖先忠	赖忠富
蒋希彬	戴斌武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德总司令在大渡河畔给船工们宣传红军渡河北上的革命意义(油画) 作者/陈昌明



左起: 龚万才、帅士高、张子云、何廷楷、韦崇德

大渡河畔颂英雄

——纪念“红一团”强渡大渡河胜利八十周年

文 / 杨建华



杨得志司令员（中）接见老船工龚万才（左）、韦崇德（右）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缅怀亲人和故人的传统日子。

1935年5月25日，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发生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前一天的雨夜里，安顺场这个小山村突然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是谁？来做什么？……原来，这群人的名字叫红军！我的父亲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杨得志——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如今他老人家已过世二十年了。

从小我听父亲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大渡河畔英雄多”。一个百听不厌的故事，一个令我崇拜的故事。听得多了，后来我也讲给别人听。“你知道红军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吗？”“你知道红军战士一天走了多少里路吗？”“你知道红军是怎么过的河吗？”

“你知道……？”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每到清明节，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讲的那个神话般的故事！

红军才是真正的英雄

下面就是1957年我第一次听父亲讲的原汁原味的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呵，大渡河！
你豪迈、倔强，
仿佛脱缰的野马，
永不休止地奔向东方！”

记不清这是谁写的诗，但我爱读它，每当读到它，就会想起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我就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想起二十二年前红军先遣团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一幕。

1935年，我在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当团长。

那年5月，我们强渡川滇边界的金沙江，经过会理、德昌、泸沽、冕宁等地，行军数百里后，来到了四川南部的大渡河边。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蜿蜒连绵的高山，河宽三百多米，水深三、四丈。我们去时刚好遇上暴洪，只见湍急的河水，涌卷着急流，闪着青光，喷着白浪，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哗哗的水声。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曾威震一时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大军战死在这里。

“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猖狂地夺下了天大的海口。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一面命令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率领数十万大军后面追击，一面又命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要他们抽调主力“精悍部队”扼守大渡河、泸定桥。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实现北上抗日计划，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红一团全体同志的身上。一团由冕宁出发时，按首长指示，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派遣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

“同志，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关乎着十万红军的生命！”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首长指出的渡河的重大意义。

渡河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经过侦察，我们知道，敌人在刘文辉的指挥下，使用了数团兵力：三个所谓“骨干团”放在泸定桥附近，一个团在安顺场对岸把守渡口（这个团的主力在下游十五里处），下游三十里处另有杨森两个团防守。

经过分析，我们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

在大渡河西南岸的安顺场，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集镇。那里有两个连的敌人守着，渡船只有一只。红军要强渡过去，首先得消灭南岸敌人，夺取渡船。

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我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一个大山坡。

山坡上只稀疏地散着几座房子，站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渡河的哗哗水声。朝着老百姓指点的安顺场方向

看去，只见山北面漆黑的夜空，闪着几点灯光，仿佛冬天昏暗的夜空出现的几点星星。

部队决定略作停顿，等待命令。一天一夜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是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就倒下呼呼睡着。我乘部队休息，又找附近的老乡继续了解情况。

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渡船强渡过河！

我与团政委黎林同志研究后决定：一营随我行动，强夺安顺场；二营由黎政委带领，至下游十五里处敌人团的主力对岸，佯攻渡河，以便吸引敌人主力；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我们的决心，很快地变为部队的行动。疲惫的战士从滑溜的泥地上爬起来，继续行军。

天漆黑漆黑，还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几乎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大约又走了十多里，我们已经靠近安顺场了。一营的部队分成三路展开战斗动作，三个连象三把尖刀，稳稳地刺向敌人。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还认为我们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几个军官逍遥地在屋内打牌。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敌人认为我们还是他们自己一个鼻子出气的人。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吼声像春雷划破河边的夜空。

“砰！”敌人听说是红军，慌乱地开枪了。可他们已经晚了，一下子四面都是我们的火力，“轰轰”、“嘟嘟”，我们的火力对准敌人。顽抗的自己倒霉，活着的都当了我们的俘虏。敌人逃啊，跑啊，两个连没有让我们打上劲就垮了。算算时间还不到三十分钟。

部队占领了安顺场。我正在一间小屋里，为渡河伤脑筋，突然听到“哪一个？”的喊声。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急忙拿起枪来喝道：“不要动！缴枪不杀！”果真是敌人，他们摸不清我们情况，乖乖地缴了枪。原来这几个敌人，正是从河边跑来的管船的家伙。我一听说船，急忙要通讯员将俘虏的班长送到一营去，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船，现在这只船成了我们渡河的唯一希望。

决定渡河过去，可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还

是没有法子过去，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那一夜，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踱着步，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我为眼前不能渡河而苦恼。我走近窗户打开窗子，让夜风进来。

窗外一片寂静，偶尔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声。天空的乌云也散了，月亮露出了头。我借着月光朝着北方勉强可以看出对岸隐约的山峰。

“怎么过河啊，这又宽又凶的河！”我把头探出窗外，心中默默想着。

夜无边无际，随着时间，我想着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

“渡河！渡河！”我满脑子的渡河，我想到首长的话，心里又焦急起来。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待到明天。”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明。天气倒是顶好的，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似乎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也显得格外庄严，河水一股劲地冲击、咆哮，活像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现在通过望远镜可以看清对岸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许，是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房屋周围并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上下都是黝黑的岩石，散在它周围的是几个距离不等的碉堡。估计敌人营的主力隐蔽在离岸一里许的那个小村庄里。敌人企图在红军渡河部队登陆后、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个反冲锋，压迫红军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着决心，盘算着如何对付这批狡猾的敌人。

我命令炮兵连三门“八二”炮、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步枪射手也隐蔽地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都布置好了，可留下来严重的问题还是渡河。昨天一夜，我把问题都考虑过了。

我们首先设想了凫水，可是不成。河宽三百米，汹涌的水浪夹着大铖似的漩涡，凫不过去，就会被滚滚的急流卷去。架桥呢，我们也算过了，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唯一的希望还是那一只渡船。于是我又把寻找船工的命令交给了一营长。

部队开始行动了，派出了许多人到周围的山沟里去找船工。

一个、二个，又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了十几个。十几位船夫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

船工找到了，我们决定按时强渡。

一只渡船不可能把全部战士都运过去，只能挑选几个人。挑谁呢？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一营长孙继先同志。

孙继先同志一下子被战士围住了，当他们知道决定组织渡河奋勇队时，谁都想要求参加第一船，作个渡河先锋。

“怎么办？”一营长向我请示。

我看大家的情绪，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事情就难办。

“决定一个单位去！”我回头告诉一营长。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派十几个人去。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

场地上静得很，只能听到河边传来哗哗的水声。

“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叫到名字的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脸，流露着满面的神情。

一个、两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士都站在队列外面。我看看他们，一个个都虎彪彪的。一营长眼力不坏。

突然“哇！”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嘴里直嚷着：

“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去！”

他一边哭一边嚷着，跑向营长那里。他是二连通信员。营长看看他，停了一下。

“去吧！”营长被眼前的场面感动，例外地批准他参加渡河奋勇队。通信员听到营长允许了，赶忙擦去眼泪，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的队列里。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带一把大刀，背一支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十万红军的生命，就在你们几个人的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渡船在这热烈的鼓舞中离开了南岸。

敌人发急了，向我们的渡船开火。

“打！”我们的炮兵向敌人开炮了。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到了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威力了。射手们比渡河的勇士还要紧张，每一个人都发挥了高度的射击技术，炮弹一个个炸在对岸敌人的碉堡上。机关枪像暴风雨一样地卷向对岸。划船的船工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地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船的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水花。大家都用眼睛看着，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渡船身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炮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完了，完了！”我为渡船着急，差点叫出声来。

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两下后，终于平静下来了。

渡船继续在前进，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都站上了船头，待接近时，不顾一切地朝着岸上跳。

突然，对岸山上又滚下一个手榴弹，一个滚雷，滚到半山，只听“轰、轰”两下，冒起一阵浓郁的白烟。看来敌人真要实行反冲锋了。不多久，果然，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敌人就从小村子里突出来。

“敌人不下二百人，而我们只有几个人！”我顿时紧张起来。奋勇队背水作战，情势非常紧急。

“给我轰！”我命令早已准备的火力。

“轰、轰！”又是两下巨响，赵章成同志发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歪的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重机枪又延伸射击，李得才同志的那挺打得最准。

“再来一个！打，狠狠打！”阵地上扬起一片呼声。

敌人溃退了，慌乱地四散逃命。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一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已经上了岸的勇士乘机俯身冲了上去。勇士们又用轻重武器组织严密的火力压向敌人。敌人败退了。我们的勇士占领了渡口工事。但周围还是敌人。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返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支援第一批登陆的同志。”我看见营长下船，这样叮咛着。

船离开岸了，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山上的敌人又继续向河心射击，这一阵子可真激烈，敌人孤注一掷，企图组织全部火力封锁我们后续登陆部队。

小船在浪里颠簸着，冲过一个巨浪又一个巨浪，避过一阵子弹又一阵子弹。

船渐渐地驶到岸边了，突然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弹。我急忙拿起望远镜，只见一个战士捂着自己的手臂。

“他怎样？”没待我想好，又见小船飞快地向下滑去，只几十米，“呼！”一下，小船撞在一块大石礁上。

“糟糕！”我一边说，一边看看河中。只见几个船夫用手撑着岩石。水哗哗地流着，喷起白浪，像是要把小船掀翻似的。礁石两边的水急流着，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汇合处，非翻船不可。

“撑啊！”我紧张得似乎心都要崩了。

突然从船上唰地跳下四个船工来，他们涉水用背顶着船，他们吃力地顶着，船上另外四个船工又用竹篙撑着。推进的速度极慢，几乎十分钟还不能推进一米。小船上空子弹呼呼地响着，十分钟，又是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还只推了一半。足足一个小时，他们才靠上岸。我这才嘘了一口气。

一阵炮响，山上敌我火力又接上了。敌人又是一阵滚雷，并且吹起号子发起冲锋。

“继续射击！”我命令南岸火力压住敌人。

炮弹、机枪弹一批又一批地送上对岸，步枪射手们也努力地瞄准射击。敌人在烟幕中仓惶逃命。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勇士们一起冲上去，手榴弹、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大刀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过了一会，这只唯一的渡船又回到了南岸。于是，由我带领几名重机枪手，坐第三次船到对岸，扩大战果，巩固阵地。这时，天色已有些晚了，第四船、第五船，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安全地从河面上渡过。我们又乘胜追击敌人，在河的下游又缴了两只船，使我们渡得更快了。直到第二天下午，全团才完全渡过。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完成，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强夺泸定桥。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将与其他光荣的革命史迹一起，永远被人们记入革命史册。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剿、

堵，共军有翅也难飞！”“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渡河前我读到过敌军贴的这样的标语。大渡河毕竟渡过了，让蒋介石自己去欣赏他的梦呓吧！

“万里风雪盖高原，

大渡河水浪滔天。

……”

我又一次想起那首诗。

这是父亲讲的故事。但我还要说明一下，当年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油印小报《战士报》，只刊登了连长以下十七名指战员的名字，他们是：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连部通讯员陈万清。一营营长孙继先也是第二船过的河，他不仅要与其他勇士并肩厮杀，还担负着指挥的重任，理应称“勇士”！

胜利靠人民的支持

讲到这里，故事并没有完。1991年，当年为红军开过船、时已78岁高龄的老船工韦崇德，也以朴实的四川方言，讲述了他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亲身经历。

民国二十四年前，这里是兵匪为患、狼烟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听说红军要来，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就在安顺场下街堆了干柴和干草准备烧街，驻守的营长赖执中不肯，因为安顺场街上有半条街是他的，每通房子一年要收两担粮食的房租，赖执中不愿意烧。他到团部向团长保证：“红军不来就算了，若红军来了，我自己烧街”。团长同意了。二十四日晚，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安顺场，与赖执中的民团交火，安顺场街上发生战斗，惊动了对岸敌人，进入碉堡，布防抵抗。赖执中真的把火点燃烧街了，是红军帮助打火扑灭，安顺场的街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听说杨得志住在下街横街子做火炮子的徐正昌家。赖执中想连夜乘船逃走，又找不到开船的人。他的手下既要守船，又要观察红军的动静，刚过横街子，就被杨得志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从他们手里夺了船，于是船就落在红军手里了。后来才知道是杨得志命一营营长孙继先去找船工，到处去喊，到了赖执中门口，被守卫打死一个红军。他们又去找安

顺场的团总陈耀轩，要他找人开船。陈在红军催促下，马上就找了十多人，准备天亮后开船。

第二天早晨，红军派船工们把头天下午停在沙湾的船拉到周家磨房。红军勇士和船工们是从周家磨房把船撑开强渡大渡河的。那时不知道红军中谁是官、谁是兵。第一船上船的九个红军、四个船工。第一船开过去，因敌人炮火猛烈，准备在新路（到礼约去的路）靠岸下船，包抄敌人。但由于敌人打得很凶，开船的人少，靠岸没有成功，又在二嘴的岩石上挂了一下，幸好船没有挂坏，停了几分钟打下来在上湾（桃子湾）才靠岸。安顺场那边红军的炮火也打得很猛，敌军的三座碉堡一下子就打垮了两座，我看见战坑里冲出来的敌人被打死三个，毛杆笼上边的坡坡上又打死两个。第一船过河的九个红军，留下一个守船，其余八人向敌人发起冲锋，第一次未冲上顶（敌人连部）。上第二船的红军还是九人，上岸后，配合先过来的九人一起向敌人阵地冲，敌人的防线很快就被打垮了。

第二天上午，石清云的那只船，开溜了（停不住），冲下去撞在搭浮桥的钢丝上挂翻了，红军牺牲了十多人，船工死了八人，这八人是：王有伦、余正伦、朱明清、刘老七、姚贵友、郑金安、刘元清、石清易，最后死的是郑金安，他翻下去在几百米远的河中爬起来，水齐胸脯，大声喊救命，无人敢去，见他一扑下水，就再没见人影了。有四个船工生还，他们是：何廷楷、郑必兴、张明玉、杨八顺，他们冲到下面的河心头，才爬起来。

第三天，国民党的飞机来，丢了一个炸弹在骑虎山，一个落在安顺场的独树子，均未炸死人。第四天飞机又来了，一个炸弹就落在离船不远的河水中未爆。营盘山脚下，也落下一个炸弹，未炸伤人。

第六天和第七天，红军的光屁股队伍来了，大约千把人，从安顺场街后头过，有的用破布遮体，有的用树叶遮体，有的完全赤身。一些老百姓可怜他们，给了一些旧衣服；据说这是红军的尾队，在冕宁、拖乌一带被少数民族抢光了，可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到达安顺场，稍事休息便紧跟大部队去了，精神十分可贵，老百姓为之感动。

通过几天的观察和听宣传，老百姓懂得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船工中有四人参加红军。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为红军开船的人有：

安顺场：兰洪发、杨怀友、李光忠、何玉宣、帅士高、陈一金、赖光中、谢银安、周天元、徐有才、杨德禄、王有伦、简成云、龚二娃、龚万富、丁可夫、龚万才。

礼约：李正荣（船主）、李树宣、黄树全、李品宣、张木匠、李正月、吴定安、张国明、李正良、李正强、李树全、李正富、李正凤。

安靖坝：刘学仲、刘学品、刘 犇、王兴顺、王兴洪、李正禄、王国均、郑本元、王福友、王国立、王国俊、王老长、王国贵、王国兵、邓成明、徐正宣、张关虎（船主）、张子云、郑吉成、余焕堂、李少中、余正伦、杨文有、余德富、余德才、代斌武、余正如、杨八顺、李云清、郑守安、刘元清、姜洪富、韦成仁、韦崇德、赖先荣、赖忠富、刘老七、姚贵友、徐土成、张明玉、石清云（船主）、石清易、何廷楷、张学山、张万成、郑必兴、郑金安、王国富。

红军过后，川军卷土重来，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红军刚过完，参加开船的人就跑散了，有的藏起来，有的远走了，怕川军和土豪们整我们。对翻船淹死的几个船工，我们既不敢说，也不敢去找。川军把队伍开进来，驻安靖坝一个营，营长叫朱大麻子，派人到处清查失散的红军和东西。一个连坡湾受伤的红军，走到安靖坝余德才家来，余把他引在令牌石的岩腔头（岩洞）藏起，给他送饭。不知谁告诉了朱大麻子，敌军把他抓住押到强渡大渡河的渡口河坝，活活用刺刀杀死，见闻的老百姓，为之泪下。留在余家的红军包袱也被抄走了。

红军过后，我们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又过了十几年暗无天日生活，至一九五零年才得到解放，打倒了地主恶霸，人民当家作了主，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家乡，虽然几次遭到失误和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纠正了。现在我们有田种、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目前我已是儿孙满堂，在家安度晚年。

我们长征路上的石棉人民，十分怀念红军、十分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对于红军强渡大渡河的丰功伟绩，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学前辈精神干未竟事业

2012年国庆节前，我带着侄子杨春明、当年强渡

大渡河“红一团”三营营长尹国赤（抗日战争时牺牲）的孙子尹光星，来安顺场渡口现场接受历史教育，缅怀革命先烈。我给自己提出一串问题：如果今天给我十七名战士、一条小船，再强渡一次大渡河能过的去吗？能上得了岸吗？能以立足未稳的十八个人打退敌人一个营（少说也有300人）的反冲击吗？……我可能只敢说“就是死也要向前倒！”而不敢说“保证完成任务！”我问在场的几位同仁，均摇头示意不可能。尹光星一句“关键看我们还有没有当年红军的那种精神状态”，简洁明了地给出了答案。我表示同意。

第一，这种精神状态是指全体红军指战员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信赖。从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反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革命、镇压革命的第一枪，经过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中央苏区工农武装发展到近十万人，形势很好。但王明、李德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选择战略转移。1934年底突破国民党在湘江布设的封锁线，一仗下来，八万六千红军剩下不到三万人，整个湘江被我们前辈的鲜血染成红色。当年老百姓流传着“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这时期，与中央红军在一起的党中央面临着领导武装斗争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如果说，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的话，强渡大渡河能否成功也是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坎。在这种情况下，活着的红军指战员们坚信毛泽东！坚信党中央！砸开鬼门关，踩出活路来！历史证明，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和定力，中国革命进行不下去！

第二，这种精神状态是指每一位红军指战员都以完成任务为首要，置个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红军战士当年有的脚上绑双破草鞋、有的连双破草鞋都没有，在尖石嶙峋的盘山小道、河滩上冒雨行军一天140华里！难怪敌人没有想到红军这么快“飞”到大渡河边。这是超出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挑战！如果唯一的小船未被敌人炸沉到达对岸，一次最多也只能送过去一个班，对手则是占领阵地、以逸待劳的一个营。被选进突击队的红军战士们都很清楚，这次战斗，第一种可能是牺牲，第二种可能还是牺牲……。面对生死选择，不仅没有一个人退缩，反而是人人力争这份信任与光荣！韦崇德老人描述的“光屁股红军”也是真实的，

红军队伍在通过语言不通且不了解红军的少数民族区域时发生了被抢事件，红军干部战士为了顾全大局，宁可人格受辱，也力避纠缠误时，一切都为完成战斗任务让路。因为他们明白，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而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活着，只有渡过大渡河才有生的希望。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三大主力红军陕北会师、抗日战争编组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全国抗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故事都将重写，中国近代史也将重写，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会更长！历史没有“假如”，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大渡河被没有翅膀的红军“飞”过来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革命前辈们毫无保留的人生奉献，中国革命进行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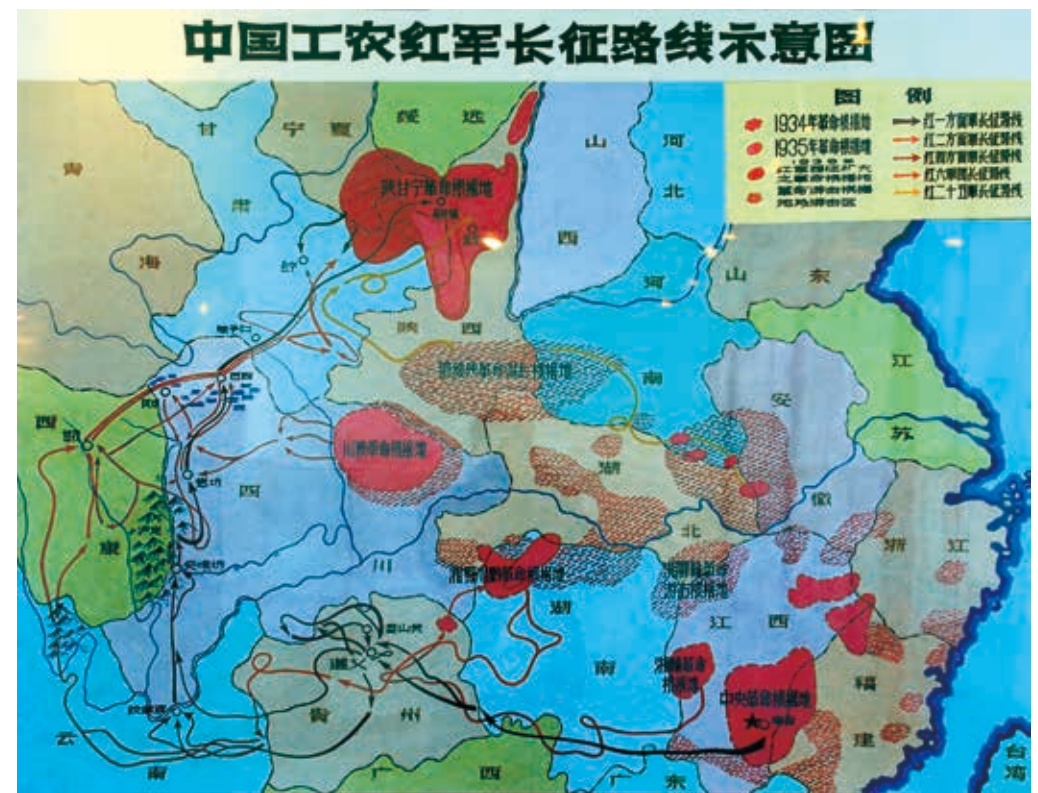
第三，这种精神状态是指军民的血肉融合，真正的同舟共济、同生共死。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船只有一条，而开船的船工准备了七、八十人，又找来两条船后不停地摆渡，他们同样冒着生命危险来往输送红军陆续抵达对岸；红军占领敌人滩头阵地后，有的船工又担负起“红一团”的向导，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而上迅速扑向泸定桥争取了宝贵时间；当船工一次就牺牲了八个人，他们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有四名船工毅

然参军，随部队北上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红军走后，安顺场的乡亲们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凶残报复，付出二次代价。但是他们不后悔，对红军的支持始终真心实意！历史证明，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倾力相助和支持，中国革命进行不下去！

1988年1月，我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回到他60年前参加湘南起义的郴州，看到在他当年修路的路基上已经建成了国家级别公路，想起当年一同参加红军的25位工友不到一年就只剩他一人……想起一同参军仅七个月就牺牲了的哥哥杨海堂烈士……感慨万千，欣然赋诗一首，表达他对亲人和所有先逝战友的怀念：

六十沧桑从何说，感慨郴州举鏢梭。
纤尘幸留小痕印，滴水远去大江河。
踏碎关山烽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
若问来路英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

安息吧，英雄们！子孙后代会继续讲述你们的故事、感悟你们的境界、发扬你们的精神、传承你们的基因，将你们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树立新的尊严！



孙继先同志生平



长征时期的孙继先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军区原顾问孙继先同志，因病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四时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孙继先同志一九一一年二月出生在山东曹县梁堤头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参加了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一九三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第二十二军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二团三营营长，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团参谋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参谋长，津浦支队支队长，山东纵队二支队支队长、二旅旅长，教一旅旅长，“抗大”山东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三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四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第三纵队代司令员，第二十二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副主任、主任，战役系副主任。一九五七年九月，出国到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回国后，历任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

章；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一九八二年六月离职休养。

孙继先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他参加过著名的宁都暴动和中央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身为先遣团一营营长，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天上的飞机滥炸，义无反顾、英勇向前。在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巧渡金沙江等战斗中，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尤其在安顺场，他勇敢机智，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作战，为发展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战争初期，他参加了长生口、黄崖底等战斗，后又受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同志的派遣，率挺进支队首批进入冀鲁边，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率部战斗在津浦铁路沿线，给日伪军以严重威胁和沉重打击。一九三九年五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9路向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泰西陆房合围“扫荡”，在师机关面临严重危险的关头，他指挥津浦支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掩护师部奋起突围，打破了敌人消灭一一五师的企图，胜利地挺进到鲁南。之后，他率部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战斗在沂蒙山区，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合围”、“扫荡”，并在孙祖、葛庄等战斗中，歼灭大量的日伪军。解放战争中，他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认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洛阳、开封、济南等战役，攻必克、守必固，威振齐鲁大地，名扬千里中原。在淮海战役中，为保证主力围歼黄维兵团，他率三纵插入徐州以南地区，顶住国民党两个军兵力的多次进攻，打破了蒋介石“南北对进”的企图，并和兄弟部队一起把杜聿明集团歼灭在陈官庄地区。接着，乘胜前进，胜利地完成了渡江和解放舟山群岛等作战任务，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组织和指挥才能。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从事教学的领导工作。一九五八年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率部开赴大西北，带领指战员，战严寒、斗酷暑，克服重重困难，在茫茫戈壁滩上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

训练基地，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任军区领导期间，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原则，狠抓部队的教育训练，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离职休养后，他仍然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积极参加政治时事学习，自觉坚持过组织生活，按照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标准规范自己。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正确决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和暴乱，保持了一位老红军战士的革命晚节。

孙继先同志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始终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他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顾全大局，坚持原则，言行一致。他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胸怀坦荡，宽厚待人，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孙继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优秀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忠于党和人民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孙继先同志永垂不朽！

（注：上文是1990年济南军区报总政经军委批准的孙继先生平）



红军渡 摄影 / 王泽清

魂系大渡河

——纪念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

文 / 孙东宁

今年 5 月 25 日，是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 80 周年，也是我父亲——孙继先将军去世 25 周年。1990 年 4 月 13 日父亲去世，5 月 25 日，我按照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在安顺场大渡河。

1911 年 2 月，父亲出生在山东曹县梁堤头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1 年 12 月参加宁都暴动，1932 年 2 月入党后，一直坚信党的事业，不论是在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坚定党的信仰，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从不动摇。

长征路上父亲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是中央红军的尖兵。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他作为营长，在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萧华部长、杨得志团长等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亲自挑选了二连熊尚林等十七名勇士，并指挥和带领他们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

过了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迫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率部在西北茫茫戈壁滩上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军第一任导弹基地司令，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在科技强军新的长征路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父亲的一生，有过苦难，也有过辉煌，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他的一生同党的那段历史紧紧相连不可分开，在党和国家危难的风口浪尖，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以及辉煌的历程中，都能找到他的影子和前进的足迹。戎马一生，上级信任，下级信服，促使他在军旅生涯中不断成长。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和上百次残酷战斗的考验，磨砺成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具有对信念的坚定性和完成任务的坚决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只要命令一下达，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讲条件。具备这样的品质和性格特点，使很多老领导都非常看重他，遇到艰巨任务派谁去？在执行任务人选名单里，都会有他的名字，父亲经常是被点将上任的。

1937 年年底，为打乱日军沿津浦、京汉线南下的军事战略，探索在平原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可能性，时任 129 师师长的刘伯承亲自点将，由父亲带领经过长征考验的二十几个红军干部，组成挺进队，率先下太行山挺进平原，进入冀南地区，成为八路军第一支进军华北平原的部队，摸索了在敌后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的经验，很好的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1943 年秋，针对日军的冬季大扫荡，为保护好我军在山东培养的一批干部。原任 115 师教一旅旅长的父亲，被罗荣桓政委点将去抗大一分校当副校长。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去搞教育有点不对路。萧华部长很了解父亲为难之处，语重心长的说：“派你去不是当教书匠，是带领他们反扫荡”。吃过敌人扫荡亏的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听说来了一个经过长征能打仗的老红军，顿时军心稳定、士气高昂。父亲不负众望，带领分校官兵多次突破日军合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扫荡。

1951 年初，南京军事学院刚刚成立，时任院长的刘伯承再次点将，调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高级系副主任，后又任高级系主任。刘帅对父亲说：“你文化水平不高更需要学习，学习也需要长征时那种不畏艰险的吃苦精神。为加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再苦也要坚持下去”。这样，在刘帅领导下，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工作了 6 年多，期间毛主席视察时接见了父亲。1955 年战役系成立，杨得志任战役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与长征时他的老团长在一起学习、工作，受益匪浅，既完成了学业，又为培养我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贡献。

1957 年年底，为落实毛主席“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导弹、原子弹”的指示。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自点将，调在朝鲜 20 兵团代司令员的父亲回国，担任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司令员。负责国防尖端的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孙继先同志，创建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可不是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攀登国防尖端科技高峰的新长征！它关系我们军队未来发展前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在国际上的地

位。你的任务不单是建立一个导弹发射场，还要带出一支导弹发射队伍，相信你用强渡大渡河时的勇气，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这以后，父亲又在发展我国自己“两弹”（导弹、原子弹）的道路上奋斗。

1966 年初，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得知父亲因病休息了两年，工作正在待分配，主动要求将父亲调到济南军区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直到 1970 年 5 月，父亲才接到命令，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分管作战。山东是父亲的老家，抗战 8 年他一直在山东地区战斗，他热爱山东的老百姓，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现在又与长征时的老领导杨司令员在一起工作，心情十分愉快。从那以后，父亲就没有离开过山东，一直到离休，到去世。

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纪念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它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长征在我们党的事业，在党的壮大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哪里？我认为毛主席的一句话高度概括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讲：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宣告结束。

重温毛主席对长征的这段评价，感到十分的亲切。在党的历史上，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

的领导地位。之后在他领导红军长征时，充分显示了他独有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把危难中的红色力量带出黑暗，走向光明。使共产党人不断的取得胜利，最终赢得了新中国。美国人威廉·莫尔伍德形象地说：“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长征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如索尔兹伯里说的：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把长征精神和实现富国强军的目标联系起来解读，长征精神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长征所表现的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着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不断奋勇前进。

这几天，我一直在追忆父亲讲的故事和他的一些往事……

往事一（过彝族区）：工兵连全被脱光了

父亲每次讲红军长征故事时，都不会漏掉讲过彝族区时的笑料。当时，工兵连配属给先遣部队，行军时跟在先遣营后面。过彝区时上级有要求，对彝族兄弟要做好宣传工作，绝对不许动武力。父亲率一营走在最前面，彝族同胞看到先遣营的武器装备比他们好，只是在山上呐喊，没敢动武。父亲正在思索着怎样应对彝族同胞的拦路挑衅，通信员跑来报告说，王耀南率领的工兵连被彝族同胞拦在后面，无法跟进。父亲赶紧率部返回营救。情况原来是这样的：王耀南工兵连的主要装备是开路和过河架桥用的锹镐和绳索，武器弹药很少，走到一狭窄山谷时，遇到彝族同胞拦路，他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没有动武，结果被彝族同胞将衣裤全部扒光，无法继续前进。父亲见到王耀南时真是哭笑不得，把自己还有一条短裤给了他。事隔几十年后，王耀南还对他的儿子说：我很感谢孙继先同志，他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一条短裤。

往事二（子弹长眼睛）：没负过伤的福将

父亲退休后的一天我问他：“你参加革命几十年，大小战斗经历了几百次，枪林弹雨中怎么没有负过伤？”，父亲诙谐的说：“子弹长眼睛不找我呀！”，“你最危险的一次还记得吗？”我接着问，“最悬的一次，子弹从下巴底下穿过去，擦破了点皮，但没有伤着骨头，血流了一身，我自己还没察觉，警卫员倒吓坏了。”父亲满不在意的摸着自己的下颚说。抗战时期，刘理祥叔叔是父亲的警卫员，跟父亲 6 年，天天形影不离，打了多次恶仗，虽然很危险，但没有负过伤，可就在他离开父亲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就挂了彩。老同志都说父亲是个福将，大仗恶仗打得最多，伤负得最少。

往事三（老朱头）：马夫朱玉肿

朱玉肿是父亲常提起的人，他老家是四川的，1935 年 7 月在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由于年龄比父亲大几岁，父亲称他老朱头。每当父亲谈到他时，总是带着怀念的感情：“老朱头是个很好的人，跟着我当了 10 年的马夫，勤勤恳恳的从来都没有怨言。抗战胜利后，他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当马夫了，我让他去后勤当干部，他说什么也不去，他只身一人没有成亲，也不愿意回四川老家。我就托地方工作的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的是山东沂水的，人老实也会过日子，这样老朱头转业成了家，一直住在沂水”。“他跟你 10 年，走了你没表示表示”我接过父亲的话。“除了组织上给的转业安家费，我和你妈妈把剩下的几块银元全都给了他”父亲说。“那后来呢？”我接着问，“后来我到济南军区工作他来看过我，七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我给他送了个花圈”父亲怀着思念的情感说。在教育我们正确对待荣誉和级职待遇时，父亲总是说要向老朱头学习，不要论功摆老向组织提不适当的要求。

往事四（功过后人评）：不要自己吹自己

“爸爸，你老战友的回忆录出版了，你看过了吗？”我想用这种方法激起父亲写回忆录的想法。“写回忆录就是写自己了，功也好，过也好，让后人去评价，不要总是自己吹自己。”父亲总是这样说，“打仗死了多少人？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要写应该写牺牲的

同志，他们是功臣，我们活下来的是幸运的，有什么好写的”。这样父亲在世时始终没有写自己的回忆录。

往事五（毛泽东的旗帜）：这篇文章必须登

父亲退休后许多人劝他写写文章，搞个回忆录，也是为党史军史研究做点贡献。他总是说：“有什么好写的，党史、军史有专门的部门研究，出了多少书了。要是写自己就更没有什么写的了，革命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死的人谁去写呀，要写就应该写那些牺牲的人。”可是当社会上出现一股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时，父亲一改往常对写回忆录的态度，专门找来写作的人，交代：“先把我跟毛主席参加革命的历史简单写写，重点是把我党我军在革命关键时刻，毛主席是怎样领导我们转危为安，带领我们打败蒋介石，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突出在关键时刻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伟大贡献。题目就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红军长征时期使用过的武器弹药

大红旗奋勇前进。文章要快写，要快点登报”。父亲哪是在交代写文章，就像是在下达战斗命令。父亲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对党和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父亲病危时刻，把我叫到身边嘱咐：“记住，跟党走，不要动摇！谁反对和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会有好下场”。这就是父亲，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对后人的最后交代。

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 80 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 25 年了，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活着的目前也没剩下多少了，但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却永远留给了我们，父亲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天追忆父辈们长征的故事、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追忆他们的一些往事，既是对长征精神的弘扬，也是对父亲及红军战士们最好的怀念。





插图 / 张旗

我了解和认识的关于红军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史实

文 / 孙东生

前言：由于我的父亲孙继先在红军长征时期曾经参加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因此，在谈论红军长征的历史或者故事的时候，一些同学、朋友和同事们常常会向我提出一个问题：红军强渡大渡河究竟是17勇士，还是18勇士？按说，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对于评价强渡大渡河战斗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弄清史实、总结这次渡河战斗的经验来说，就十分有意义了。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威应当是亲自参加或指挥过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老红军。但由于这些老红军都已经过世。而生前亲自参加或指挥过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老红军，只有杨得志和孙继先留下了关于亲历强渡大渡河具体战斗过程的回忆录。因此，我只能用父亲孙继先的回忆录和当年亲自指挥过强渡大渡河战斗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所描述的事实来回答亲朋好友的问题。

杨得志伯伯的回忆录刊登在1957年7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集上，以《大渡河畔英雄多》

为题详细描述了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过程，以后在他的晚年，又在《横戈马上》、《杨得志回忆录》等回忆录中一再确认强渡大渡河的勇士是18个人；我父亲孙继先，当年担任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了不包括他在内的17名勇士，并亲自登船参加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在1959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3集中，刊登过他题为《强渡大渡河》的回忆录。如今，我父亲和杨得志伯伯都已相继过世，当年参加过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其他勇士是否也有回忆录？他们之中是否还有人健在，我已无从得知。好在父亲孙继先和杨得志伯伯在世时，都曾经给我讲述过他们撰写回忆录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并比较详细地对我讲述过红军强渡大渡河的一些具体战斗经过。因此，我还有条件按照父亲孙继先和杨得志伯伯所讲述的史实来回答亲朋好友的问题。

然而，当年红军办的小报《红星报》和《战士报》以及一些老红军的长征日记或者回忆录上都记载着红

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是17位勇士的史实，而且还记载着17名勇士的名单。因此，近几十年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英雄事迹的主流宣传，大多都以此为依据，描述着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强渡大渡河战斗的第一当事人杨得志和孙继先的回忆，与当年红军小报以及一些老红军的长征日记或者回忆录上的记载，出现了关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是18位还是17位这样一个史实上的矛盾。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到底是18位勇士，还是17位勇士？进而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情节的准确性产生怀疑。我作为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第一当事人之一的孙继先的后人，深感有必要搞清楚这个史实。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但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到大渡河、安顺场现场考查，因此，始终没有写出自己研究考证的文章。

1985年至1990年期间，我曾经在山东省军区党史办担任过领导工作，不仅对山东省的党史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而且十分关注红军强渡大渡河历史史实的分析研究。我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从职业的角度，比较重视采取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考查历史，因此，对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具体过程的研究和解读，除了听从老前辈的述说和查看一些文字史料外，还特别注意对照史料到实地进行考查。直到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才有机会于2005年11月和2006年5月两次亲临大渡河、安顺场实地考察，得出自己更加确认的结论：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应当是18位勇士。

现在，我也已经年过六十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这段史实的看法公诸于世，供世人参考。同时，也希望关心和喜爱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能够收集更多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和依据，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我们的后人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历史、总结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吸取历史的经验，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

一、杨得志在1957年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上发表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和孙继先在1959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3集中撰写的《强渡大渡河》回忆录是如何出台的？

1955年—1956年期间，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号召在校工作和学习的高级将领积极撰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录，目的是让这些从艰苦岁月走

过来的人，能用文字的形式把自己在战争年代经历的生动故事记录下来，以便教育后人继承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也是为了1957年8月1日建军三十周年大庆（建国后第一个大庆规模的建军节）作好宣传方面的准备，后称此举为“三十年征文”。

然而，这些将领中很多人都不主动去写，有的是因为性格原因，只管按照党的要求打仗、做事，不愿意爬格子、写文章，有的打了一辈子漂亮仗，竟一篇回忆录也不想写；也有的的确因为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回忆录文章，怕写不好拿不出手；还有的是因为思想认识问题：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包括自己能有今天，全靠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靠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指战员、特别是无数革命先烈的共同努力才实现的。自己能够为党为人民做的那么一点点贡献，那只是沧海一粟。让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故事和事迹，等于是自我吹捧，显摆自己，这是无颜面对战友、面对先烈的事情，很没有意思……

针对上述思想问题，刘帅十分严肃地进行了反复动员，把这次征文活动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精神能否代代相传”，“我们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这样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要求大家把“三十年征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并且十分认真具体地抓了这项工作。

刘帅明确要求时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的杨得志同志，必须完成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文章，还专门派随军记者王愿坚（后来成为著名的军旅作家）帮助他笔录和整理。文章完稿经刘帅审阅后，王愿坚才把它送到出版社发表。这就是后来署名杨得志发表在1957年7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集上题为《大渡河畔英雄多》的回忆文章。

由于刘伯承元帅认为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对于红军生死存亡十分关键，而且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战士的高度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他要求时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的孙继先也要写一篇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文章。据父亲对我讲，当年他对刘帅说，杨得志同志已经写了关于大渡河战斗的文章，自己没有必要再写了。刘帅回答说，强渡大渡河的回忆录单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领导者，你是作为亲自参加战斗的战斗员来写回忆文章。从不同

角度写，更有利于教育后人，这是政治任务，你是必须要写的。笔录和整理的工作依然是王愿坚同志。据王愿坚同志说，他在笔录和整理时，完全是按照孙继先本人的口述写的，绝不会把杨得志同志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内容安到孙继先的文章里，题目就叫《强渡大渡河》。写完后，刘帅看了很满意，署名孙继先，发表在1959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3集上。

以上就是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大渡河畔英雄多》和我父亲孙继先的回忆录《强渡大渡河》两篇文章出台的背景和经过。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教育部门一直把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大渡河畔英雄多》列入到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教学之中，持续宣传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近半个世纪之久，目的也是为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现在红军长征精神几乎家喻户晓，当年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发动的“三十年征文”，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确实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刘帅的决策的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由于当年“三十年征文”是为了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后人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征集和研究党史、军史为主要目的，因此，大家在写回忆录时，大多都只从一个角度、一个片段、一个事件入手，写感人的事迹和精神境界，而且只是从自己亲历的一个局部来写革命故事。当年，大家并没有从史学的角度，来讨论各个局部的战斗细节是怎么展开的，它们相互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历史的经验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到实事求是的总结。大家也没有坐在一起讨论各自掌握的那部分情况，从全局来看，哪些是有出入的，哪些是需要补充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篇回忆录对本局部的情况描述得比较清楚，而对其它局部的情况，特别是对其它局部在战斗过程中变化的情况并没有具体的描述，有的地方甚至会产生差错或者误解。而后人研究这些历史，往往又要根据这些回忆录进行整理，因此，史料缺漏、史实不够严谨、相互矛盾等等问题都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一些疑惑。例如，关于强渡大渡河战斗，人们就产生了疑惑。

二、杨得志在他的几个回忆录中都详细描述了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过程，为什么在1980年11月再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上，以他署名的文章《强渡大渡河》又把18勇士改为17勇士了？

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时，分别对我和我的父亲说过：1980年再版的《星火燎原》是没有经过他审稿而修改的，当时他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的文章题目和内容改了，不仅把18勇士改为17勇士，而且连战斗过程都改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表示十分气愤。鉴于再版《星火燎原》已经出版发行，无法挽回，他决定在今后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果然，此后在杨得志同志的《横戈马上》等回忆录以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发行的他的最后一本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中都把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纠正为18勇士了。

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强渡大渡河17勇士和18勇士史实的争议呢？

自1957年12月奉命从朝鲜回国筹建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以来，直到1964年被免职在家养病闲居，出于保密工作性质的要求，我父亲一直采取埋名隐姓的低调态度，埋头从事国家的尖端国防科研事业。然而，大约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17勇士还是18勇士应当查清楚，孙继先是指挥员，不应当算作“勇士”。

最后，此事委托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查实，结果总政治部就当年红军办的小报《红星报》、《战士报》所记载的名单为依据，确认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是17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今后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事迹时，一律按照17勇士的口径进行宣传。此后许许多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都千篇一律地按照总政治部的口径撰写回忆录。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为主流宣传口径的原因。

这次军委扩大会，我父亲也参加了，后来父亲对我说：坐在他旁边的张霖之同志（大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用手捅了他一下说：“你还不出来说说？！”父亲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说我自己是勇士？很没有意思！”

后来，父亲对自己是不是勇士的事一直保持缄默、低调。我曾经问他：你是不是把战斗过程记错了？他说，在军内将领中，他的记忆力是比较强的，他写的东西是不会记错的，尤其是自己亲历的这么一场关系全党、

全军命运的战斗，精神高度集中，更加不会记错整个作战过程的。我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把大渡河战斗的史实澄清？他说自己在1959年的《星火燎原》上已经如实地写过大渡河战斗的真实过程，没有必要重复地写了。即便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没有说过自己应当算作勇士。父亲说，在他长期的战火生涯中，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了保全革命大局，勇于自我牺牲拼死战斗的故事，举不胜举，他身边的许多战友因此而壮烈牺牲，他们都是勇士！当年一起战斗时，为了革命，可以舍掉性命，现在去议论谁是勇士，谁不是勇士，有什么意思嘛！要让我说自己是勇士，那就更没有意思了！实际上，父亲的晚年，由于他的性格，使他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的事实，屈从被误解了的历史结论。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事业的幸存者，为自己争“勇士”的荣誉是件羞耻的事。但和平时期的政治，又迫使他面对这样的尴尬处境。

我是搞过党史工作的，从考察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当年总政治部仅仅依据红军的小报和非战斗人员的日记就下结论是依据不足的。因此，我建议关心和喜爱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能够收集更多有研究价值的史料，根据所有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到实地进行更合乎历史情况的考查，作出更加合乎逻辑的判断和认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我们的后人能够准确地了解历史、总结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吸取历史的经验，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

四、我的两次实地考察

当年红军办的小报《红星报》、《战士报》以及肖华同志等老红军的日记都记载着有名有姓的17名勇士；而只有最直接的当事人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的回忆文章是18勇士。

差别仅仅在于孙继先营长选拔的17名勇士是同条船一次性强渡过去的？还是被选上的17名红军勇士连同孙继先营长在內共18人分两趟强渡过去的？如果是前者，只能是十七勇士；如果是后者，每趟船只上了9名勇士，还上了5-6名或者7-8名船工，第二趟上船时，杨得志临时决定孙继先营长上船加强指挥力量，那就应当确认是18勇士强渡大渡河了。

2005年，在四川省科协梅跃农副主席的精心安排

下，我于11月24、25两日内分别参观考察了泸定县和安顺场。对父亲讲述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史实进行了实地考察。200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上海东方卫视台徐荐导演反复邀请我到泸定县配合电视台拍摄一部宣传红军精神的专题片。在他们的安排下，我于5月23、24、25日再次走访了安顺场和泸定县。对父亲曾经讲述过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史实进行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察。由于两次考查，老船工都已经无一在世了，且解放后能找到的船工和当事人均有人找过，也早有各种不同说法的史实记载，因此，这两次考查，我侧重于借助对大渡河水情、地形、当年用过小船船体的观察，并根据安顺场现任乡干部指点的孙继先挑选17名勇士的地点及勇士们登船的渡口进行分析和逻辑推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十八人分两次强渡过河的战斗过程比较合乎真实的史实。

我对大渡河战斗过程的考察、分析、推理和判断如下：

（一）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动员阶段，孙继先只挑选了十七名勇士。

在安顺场的考察中，我看到了按照当年红军截获的唯一一条小船仿制的大小尺寸一样的小船，船上共有四条固定的横板，每条横板只能坐4人。在4-5米/秒流速的激流情况下，特别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进行作战的情况下，横板之间的空间，很难再承载更多的红军战士。因此，从杨得志和孙继先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在选择强渡大渡河的第一船勇士时，最开始只选择了16名勇士。也就是按照每条横板坐4人来选择勇士的（4条横板正好坐4x4=16人）。后来，因为孙继先特别批准了哭着鼻子要求参加强渡的小通讯员参加强渡，勇士们的名单才变成了17名。这一选拔勇士的全部过程，是在安顺场街心一座矮小的楼前发生的，这座小楼是刘伯承参谋长头天晚上的住处，位于安顺场主街道的中段，距离勇士们出发阵地的渡口还有几百米的路程。红军小报《红星报》和《战士报》的记者们也是在这座小楼前及时地把这17名勇士的名字以及他们不怕牺牲、争先强渡的感人场景记录下来、刊登在红军小报上，用以鼓舞处于困境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士气、激发大家的战斗激情，一些当年有心的老红军战士也理所当然地把在这里挑选的17名勇士的名字和他们的感人故事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中。

这一史实，就是六十年代总政治部发文定调，今后宣传红军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的依据。

（二）渡河开始前，增加了撑船船工的人数，十七勇士分两次渡河，每次九人，杨得志临时决定：第二趟由孙继先亲自带队强渡。

据杨得志和孙继先生前对我讲述，他们率部到达上游渡口时，大渡河水正以每秒 4–5 米的速度飞流直下。当 17 名勇士争相跳到了船上时，红军找来的船工们突然提出：红军战士必须从船上下来几个，让船工们多上几个，否则，船工谁也不肯上船。船工们说：你们红军不熟悉大渡河的水情和礁情、不了解在这样的激流中如何快速使用这条小船，只有多上几个有经验的船工，由船工驶船，才能保证渡河的安全。否则，船毁人亡，不但我们上船的船工和红军战士性命难保，就连这唯一的小船也保不住，整个红军将会失去渡河的机会和希望。现在正是涨水季节，雪水、雨水一起来，河水又冷又急，上游冲下来的巨石，形成移动的暗礁和漩涡，万一撞上礁石或者掉进漩涡，即使没被漩涡卷走，也会被冰冷的河水冻死。当时，17 名勇士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枚手榴弹，坐在船上已十分拥挤，很难再上几个船工了。杨得志听了船工们的意见后，认为：船小水流急，敌人火力猛，要减少伤亡和翻船的可能，就必须轻捷迅速地划到对岸敌人火力死角，然后对准渡口登岸，这样，除了足够的船工外，不能上太多红军战士。于是他临时决定：十七名勇士分两趟强渡。第一趟由熊尚林连长带领八名勇士首先登船，渡河成功后，如不能攻下敌阵地，可利用石阶和死角隐蔽待援；第二趟由孙继先营长亲自带领另八名勇士渡河。由于两趟船都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强渡过河的，且两趟船的红军最后是在孙继先的指挥下，合力冲锋下才把敌人打垮的，因此，当年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应当是 18 个人。这就是文字记载中的 17 勇士，变成实际战斗中的 18 勇士的原因。

（三）红军小报《红星报》和《战士报》的记载及个别老红军战士的日记与杨得志将军的说法不一致的原因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前者记录的是动员阶段的情况，后者说的是强渡开始后的情况。

当勇士们在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一线指挥员的带领

下，向上游渡口行进时，先遣队其他红军，除了佯攻和警戒的部队外，几乎全部都涌向下游大约 100 多米远的河边,这里距离红军勇士们登上对岸的渡口最近，也是距离敌人前沿火力最近的地方。刘伯承参谋长把前沿指挥部和先遣队所有的火器都集中到这里了，机关政治部门也都集结在这里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由于渡河战斗紧张激烈、渡河后接着就是夹岸争夺泸定桥的急行军，因此，勇士们实际登船强渡的细节情况和变化，没有引起宣传部门的注意。而且，据杨得志和孙继先亲口对我讲，大渡河战斗后，并没有时间及时做战斗总结，更没有人去考虑孙继先是否算勇士的问题，孙继先完成了渡河任务，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接着就是找船、夺泸定桥等一连串任务……他满脑子想的是打垮敌人，夺取红军的生路。直到建国后，他对自己的战功和荣誉也都是低调处理的。

参考资料

（一）杨得志同志回忆录摘要：

- 、《大渡河畔英雄多》
- 、《横戈马上》
- 、《杨得志回忆录》

（二）孙继先同志回忆录摘要：

- 、《强渡大渡河》：
- 、济南军区《前卫报》：

（三）大渡河博物馆原馆长赵珉同志提供的老船工回忆记录：

- 、帅士高、龚万才等船工、更夫的回忆：

（四）《红星报》、《战士报》的记载

（五）肖华同志长征日记

（六）陈虎同志长征日记

（七）陈赓同志长征日记

（八）《历史研究》杂志采访杨得志：关于大渡河战斗后，当时并没有进行战斗总结的记载。

杨得志晚年揭开大渡河勇士之谜

文 / 周 燕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红军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路。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辞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畔英雄多

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上世纪 50 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 年 5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当年 7 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上将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5 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枝花机关（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 17 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 8 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

过了河的船很快的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 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英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们所体现的志向坚定、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为长

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的人生底色抹上了重重的一笔。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做准备，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我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上将亲自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编辑部，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并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布征文启事。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很支持“建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52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如果大家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我军战史、研究重大战役问题的过程中，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写成脍炙人口的回忆录，对于继承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所指挥、所参加的经典战斗，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实题目，人人派任务，很快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

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脱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刘院长可不答应，他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将军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将军们虽然对刚刚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是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大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好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做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创作小说《党费》，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

成彩色故事片《党的女儿》。

王愿坚与孙继先还有不浅的缘分。他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后为第22军）《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4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录，王愿坚100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院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录。文章写好后，刘院长亲自为他们审阅、修改。

……

《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解放军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征文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元帅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而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元帅亲自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勒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

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18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位空军中将。这位前辈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心中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孙司令，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位没有亲临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寥寥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10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P127～P133页）。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从山上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元帅亲自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而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爸爸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自己的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平和淡泊地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上级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大渡河的勇士们，你的英灵在哪里？

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在大渡河上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

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黄永胜任团长的红3团，任3营营长；1936年12月，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31军任第93师参谋长，随援部队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115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解放以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们的踪迹已无处寻觅。惟一一个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全国解放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历史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

李水清将军曾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人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著名军旅作家陈靖，是红六军团的老战士，贵州人，苗族。全国解放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1985年10月8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抗战中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

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能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

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英雄足迹，印满南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

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

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

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

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无数英维，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

在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矗立着一座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范家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在崇礼县烈士陵园。

杨得志言辞凿凿：强渡大渡河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版《星火燎原》发行不久，看到有关强渡大

渡河的战斗叙述后，孙继先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那个“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言辞凿凿地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伯伯。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东宁臂上带着黑纱，他的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对东宁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9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9人，你爸爸带领。9加9是18，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 he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肖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查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查参谋肖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

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句评语是否准确？

杨得志很赞成，他回答说：“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两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

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孙继先作最后的告别。

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几天前，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

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

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刊物，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上将军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情操令人肃然起敬！



红一方面军在安顺场（版画）作者/黄明进

是谁把一方印章
一方镌刻着红军头像的印章
从井冈山取来
狠狠地戳在大渡河畔
溅起惊涛骇浪
激起枪林弹雨
从此
那个滚烫的夏日
被打上了硝烟弥漫的烙印

——题记（曾志辉）



纪念碑设计者——叶宗陶

叶宗陶生平

叶宗陶，（1947-1981年）雅安市人。幼年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入学较迟。1965年6月他十六岁，在雅安县（今雨城区）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即就业于雅安化工厂当工人。其父叶宪文，善隶书，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省分会会员，地区书协和市（注：当时雅安是县级市）书协会员，喜好文学和钻研佛学。叶宗陶在其熏陶下，从小喜爱读书、绘画，更喜欢用粘土捏“泥巴娃娃”。苦于无师指导，又缺成品模拟，只能靠自己琢磨。他经常细心地观察周围孩子们的动态、神情，捏出一个个神态逼真的小泥人；整日地呆在家禽家畜旁边，注视着它们的状态、动作变化等，

捏出惟妙惟肖的泥猪、泥兔、泥马等动物形体。这些捏制泥人、泥兽的活动，为他后来的雕塑创作奠定了基础。由于勤奋刻苦的磨练，促使他在绘画、雕塑等方面都得到很快的提高。1977年2月，叶宗陶从雅安化工厂调到地区防疫站宣教室担任美工。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的是能在这项工作中锻炼提高和展示自己在美术方面的技能。业务对他来说是生疏的，他努力学习钻研，进行了大量的美术创作活动，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1977年，他雕塑的“赤脚医生”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四川省展览馆举办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时年6月26日，该作品又在《北京日报》上登载。1978年，他创作的《猪八戒吃西瓜》参加省工艺美术展，被评为三等奖，并为《四川画报》所选登，省文艺美术研究所收藏。1979年，他创作的卫生知识组画《小花猫为何自杀》，《四季豆生吃很危险》，《当心煤气中毒》等作品，被选送参加四川省科普美术作品展及南方八省卫生美术作品展。他的雕塑作品《李时珍》，《白求恩大夫》等艺术形象，形肖神似，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

叶宗陶很注重艺术实践，他积极争取配合参加其他部门的各级大型雕塑活动。1976年，他被聘请参加四川省美术学院组织的为中国军事技术博物馆塑制的《长征组雕》。参加过四川省展览馆的《毛主席革命实践展览》的布展三组雕塑；协助重庆市人民文化宫加工复制《刘文彩收租院组雕》等。在进行这些系列大型群雕的实践中，在教授、同行的指导下，他得到

锻炼，雕塑水平不断地有新的提高。练就了艺术功力，也显露出他的雕塑才华和天赋。

1980年，他接受雅安地区文化局委托设计“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任务后，既感到任务的艰巨，又抑制不住内心实现愿望的喜悦，决心要把它设计好。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庚即赶赴石棉县安顺场，拜访了当年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老船工，聆听他们讲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真情实景，经常徘徊在大渡河边，观测在什么地方塑建一个什么样的碑最适宜。白天黑夜反复地摆弄草图、泥模，精心构思。终于，他觅得了一种新的艺术碑体。他的构思——一个红军战士头傍巍崖，深邃的眼光凝视着面前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渡河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小稿设计出来了，得到了专家、教授、领导和雕塑同行的赞许和支持。经过多次修改正式定稿后，又送到四川“青年美展”展出，广泛听取、征求群众和同行的意见，完善细节，

精雕细琢，较好地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任务。投入施工后，他亲自参加到施工中去，放大小稿，翻制石膏模型。同石工师傅一起翻山越岭去选石头、打石头，选用最好的石料竖碑以抵挡风雨的侵蚀，让红军的丰碑万古长存。他也想在建碑的实践中练就刻打各类石料的基本功，掌握直接打石头的技能，期待更多更好地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他在负责塑造纪念碑时，还利用空隙时间，创作了《石达开》《太平娘子军》等小稿。为石棉县文化馆塑造了水池旁戏水的“小阿依”。他希望在《纪念碑》塑建完成后，能参加在石棉县城翼王亭侧塑建石达开这一历史英雄人物形象。他不停地构思，不停地画、塑，充满着旺盛的创作热情。

1981年7月20日，他从宝兴县采购建碑石料到雅安，记挂着正在奠基的纪念碑，冒雨赶回石棉，途经荣经时，由于公路旁岩石塌方，为巨石击伤。抢救无效，于1981年7月21日凌晨逝世，时年三十三岁。

叶宗陶走了，在其沉重的背包里，装满了《纪念碑》的施工图纸，打石头的凿子、锤子、鏝子以及从宝兴采集来建碑的石样等物。而今，他所设计、创作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已在大渡河畔巍然屹立。《纪念碑》的图片被《红旗》《党的建设》《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杂志报章所选刊。《纪念碑》作品和作者叶宗陶为《中国新文艺大系》收编。1987年7月《纪念碑》还参加全国城市雕塑评比荣获二等奖。其他遗作如《石达开》《太平娘子军》等也参加了省美术作品展。邓小平同志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亲手题词。

叶宗陶是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协会员。他用出众的智慧、勤劳的双手为雅安地区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叶宗陶参与《长征组雕》创作的部分作品



叶宗陶在纪念碑创作中

忆父亲

文 / 叶德红

记忆中，石棉县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周围苍松挺拔，庄严、肃穆。

我轻轻地将一束鲜花放在纪念碑前，两行热泪划过我的面颊，在纪念碑第十七层灰花岗石里，存放着我的爸爸、纪念碑的作者——叶宗陶的部分骨灰……

每逢清明时节，我都要翻阅爸爸的遗物——雕塑刀、速写本；《收租院》、《红军长征组雕》等画册，还有“猪八戒吃西瓜”、“翼王石达开”、“小阿依”等获奖和新创作的作品。

爸爸最爱留长发，浓密的头发像松针，满脸的胡子常常忘了刮。我最喜欢爸爸用胡子扎我，可他一扎我，又吓得我缩成一团。爸爸干起雕塑很玩命，平时身着

一件大小窟窿的背心，一条短裤上面总溅满黄泥渍。我常常和爸爸一块捏泥人，“俩爷子”弄得满身是泥。妈妈总叨叨：“淘气的两个泥人！”爸爸幽默地对妈妈讲：“哎！你别说，我女儿有天赋，将来定会成为女雕塑家！”有爸爸撑腰，我捏起泥来动作大套、想象丰富。爸爸对我的“胡闹”非常满意，并由此产生了灵感，创作了小熊、苏联英雄小女孩卓拉、彝族姑娘小阿依等作品。

爸爸为设计、创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走遍了安顺场的山山水水，收集当年红军的遗物，考察安顺场打仗留下的碉楼，采访当年护送红军过河的老船工，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为了创作需要，爸爸

还穿上船工的衣服，包着船工的头巾，拿着船桨在仅存的护送红军渡河的翘首木船上拍摄划船动作寻找灵感。他随身携带大大小小的自制、颜色都发黄的速写本，走到哪就写生到哪。爸爸的写生画有：大渡河汹涌的波涛、安顺场的高山峭壁、石达开全军覆没旧址、老船工那干瘪沧桑的肖像、还有羞涩可爱的彝族小女孩……爸爸的速写本墨迹深沉而厚重，内容十分丰富。爸爸回到家就将拍摄的胶卷自己冲洗，拿出他的速写本，一张张一幅幅给我们讲述安顺场采风的经历、感受和故事，我总是听得入神。

爸爸在外面奔波，很少在家。一旦回家，就一头钻进婆婆（外婆）家的后院。几平米的后院，堆满爸爸自己从高山上背回来的黄泥，选啊、敲啊、锤啊。小破院就是个“贫民窟”、“臭水沟”，再加上蚊虫叮咬，呆久了会让人窒息。可爸爸每天黄泥破衫、汗流浹背却乐在其中，一遍一遍设计和创作他心目中的纪念碑。我和妈妈在屋里不时听见朗朗的歌声和笑声。歌声是爸爸的，笑声是隔壁大妈大爷的。爸爸嗓音浑厚，难得的男中音胚子，那年代没什么歌可唱，爸爸唱的都是旧时民谣和在安顺场考察时学的红军打蒋介石的宣传段子，好听、笑到肚子痛。

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酷爱艺术，雕塑就是他的命。据长辈们回忆，爸爸认识妈妈就是在一次文化局组织到蒙顶山写生时巧遇上山看望同学的妈妈，妈妈就成为了画家们写生的女神。后来爸爸有意邀约妈妈精心给她塑了个半身像。……三十多年来，这尊雕像成了妈妈生活的一种精神和至爱。爸爸非常爱妈妈、爱我和我们这个家，因为家里穷，爸爸很节约，除了写生本、雕塑工具自己做，包括家里炒菜的锅铲都是爸爸一锤一锤敲出来的。七十年代我们家就有沙发，是爸爸用旧轮胎剪成条，一根一根缠的，废物利用、舒适大方。当时好些人来家里参观，都夸爸爸心灵手巧。

爸爸为创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推辞了不少地方的城市雕塑项目的邀约。那年代国家开始改革开放，重视城市建设，自然城市雕塑开始走俏，还有可观的稿费收入。爸爸单位分了一间10多平方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家，由于他经常出差，妈妈和我挤在婆婆（外婆）的小房子里。一家人都是分散的，我们多么需要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这段历史震惊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外国友人索尔兹伯

里曾经现场考察，当时安顺场连个标记都没有。石棉县文化馆张弗尘馆长和雅安群艺馆代隐澍馆长都是雅安文化界资深前辈。他们找到爸爸，一拍即合，大家都愿意为雅安做点益事，留下点东西。一座丰碑从设计、创作、建立为时一、两年，经费仅2万元。不计酬，不是不计酬是压根就没有酬。我知道爸爸需要的是创作机会和经历，爸爸一腔热情，用生命在做公益，为艺术而献身，爸爸才是人民的艺术家。

爸爸为创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日日夜夜奔忙和工作，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直到通过四川美院和各级政府的终审。

爸爸创作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有安顺场碉楼的外形，坚韧、大气而威严。纪念碑中间部分是红军战士的立体头像，面对大渡河两岸呼啸的河水，顽强、勇敢而坚韧。纪念碑下方巧妙地将红军十七勇士渡河的情形用浮雕的艺术手段展现，三维一体，再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场景，人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大渡河汹涌的波涛，听到了当年枪林弹雨穿梭的呼啸声。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中国工农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围剿和封锁胜利渡河，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奇迹！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为后人，为世代代留下一个可歌可泣的永恒的英雄史诗和标记。

一九八一年盛夏，纪念碑开始施工。由于纪念碑的材料是花岗石，本应是专业石匠师傅的活，爸爸不放心，决心开始学习石雕雕刻技术，准备长住石棉，保证纪念碑的制作质量。那天，天降暴雨，四处塌方，爸爸为了工期不顾家人的提醒，挎着他的大红挎包，在返回石棉的途中，又遇暴雨塌方，不幸被顽石击中，躺在爸爸身边的挎包里，除了花岗石样本、雕塑刀、石雕鏟子还有给我创作的小雕塑“彝族姑娘《小阿依》”。

……

如今，嵌刻着邓小平题词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面对滔滔河水，矗立在大渡河畔。亲爱的爸爸，您用您手中的雕塑刀，讴歌了英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洗马姑红军保护文物（水粉画）作者 / 吴志平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字）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
大渡河纪念碑
邓小平题

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题写碑名

中国工农红军
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江泽民

江泽民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题写馆名

红军长征是
 中国革命史上
 的一座丰碑
 它铸就了
 中国工农红
 军不畏艰险
 不怕困难的
 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刘伯承元帅题词

刘伯承元帅题词

大渡河水险
 我非石达开
 一军强渡胜
 二军大步前
 聂荣臻元帅题词

聂荣臻元帅题词

红军长征大渡河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要红军作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让我们以红军的革命精神，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杨得志将军题字

杨得志将军题字

发扬长征精神
 杨成武一九八三年

杨成武将军题字

十七人九十七
 架一船冲大浪
 滔天险又见红
 军过彝城
 李一氓同志题字

李一氓同志题字

石棉县委同志：
 红军长征大渡河强渡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战。你们县委在县委领导下，积极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为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黄镇将军致中共石棉县委的信

黄镇将军致中共石棉县委的信

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和船
工们的英雄业绩光耀山河
永垂千秋

萧华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萧华将军题字

强渡大渡河的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

宋任穷 一九八三年
四月二日

宋任穷将军题字

突破天险大渡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红军，紫云也和中国人民结在一起所取得的
惊心动魄的奇绩。它不仅打破了所谓“在连开
第三道进垒，而且揭开了震惊世界长征的
胜利序幕。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无
上和骄傲。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英勇无畏的
革命精神，为把我园建设成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孙继先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

孙继先将军题字

强渡了险红军
美/哉

张爱萍

张爱萍将军题字

市领导主席作的反右斗争以
庆祝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宋时轮 一九八三年
四月十一日

宋时轮将军题字

中国工农红
军强渡大渡
河纪念馆

舒同同志题字

翼王悲割地红军
胜利坊彝汉团结
好建设永无疆

红军强渡大渡河四十八周年
石棉县安顺坊纪念碑

陆定一敬题

陆定一

陆定一同志题字

回顾奔袭安顺场

忆昔当年长征行，
 榛罗新场闪红星。
 彝藏同胞来迎送，
 安哨灯火映天明。
 大渡河畔起枪声，
 白匪阻拦梦成空。
 北上抗日志气壮，
 探舟摆渡有工兵。

健儿连营作浪涛，
 十七勇士打先锋。
 更有红色神砲手，
 威振敌胆展雄风。
 渡天险可通险路，
 踏遍雪山抵懋功。
 戎马万程常牢记，
 为我中华得振兴。

王耀南 一九八二年四月北京

王耀南同志题字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杨尚昆
 一九八三年四月

杨尚昆（原国家主席）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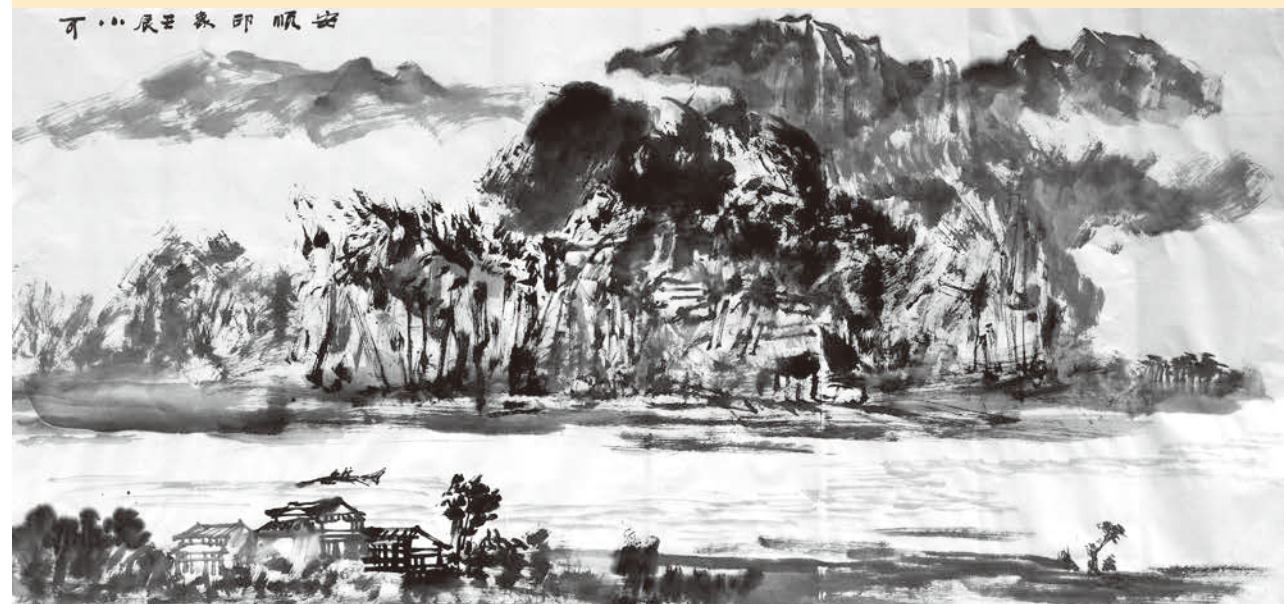
题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魏传统
 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

魏传统同志题字

红军长征过安顺场画廊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油画）作者 / 潘行之



安顺印象 作者 / 李小可



彝海结盟 (国画) 作者 / 罗维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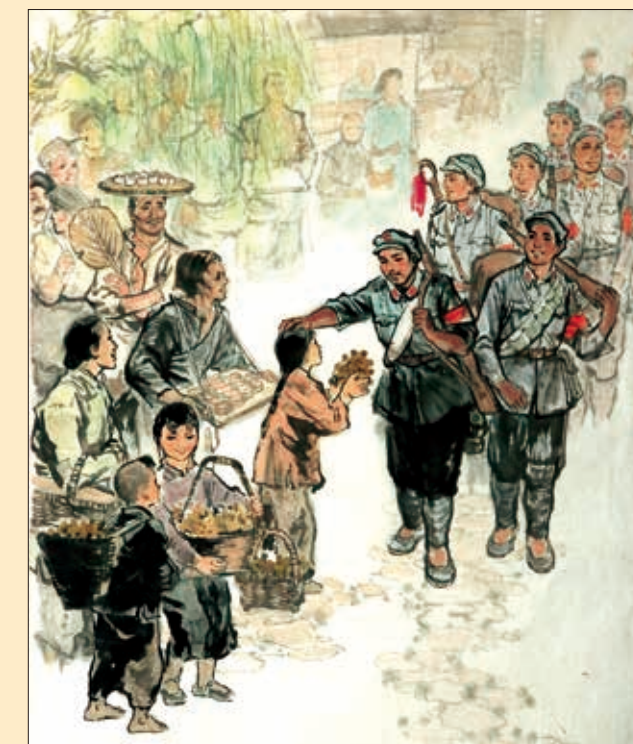
擦罗开仓分粮食 (国画)
作者 / 罗维忠



纳尔坝红军救民水火 (国画)
作者 / 罗维忠



宣传组织群众 (国画)
作者 / 罗维忠



海尔洼开市迎红军 (国画) 作者 / 罗维忠

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图 (油画) 作者 / 黄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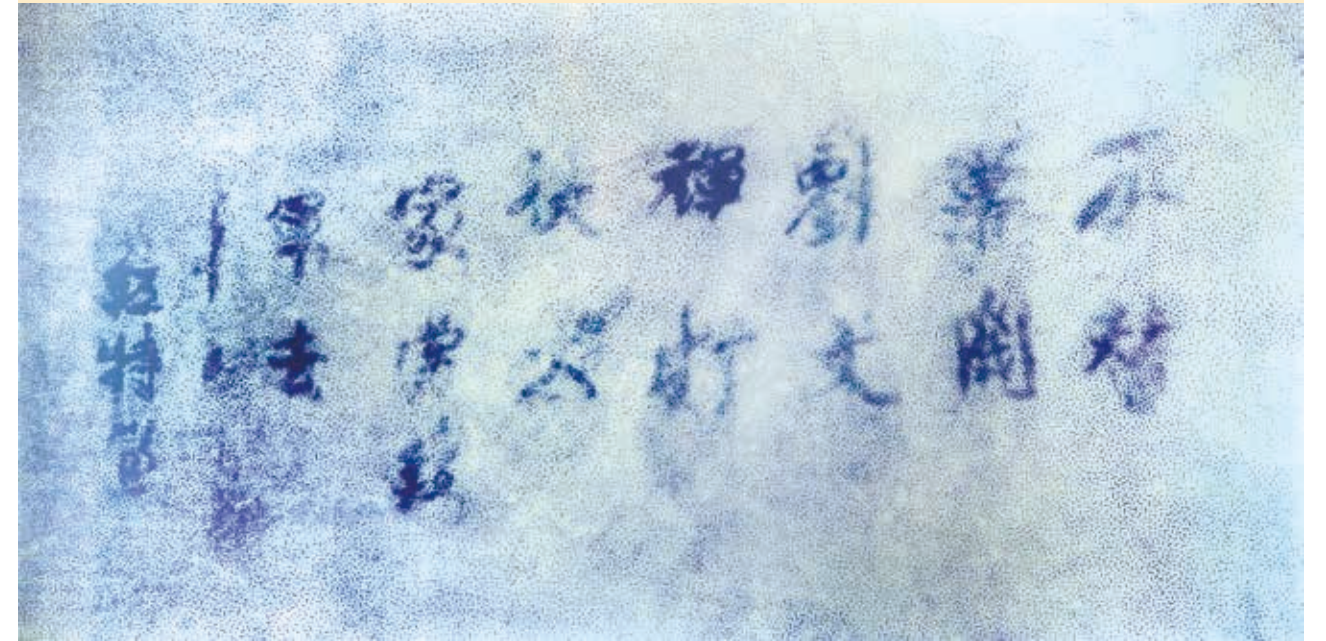


红军在安顺场 (版画) 作者 / 黄明进



红军在安顺场 (版画) 作者 / 黄明进

红军在安顺场留下的部分标语



不替军阀刘文辉打仗，大家当红军去。红特宣！



左标语：反对拉夫派马的中央军。

右标语：消灭刘文辉刘湘杨森，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红四战士宣！



标语：反对军阀刘文辉抽丁派兵

长征路上的变迁



早期的安顺场 摄影 / 杨国强



今日安顺场 摄影 / 李 洪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中)在安顺场 摄影 / 张 扬



杨成武为安顺场题词 摄影 / 张 扬



县文化馆馆长张弗尘(右一)向杨成武(左一)一行介绍纪念碑建设情况 摄影 / 张 扬



栗子坪的竹蔑茅舍 摄影 / 王泽清



今日栗子坪新貌 摄影 / 王泽清



安顺场老街 摄影 / 王泽清



安顺场老街新貌 摄影 / 王泽清



昔日擦罗 佚名



今日擦罗晏如村新民居 摄影 / 黄刚



昔日海尔洼 佚名



今日新民乡 摄影 / 戈勇



安顺乡新场旧貌 摄影 / 王泽清



今日新场新貌 摄影 / 周万龙



早期的挖角坝 摄影 / 王泽清



挖角新藏寨 摄影 / 周万龙



新兴工业县城石棉县 摄影 / 戈镇洲



早期的石棉县城 (民族画报社提供)

忆往昔
看今朝



松林地新民居 摄影 / 王泽清



红色记忆(油画) 作者 / 代胜美

安顺场：时光的诗眼 (大型诗群)

文 / 赖杨刚

第一部分

激情永葆：红色语汇点燃大渡河

大渡河畔英雄多

没有人要刻意成为英雄，
只要信念在，穷途就永远不是末路。
——题记

英雄
这个词，实在是
太大了！安顺场，实在是太小了
四川群山之中，大渡河畔，一个转身
也会碰痛骨头的小小之地
咋能装得下？

装不下
也得装！

使劲装——
装下石达开的剑光烈火，装下他
慷慨悲歌
使劲装——
装下毛泽东的闲庭漫步，装下他
七律长征

装，使劲装
面对改天换日的壮举，安顺场
你的小，不是拒绝
浩然正气的理由

大起来了
安顺场！大起来了，就能装下
整个中华民族，波涛万里的

自由史

石达开悲歌

你敢——
只觉苍天方溃溃
欲凭赤手拯元元
你能——
五岳抱住擎天柱
吸尽黄河水倒流

石达开，太平天国
最阳光的男人
在安顺场一个横刀立马
所有黑暗，轰地鸟兽散

勒马，拨刀，断水

嗯，下一个横刀立马
就是成都，数万大军，脱战袍
龙抄手当早餐

抽刀，回鞘，大渡河
咋还在流？

滔滔不绝
壮烈的，英雄血
以大渡河的节拍
一路流到成都，科甲巷，行刑台
千刀万剐，32岁的淡定从容
堆满了坚硬的河卵石，端上来了
一个朝代难以下咽的

早餐

老蒋，在做白日梦

有飞机，有大炮
当兵都穿大头皮鞋，吃大米饭，有肉

提神的鸦片，管够
还怕红薯南瓜汤？，还怕长矛火药枪？
雄起，中央军，川军
光脚板的，从来就踢不过穿鞋的

雄兵百万，前堵
后追，左右冲击；更有大渡河帮忙
安顺场，就是
朱毛的葬身之地。活捉共匪头领者
赏现大洋 20 万，官升三级

朱毛，娘西皮的，格老子
听好了——
石达开的阴魂，就在安顺场，等你们
打麻将，三缺一

毛泽东，掐灭手中的烟头
抿口芥子酒，草书：逍遥游
朱德甩出一句资格的四川话，大笑道：
姓蒋的瓜娃子，青天白日旗下
郎个乱做白日梦嗦！

红军来到安顺场

红军写在土墙上的标语
对不识字的农民而言
肯定看不懂
不懂那些信念，与自己疲惫的身体
有多么直接的
痛痒

安顺场的农民，是最朴实的农民
他们不用摸着自己的良心
都能明白：
红军，是亲人
只有亲人，才宁愿自己挨饿
也不偷抢亲人的芥子、洋芋、鸡、猪
自己蹲在坝坝里睡觉
也要把床留给老太爷老太婆

只有亲人，才能在你病重时，给你熬药
温柔体贴地喂你喝
帮你劈柴花子，帮你，水缸里装满山泉
长官从来不摆臭架子，见面就是笑咪咪地
你好，你好。嘘寒问暖，摆谈得
那么贴心贴肺

……

……

红军，来到安顺场
又匆匆忙忙走了。那些不懂标语的农民，把小么
儿
交给红军，去远方
拼大幸福

大河算个鸟

大渡河，发洪水时
惊涛骇浪。野鸭子凫不过
老鹰吓破胆，躲在青杠林里，发抖
善于冲滩的宝剑鱼、石趴子，都小心翼翼地
溜到水边边，发愣犯愁

红军来了，来强渡大渡河了
我们，十七勇士，两条小木船，来了
五角星，在灰白的帽子上，红闪闪，来了
大刀背背上，手榴弹挂腰间，来了
枪在手，子弹，上膛，来了

大渡河，船，下水了
安靖坝的白狗子，红军来了

大渡河，你咆哮得再猛烈一些吧
对面的白狗子，你们的炮再放得大声点吧
你们的枪，开火，再疯狂点
这，才带劲

一条河的喧嚣

白狗子的叫嚣，争着
欢迎我们
去参加一场热闹的乡村酒席

红军船，老船工

对岸是白军，是凶神
脚下的大河，是恶煞
枪林弹雨，长满死亡的眼睛
凶神恶煞，直向小木船
——扑！

几个土生土长的安顺场的开船人
深呼吸，气沉丹田
一个马步，牢牢地
稳住巨大的漩涡
稳住十七个红军，背上的大刀
手中的驳壳枪，额头的汗水

那时，1935年5月25日
早晨7点。安顺场，船工们
比早晨更年青
比初夏更血气方刚
再怎么比喻，都不是
把青春置之于死地的原因

多年后，我陪老船工
在柑子林中，喝老鹰茶，晒太阳
漫不经心摆起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龙门阵
他笑了，脱口而出：
天底下，只有红军才是穷人的军队
自己也是穷人——

傻瓜
都晓得自己帮自己！！！！

红军渡，杨得志题字

远远地看过去

三个方块汉字——
红军渡
刚劲的笔画，咬进
一块高耸的大青石

呀，题字的人
咋那么不小心，把大渡河边的一个小渡口
误笔成“度”

走近仔细看
没错！不是红军度，是红军渡
三点水小得不容易看见

反复念叨
细细揣摩“渡”字的结构
笔画走向
——呀，一条河的凶猛
在杨得志的眼中，不过是不起眼的三点水
要使劲突出的是红军的

气度

草鞋，脚

鞋，草编织的
鞋
又破又旧，一双值不了几个铜板
的草鞋啊，静静地
躺在
安顺场，红军纪念馆，玻璃展柜
那种静，使咆哮的大渡河
忍不住静下来，静在

——脚的故事中
红军的脚，英雄的脚，诗意的脚
以草鞋为动词
把一路上的野花香
野草绿，把毒蛇的信子，蚂蝗的叮咬
把溪水清澈，把烂泥坑

把藏家的经书彝妹儿的山歌
把雪的冷同脚背的冻疮，以及春天的信仰
串成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
那么长的一行诗

如果，你们
读诗，请大声朗读吧！草鞋诗眼
时时鼓动——
掉队的灵魂，加大步伐，快，快跟上来

纪念碑

傲
骨
一根，捅破天
从此，阳光永远留在人间

第二部份

高歌猛进：汗水抒写黄果柑的意境

春风绽开他们的勤劳

鸟儿的呼唤，在绿色的野草附近等候来自
山里的蜜蜂。水的品格
无与伦比，流动于冰雪素雅的容颜，把春意伸展
并贮藏于民歌的风中。把目光和闪烁的词汇
投影于一头水牛的记忆

一些勤快的安顺人，在房前屋后
栽培生长太阳和雨的果树
把根深进亲友的沉默。把嫩绿的芽子
拱出一群公鸡的影子

春天，的确来了！把白雪，当成野羊
从阳光洁净的半山腰，赶进梦话

以亲情，喂养。秋后
再把它们撵出心，自由惬意
隐没进小树林

烂河滩变良田

阿爸用挖锄、钢钎
阿妈用撮箕、鸡公车，嗯，还有小板锄
呼尔嗨哟
在河滩上，甩开膀子，大干

拉来黄泥巴
推来草木灰
荒凉的河滩，就成了
肥沃的良田

年年风调雨顺
阿爸，种下蚕豆
午后，阿妈的身上
萦绕着烘洋芋的香味

突然，刮来一阵带雪意的风
吹散了炊烟。妹妹
别伤心
没有炊烟呛眼睛，才能
看到阿爸
像大山，撑起丰收，那么喜庆

爷爷种树

爷爷趁自己还有一把力气
在房前屋后栽树各种果树
当然，栽得最多的是黄果柑
用雪水浇灌
树会长得更快一点

累了歇歇吧抽几袋旱烟
爷爷透过烟圈看见——

妈妈婶婶在树上晾晒衣服
那些衣服，随风飘荡
多好看的
一朵朵彩云

孙儿孙女们在彩云里捉迷藏
并顺手摘下柑子，解渴

推干草粪到田坝上

笑声并没有完全消失
被闲置在院子里的
那辆鸡公车，突然挣脱破旧
推干草粪，到田坝上

柑橘树挨着枇杷
在故乡
每个早晨，新鲜的空气
是邻居们的招呼，是
扛着锄头，彼此对望

燕子从南方准时归来
黑尾巴剪着蓝天
多美的一副剪纸啊
没有人看出
喜庆的云霞后面
正有一场雨赶来，让南瓜秧
从回忆的短，绿过了人生的长

我陪着你，母亲

平静的
青山，绿水
是你啊，我的母亲！

你的勤劳，是一种亭亭玉立
在花香，在鸟语
在露水的亮晶晶，在蝴蝶飞
久阴转晴的喜悦，支撑着

风雨飘飘的叹息

你拍掉裤脚上的黄泥巴
挽起袖子，伸展
手臂，白皙而健美的柔情

你的勤劳比空气更加清新
你是早晨，你是黄昏，风吹土布衣
责任田，自留地里
你弯下腰，捡小葱小蒜
你蹲着，栽茄子南瓜

母亲，我用竹箩筐的宽大
默契了锄头的锋利，我木瓢端来泉水
解渴的孝顺

男女搭配

柑子树的你，妻子啊
农家粪浇灌的我，是健康的星期天
汗水晶亮，或者，动作麻利
撮合木桶、扁担，同责任田
结为相爱、承诺

二月。空气
像极了一层薄膜，土狗子感到的
温暖，慢腾腾地
被妻子的一瓢山泉水
凉爽成绿油油的发芽——
抽叶——壮苗——
我的妻，我来啦

蝴蝶飞，柑花香
翅膀回应着微风，呼应着
麻雀的叽叽喳喳

我，累了
抽烟，喝茶；妻子，累了
她还解解开衣衫

给女儿喂奶，忙碌着
另一种浇灌

那只黑狗，看见——
好日子的生长
阳光闪烁，是乳香的白
混合
柑子秧
——绿，啊，绿

修枝剪桠

一如面对子女，我的父亲
挥起剪刀，整理果树，是他每个冬天必须的修行
默默地整理啊
哼着小调整理，这么多年的劳动
让他的动作越来越越迟钝
腰，更加弯曲

剪掉枯枝病桠，瞬间，风吹得更带劲
一棵果树的快乐
在白云里，摇过来，又晃过去
他的心情在汗水的闪烁，一会儿是叶子鲜嫩
一会儿是果子甜蜜；母亲的表情，汇聚鸟鸣
每一把修枝剪，闪着银亮的光泽

今天呵
父亲疲惫不堪，也努力保持和蔼
他一点一点矮进土地
矮进果树的根
他的瘦弱不再遮风挡雨
我误以为眼中的天空
泻下的阳光：身高不止一米六八

走，咱们去摘黄果柑

三月的风
玲珑而乖巧，约上蝴蝶
新鲜地飞过

柑子树。风很嫩
花朵的香气，很透明

一树树圆润的翠玉
簇拥着千万粒饱满的红宝石
安顺场的
黄果柑，红了，红了
姑娘啊姑娘
陪我采摘，好吗

含一瓣在嘴里
甜蜜蜜的味道，原来是
一只火狐狸，躲在舌头下面
朝我的心
狡猾地眨眼睛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在田里干活，一个人的寂寞，让黄果柑树
微微疲倦。太阳饱满，乳房的手感
这样，果树，开花
淡淡香，是风的小喜欢

三月，午后，多么适合幻想
狗在田埂上打转，有些人已经离开
村子多年。他们留下的汗味，不能用远来
概括。

他也出走过，最后回来了，他
左手握种子，右手拿肥料
这样关心土地，一场雨之后
蔬菜，瓜果，说出秘密

太阳落山，赶牛回村
他喝了口老酒，任微熏把自己关进女人的体温
呼吸涂上月光，萤火虫的指尖
在乳房上埋下更多的猪鸡
牛羊，更多的大豆高粱

弹性，还是没有鼓胀
他的酒醒了，老生常弹的一句话：
树子，该喷药了。
这些事，发生在第二天早上，太阳
温暖。多么熟悉的乳房

生活都是新的

堰沟里水流着
清澈是新的。小院里的鸡仔
跑来跑去
叽叽喳喳的吵闹
是新的。

书包是新的
蝴蝶结是新的，读唐诗的
声音，甚至
作业本上的错别字
都是新的。

送孩子去村小回来
父亲换上旧衣服，干农活
那样才利索，自然，随意
豆角冒出了芽子
嫩是新的，绿是新的

男人啊，对一个家的责任
即使撞入新鲜的日子，也要坚持着
旧时的亲切和温暖

过日子，得像画一样

风是画家
阳光就是调色师，这对黄金搭档
铺开远山近水，泼彩秋韵
把古镇绘成活色生香的现代派版画——

柑子树，郁郁葱葱
甘甜沁香，有种笑把忽远忽近的鸟鸣

轻轻地撞一下，到处就散开了安顺人的邀请：
来，来我们安顺，小住

跟着我们，种萝卜，摘柑子
养鱼喂鸡，把生姜，挖起来
洗掉泥巴，剁细了炒腊肉，煮连渣菜
同孩子们一起复习：劳动最光荣
讨论锄头的用法，镰刀的光芒
讨论乡间别墅里大伯的绘画，舅舅的书法
记忆留白处，勤劳生根，幸福开花

亲人啊，如果累了，就歇歇吧
红蜻蜓飞过来，停在我们的衣服上
喝一杯茶，茶香把晚霞
飘过了工业区，美啦美啦，你的安顺
我的安顺，我们的安顺

第三部分

风情万种：绿，鸟鸣，安而顺的慢诗行

见面礼

木芽风
拎着春天这包礼物
顺着大渡河
一路
跑到安顺场
看亲戚

才几年啊
故乡的变化，咋就那么大？
鸡公车呢
烧木柴的灶呢
一下雨就泥泞的田间小道呢
就连瓦房也变了别墅

见了亲人，木芽风
只想把安顺场

紧紧地拥抱一下
打开双臂
春天，就掉下来
噼哩叭啦，碎啦，碎啦

绿，泼了一地
安顺人的笑
就吊在黄果柑的枝桠上
摇晃着
绿——了……

彝家妹，街上闪

左耳悬朝阳
右耳挂月亮
彝家妹，街上闪，闪
闪闪发光的闪

闪得哥哥的目光
叮叮当当
响起了映山红的艳
响起了脚基草绿油油的香

哥哥，我们
甩起大渡河这条鞭
放羊吧

你却啊，一个劲闪
都闪到了对面的安靖坝
还要闪？！

陪村长说话

用雪水
泡老鹰茶，随意
放进一两朵柑子花
在安顺场，陪村长说话
柴火的温度，说着
左邻右舍的苦乐年华

这时，他老婆冒了一句：
故事。茶太烫
会伤嘴皮子，要不要
用山风冰一下

山歌对唱

营盘山
山歌飘

歌里的
他灰头土脸
她素面朝天
把村庄缘定在青山深处

如果，你累了灯红酒绿
来山歌里，小住，好吗
睡到自然醒

然后
陪小夫妻一起捡白云
——白

归人与柑子花

蝴蝶到了就算
柑子花都已经成空
那些洁白够不够妙也许
只是叶子不忍提起的
千辛万苦回家的孩子
你是风，微微的风
让花香走得如此从容
并把春天都追成了不服输的
爱与温柔，善良和哀愁

甜过初恋

戴上风的袖套

穿上阳光的裙子
趁暖风徐徐，雨水充沛
带上锄头、镰刀、修枝剪
然后，以肥料的口吻
跟大地诉说
我的脸红我的心跳

说得果树也动了情
忍不住就绽开花、结果
忍不住熟透了一颗颗小太阳
我唱歌，我打响指
我轻轻地摘下
尝吧尝吧
那珍藏已久的黄果柑
甜，甜过初恋

来，留个影

万亩果园，绿得
让心情只想赖在每一株
柑子树的生长里
来，朋友，我们留个合影
摆个风吹，摆个云飘
摆个老鹰飞，摆个宝剑鱼跳龙门
摆个胜利摆个帅摆个媚
对着镜头，笑一下
“茄——子——！”
面朝连绵起伏的群山，春暖花开

下饭菜

安顺场，下午
翡翠的感觉，宁静，青草味
河风凉爽，了无心事的
外地背包客
三三两两，坐在农家乐
摆龙门阵

大厨子，笑兮兮，随手从

他们陌生的口音里
拈出阳光
炒青椒肉丝。下饭，最好

多么干净的岁月

被河水，洗了又洗
这里的岁月比干净，更干净一些
腊肉干净，醪糟干净
吃饱饭的人们坐在藤椅里，不说话，不想事
沉默，也是，一尘不染的

星星把民居的古色古香
从他们的头发，搬到
摇啊摇的二郎腿
影子拉长，忧伤变短
亲亲的狗吠里
是——
萤火虫，发光的安而顺

斑鸠飞过渡口

我是比思念落山得更迟的太阳
宁静之后从黑暗的松林地抵达安顺渡口
终于看见了斑鸠在飞翔
从蓝天栖进村庄
有一种亲切有一种从容
就象熟悉多年的毛根朋友，带着一篮
野核桃，月色的小动作
轻轻地，把你家的院门轻轻敲响

古镇，点灯了

如果夜里无聊，我们喜欢
沿着青石小街，慢慢走
我们，喜欢
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灯
想成一群小野猪

可爱地
——拱啊
拱出左邻右舍的问候

月亮落下营盘山
我们就用这些问候
把松林河的荡漾
当成青菜萝卜
荡漾地，种满忽远忽近的梦话

请把我留在安顺场

星期天，走
咱们去安顺，走
去看看蓝天，去看看云
洁白的云

不带相机，不带画笔
不带饼干、水果
饮料。我穿花格子的短裙
你呢，不准穿西装
更不准打花花绿绿的领带
穿得随意一点，同安顺场
相亲相敬

我要把你，藏进云的飘
让沉重找不到你
悲哀找不到你，挫折
疲惫啊
也找不到你。如果
我找不到你，我会哭成一场雨
而你从雨水中，把黄果柑当成
安顺场的手绢，扔过来——

亲爱的，我在
黄果柑的黄里，白云的白里
在安顺场的平安和顺利里



大渡河晨晖 摄影 / 黄刚

情动 安顺场

情满安顺 摄影 / 王泽清

大渡河畔的光辉岁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

文 / 鄢晓兰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 摄影 / 王泽清

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
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矗立在一个扣人心弦的
地方：
安——顺——场！

驻足清清的水湄，仰首巍巍的马鞍山，
那片似云非云的浩淼烟波，
镌刻了一幅雄浑而恒久的历史画卷。

岁月苍苍，云霞潇潇，
那段悲壮而豪迈的记忆，
深深地烙在了紫打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隆隆炮火震颤着中华大地的心脏，
枪林弹雨中，风云因之色变。
视为天险防线的大渡河，
宽 300 米，激流湍急，
水深、浪高、漩涡多，
一股劲儿地咆哮、翻腾。

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的十七勇士，
没有退缩，争先恐后，视死如归。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
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
有突不破的天险。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
仗。”——这是红一团全体指战员的决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渡船，以一叶扁舟起伏、强渡，
陡峭的风将这突围的火种，抱在怀里奔跑。
红军与川军的对垒，将怒战引向纵深。
天险，插翅难飞的字眼，或许只是闪烁其词的笑
话。

在擦亮信念的翅膀之前，
杨得志令炮手解下对岸的光火，
十七勇士，开始与时间赛跑，
用生命去接管对面的渡口。
死亡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符号，
在白与黑较量的关键时刻，
这枚棋子决定成败，显得掷地有声。
他们用铮铮铁骨和鲜红的生命，撕开了大渡河一
道缺口，

革命的火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重重黑暗，由此打开
了红军长征北上的胜利通道，
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痴心

妄想。

1863年，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也在这里，
血沃劲草，情动华夏，惊天地，泣鬼神！
数万太平军，在卵石垒起的滩涂，在奔腾的激流
之中，
紧紧与死神拥抱。
冥冥之中，仿佛犹见，
翼王石达开手握长剑，仰天长啸：“天亡我也！”

斗转星移，岁月流淌，
那段悲怆的历史，已然随风而去。
72年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此书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
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这是百姓歌颂红军的四言八句。

红军的英勇豪情战胜了滚滚的大渡河，
留下了“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这样悲壮而
豪迈的诗句。

指挥员——
毛泽东、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孙继先，
十七勇士——
熊尚林、黎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
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郭世苍、
张成球、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
可亲可爱的红军战士们……
帅士高、龚万才、龚万福、李正云、张子云、韦崇德，
七十七名可歌可泣的船工们……
一排排闪光的名字，犹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岿然屹立于雄浑、壮阔的天地之间。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
红军精神，仿佛一颗春天的种子，
在棉城儿女心中，生根、发芽，
它迈着前进的坚定步伐，
在石棉63年的建设中，开花、结果。
它宛如一座历史丰碑，
静默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
耸立在人们的敬仰里。

“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军队！”
“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
“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
欢迎！”
——这是当时留在安顺的红军标语。

长征使中国革命有了复兴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
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开篇，
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卷首，
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
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长征：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

80年，弹指一挥间，
历史，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然而，历史的声声呐喊，
依然在棉城上空，来回荡漾……

尽管，英雄目视的安顺场，
已是满园春色，花果飘香。
可人们，仍把红军精神当成坐标，来指引自己的
方向。

忆往昔，峥嵘岁月，烽烟四起，
看今朝，锦绣山河，安居乐业。

今日安顺场，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是爱国主义教育、生态观光、阳光休闲、民俗体
验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不久的将来，宁静的村庄也
许融入喧闹的人群，络绎不绝的游人因为敬佩英雄而
传颂英雄辈出的安顺场，安顺场也会因此走向繁华，
走向世界。

英雄的大渡河，曾把中国革命带上了胜利的征程，
今天的大渡河，冥冥之中，向人们述说——
一个“山镇久安 河流顺轨”的中国梦！



插图 / 马欣

安顺浴血，英雄花开（外一首）

文 / 高士杰

时光是咸的，泪水是咸的
血也是咸的。愤怒的血
往往拥有，比大海更宽阔的流域
鲜红的血，愿意为一个新中国
流成一条不悔的河

17名勇士，他们视死如归的坚毅
面对刺刀和炮火，眼睛闪过寒芒
岁月在红土之上，握紧一把美工刀
若不是把你写成诗，就是刻在心上

时光奔跑着，跨越营盘山的脊背
大朵大朵的浪花，拧紧大渡河的梦
像正在为烈士致敬的手
透过墓碑，把一阕狼烟
描成波澜壮阔，同仇敌忾的赞歌

安顺场，一面旗帜在飘扬
一座血染的遗址
呼啸着被历史照亮

如果大渡河能够倒流

一万次的奔腾不息，只为一次的停留

一千次的汹涌澎湃，只为一次的回归
1935年5月25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佳话
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突破与传奇

就在那年，“红军”的名字在那里生根
就在那月，“长征”的字眼在那里发芽
就在那日，“革命”的号角在那里吹响
一次壮烈的强渡，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条河
抒写出辉煌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切的起点也是另一种终结
一切的沉默也正是奔流的开始
好好听一听吧，这振聋发聩的浪涛声
就是先烈们骨头里滚滚奔腾的血液
就是生生不息流芳万世的民族之魂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历史能够回流
80年前在大渡河畔上演的传奇，还会不会
在我的眼前重新上演？那举目可望、聆耳可听、
触手可及的

是阿妈火塘里的另一颗冲天的火种？还是
我眼前这蓬勃发展的新世界
人们甜甜美美节节拔高的好日子



插图 / 张旗

大渡河散章

文 / 刘阳河

风，在翼王亭的絮语里

我听风，在翼王亭的左侧。

左侧的初冬还有翼王的脚印，冻在雪上、阳光之上。

苍山一面金黄，一面褐色。一只鹰左右上下地偷窥。翼王亭的飞檐，正是鹰羡慕的所在，准备临摹檐之翘角不变而恒久的滑翔。

这种不变的姿态来自刀戈，来自那片血染的古页，来自那一声铁马长嘶，来自大渡河的纵横走向，甚至是我身边的一堆碎石，以及天顶的瓦蓝！

我迎风，在翼王亭里。远山的雪脉，如我广阔的思绪，纯净而起伏。

我知道，石达开的眼光就藏在不久的地方，或者是那一片尖冰，或者是那一条陡峭，或者是枯草野树的凋零。

风从我衣袖的现代刮进了我裤管的古代，一种民族的碉楼对峙于写满失败的山坡。我的目光，看到了石达开的眼光，他的目光如一朵向阳的葵花，流溢出平静和淡泊。

其实，大渡河也是酒

给我一种险恶，我要征服大渡河的汹涌；
给我一种湍急，我要压倒大渡河的呼啸；
给我一种厚重，我要铭刻大渡河的青石；

给我一面旌旗，我要穿过大渡河的铁索！
大渡河啊，我站在你的面前，我要听枪林弹雨中的船工号子；

我要听一种英雄的骤然倒下；

我要听一种冲锋的胜利。

这些，我在大渡河的浪花里翻倒，那是一次生死存亡的瞬间；

我在鱼里咀嚼到，一片鳞便是一滴红色的血液。

其实，大渡河是夹岸的一壶酒，青稞蕴蓄的烈性，熏陶了突兀的崖耸峙的山，及一曲粗犷的歌谣。

不管坐北朝南，故事还在

一杯青稞酒的坐向，正面对一条河的故事。我盘腿在草地上，看一条牦牛爬上了对面的小路，然后切成片，落在我的嘴里。

我试图改变一种民族的坐姿，但不管我坐北朝南，故事的讲述还在。一位当地的老人说：“当年，红军……”

是的，当年的红军是一个故事，在大渡河上，在河上的木板船里。如今，我荡漾着青稞酒，以一轮阳光的温煦，以一尖雪峰的高度，以一条河起伏的心动，反复地斟酌：“当年，红军……”

酒便满了杯，醉便围绕了我，如一树青枝，吐着冬之后的葱茏。

大渡河，低低的诉说（三章）

文 / 龙小龙



插图 / 马欣

大渡河渡口

大渡河渡口。革命的徽记。扎根在川西南的红色地标。

历史的见证人。

见证此岸，曾经有一拨种子，进行漫长的跋涉抵达彼岸。

见证那些头顶霜雪，怀揣烈火的高粱米，驮着故土凝重的叮嘱，在这里发起冲锋的号角，在彼岸的土地上插下坚韧不拔的根。

神勇的种子们，踏浪涛如平地，视生死如返乡，敢在虎口中拔牙。

一次壮烈的摆渡，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条河道上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像一条闪电照亮青史。

是旅途的驿站。

一切征程都无止境，一个小小的渡口，是一种起点也是另一种终结。

无论你属于哪一种，先驱或后来者，都应当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抛弃纷繁缭乱的琐屑，让自己沉静下来。好好听一听吧，这振聋发聩的浪涛声，骨头里滚滚奔腾的河流。

渡口是一张嘴。日日夜夜，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红军长征途中，发生在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难以磨灭的记忆。

给自己，给砾石，给老鹰和游鱼，给继往开来的

中国人。

十八勇士

是数字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

提到大渡河十八名勇士的故事，我便立即想到了十八罗汉的传奇。

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都有一身不畏艰险的铮铮铁骨。

当然，他们也有显著的不同，勇士们冲破的不是红尘，而是重重黑暗和罪恶的枷锁。

罗汉是佛教信徒供奉的塑像，勇士却是老百姓敬仰的不朽丰碑。

滚滚的大渡河，像咆哮的深渊，运动的悬崖，炽烈的火海。

他们跨越，冲锋，拼杀，哪怕暗藏杀机和雷霆，哪怕深幽的阴谋和地火。

当黎明即将出现时，总会与黑暗和恐惧短兵相接，他们毅然决然地穿越枪林弹雨，迎接晨曦。

他们把 1935 年 5 月撕开了一道血色的口子，用凡俗的肉身义无反顾地演绎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壮举，打破插翅难飞的神话。

十八勇士，你们是闪烁在大渡河上空的熠熠星辰。

安顺场，告诉我

让鲜花告诉我。

让阳光告诉我。

让当年摇船的老大爷告诉我。

让系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告诉我。

让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桥一影、一枝一叶，告诉我。

告诉我血与火交织的岁月，翻越荆棘丛生的道路，跋涉万水千山的过程，多么令人心潮澎湃，洒下动容的热泪。

告诉我水拍崖壁的声响怎样震耳欲聋，强渡大渡河的时刻是怎样惊心动魄，一道道闪电手持怎样的利刃划破长空。

告诉我漫山的杜鹃花要经历怎样的寒冷和黑夜才能缤纷盛开，阳光要击碎多少阴霾和尘埃才能灿烂绽放。

告诉我该怎样珍惜今天的幸福，该怎样去复兴我们做了许多年的中国梦。坚硬石头构筑的工事还在。尘埃淹没不了记忆。对于一切邪恶与病毒，我们依然同仇敌忾。

告诉我安顺场这三个字光荣的来由。这片红土地上挂了多少沉甸甸的勋章。

安顺场。平安的安，和顺的顺。



停泊在红军渡的船只 摄影 / 王泽清

大渡河畔忆当年

文 / 李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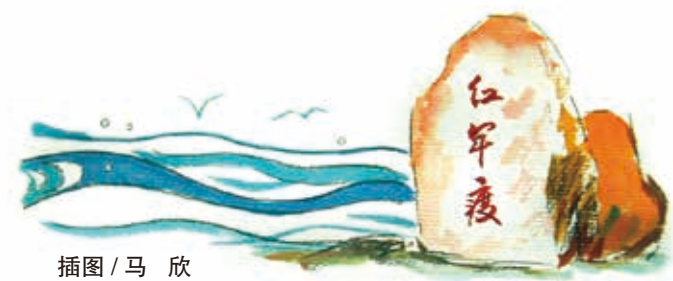


插图 / 马 欣

癸巳年5月28日，我应石棉同学之邀，来到被称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安顺场。

安顺场古镇位于石棉县城西北11公里的松林河与大渡河交汇处，是省级历史文化古镇，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安顺场，古名“紫打地”，是个彝、藏、汉杂居的民族乡，具有热情奔放的彝族风情和豪迈壮勇的藏族情怀。

在同学们的带领下，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军广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走在一片红军战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真让人柔肠百结，思绪万千。

我们徜徉于大渡河畔，看大渡河水，浊浪排空、惊涛拍岸，听大渡河奔腾咆哮、一泻千里。据同学介绍，每年五、六月间，正逢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暴涨，气势恢宏，无与伦比。河面虽不算宽，最宽处也只有300余米，水深只有10余米，但水流实在急得惊人，

每秒流速4—5米，水面犹如斜坡，河水奔泻而下，急浪涌起的漩涡，一个紧接一个，特别是像怪兽似的蹲在河心的礁石，更是令人惊心，急浪撞在上面，激起高高的浪花，使得整个河面常年都是雾蒙蒙的。

耳畔涛声如雷，如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在悲鸣，阵阵河风袭来，倍感凉气逼人……

思绪的翅膀扶摇而起，伴随滔滔大渡河水，穿越岁月的风烟，追寻一段又一段历史的传奇。

就是在这里，翼王石达开麾下的数万太平军将士全军覆没，这是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在这里，朱毛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阴谋，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

翼王石达开（1831—1863年）可谓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正当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发生了领导阶层争权夺利的“杨韦事件”。

之后，天王洪秀全极度猜忌石达开，使他有职无权，处处受制，加之韦昌辉进京杀死东王杨秀清后，亦谋诛杀石达开。石达开愤然举10万之众，兵出天京（今南京），先后转战皖、赣、浙、闽、桂数省之后，来到大西南。由于“岭承恩带领彝兵将越大路各隘口扎断”，石军只得弃大道而沿小路，经冕宁，大桥，铁宰宰，新场，于1863年5月14日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旁，两山壁立，隘口险窄，易进难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鸦漩”，于石军十分不利。加之四川总督骆秉章于石军主力到达紫打地之前的5月12日，早已调兵遣将，清军与土司兵“面面张罗，层层设防”，严阵以待，专等石达开到来。

说也奇巧，就在石达开率军到达紫打地的当晚，突然大雨滂沱，大渡河、松林河“陡涨数丈”。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迫使石军贻误战机。5月17日起，石军两次强渡大渡河，均被对岸清军炮轰枪击而失败。石军改攻松林河，欲打通西路，夺取泸定桥，又因受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率藏兵拼死抵抗，计划落空。

面对滔滔大渡河，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的石达开仰天长叹“天亡我也！”当时有民谣唱曰：“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走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播木蔽天。”

清军见石达开进退无路，于是在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并派岭承恩前往劝降。石达开为部下“舍命以全三军”，赴清营和谈，被羁留后押送成都，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时年33岁。

同学们还告诉我，石达开英勇就义，气壮山河。临刑前侃侃而谈，毫无怯懦，“泉杰之气溢于眉间”。石棉的百姓怀念他，至今当地人仍传说当年在成都赴死者不是石达开，而是其替身马某。那么石达开去了哪里呢？老百姓说：“他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最后无疾而终。”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有一座由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此传说是真？是假？至今无解。

窃以为，这是当地老百姓爱戴石达开，有意而为之，给他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一个完美的念想罢了。是啊，像石达开这样的英雄，

本该天不亡，命不绝。他怎么会死呢？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即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

历史也真会开玩笑，惊人的雷同，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同样的剧情，同样的细节，又在紫打地这片热土之上，又在滔滔的大渡河畔重演。有趣的是，在石达开兵败大渡河72年后的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大凉山，来到紫打地。同样的5月，同样规模的军队，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围追堵截，不同的是红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

君不见，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时，极为震怒，决定亲征昆明督战，对红军实行新的堵截。他调兵遣将，在大渡河畔这片蛮荒的弹丸之地，掷重兵20万，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利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之天险，彻底歼灭红军，并扬言要让朱毛红军在这里成为“石达开第二”。言之凿凿，凶焰逼人。

君不见，在冕宁，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主动前来接头的彝族代表果基达涅；在拖乌，刘伯承将军与彝族的果基约达（小叶丹）头人的“彝海结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快速进军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难怪，红军胜利通过彝区后，毛泽东曾问刘伯承：“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笑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嘛。”

5月25日，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从当地群众中找来十四五名撑船的老手，从军团炮兵连拖来三门迫击炮，只有四发炮弹。红一团一营长孙继先，挑选了以二连连长熊尚林为队长的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17名勇士，每人身背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和五六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先有八名勇士和船夫一起跨上了小船。

“战斗开始！”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下达了命令。

“嗒嗒的，嗒嗒的……红军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

“嗒！嗒嗒嗒。”红军的轻重机枪一齐向对岸敌人的工事猛烈开火。

“轰！轰！”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发射的两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河对岸敌人的碉堡上。

载着九名勇士和船夫的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

斜冲过去。河对岸的白军发现了，炮弹和子弹在船的周围掀起了一个个巨浪和一片片水花。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发动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炮弹又在敌群中开花。

在红军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小船避开了一个个激流，暗礁，靠上了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一个，二个……八个，九个，个个生龙活虎，扑向敌人的渡口。

在营长孙继先的指挥下，第一批勇士据守着碉堡，第二批勇士也顺利渡过了河，一查人数，17个勇士，一个不少。孙继先喊了一声“赶快往前打！”十几支冲锋枪同时怒吼，守敌全垮了，一部分逃往北面的山上，一部分沿河逃走。

5月25日这天，杨得志团长率领的红一军团完全控制了渡口，并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又获得了两只小船。红一军团战士先后动员了70多名船工，轮班摆渡，使得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石棉的同学还给我讲了一个毛泽东夜访老秀才的故事：

1935年5月24日夜，毛泽东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便是年少英俊，驰骋沙场，曾使湘军首领曾国藩也闻风丧胆的太平天国一代名将石达开。他为何在“紫打地”虎落平阳，全军覆没呢？当得知当年曾目睹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前清秀才，现年83岁的宋大顺还健在时，决定亲自拜访这位老秀才。两位警卫战士提着马灯请来了宋大顺，毛泽东为他端茶倒水，并和蔼地问道：“老人家，你看到过翼王，他是怎样在此失陷落马的呢？”老人沉思片刻，把当年的见闻向毛泽东叙述了一遍。接着又说：“我这里有一本当地名士许亮儒编写的《擒石野史》，你可以拿去看看。”毛泽东一边接书，一边若有所思地点头，最后又问：“那么安顺场的老百姓是如何看待红军的呢？”宋大顺略加沉思，用四言八句作答：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老人，在灯下打开了《擒石野史》……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原因。正如清光绪《越嶲全厅志·武功志》所载：“达开不

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彝）兵四百扼剿亦不得灭”。但这却不为最主要的原因。

最实质的原因是：石达开行进途中，沿途受彝人阻拦，到达紫打地时，适逢天降暴雨，大渡河水暴涨，错过了最佳渡河时机——失天时；“紫打地”山高壁陡，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鸦漩，易进难退，兵之大忌也——失地利；更主要的是：石达开起兵是以“诛满夷之潜窃，振中复之纲常，灭满复汉为最终目的，”石军将士将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成是与满人同类的“异族”。在冕宁时，对前来接头的彝族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行军途中，所到之处，彝民之屋，几乎全被烧毁，激起彝民的反抗，处处与石军为敌——失人和。

综上所述，石达开当年率领的太平军在“紫打地”也是陷于清军和彝、藏土司之兵的重重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加之失天时、地利及人和，岂有不败之理。

而红军在进军“紫打地”途中，毛泽东对彝族代表果基达涅晓之以民族大义，加之刘伯承将军在拖乌与彝族头人果基达约（小叶丹）“彝海结盟”。红军沿途秋毫无犯，受到彝民的热烈迎送，大大缩短了行军时间，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渡河时机，可以说红军得人和而占地利与天时，即使同样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天险，有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有红军指挥员的英明指挥，有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战胜险阻也就有了保障。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距今已有152年，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已有80年，历史的硝烟在岁月的风雨之中也渐行渐远……

石棉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中国人亦不会忘记。回首身后，小平同志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江泽民主席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这28个大字在夕阳的映照下，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如警钟长鸣，时刻在国人心中回荡、回荡……

乘风破浪名留史

快板剧 / 杨喻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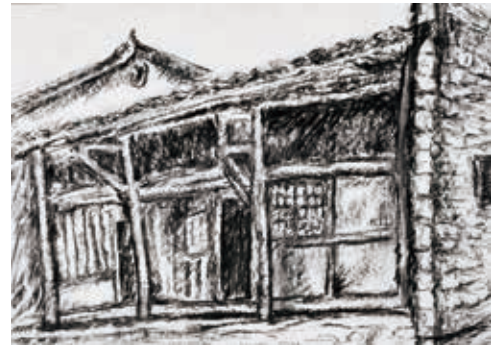


插图 / 张旗

合：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忠于革命、无私奉献！
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吼一个，快马加鞭未下鞍；唱一盘，倒海翻江卷巨澜。

女：道道防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人挡。
男：数一数，盘一盘，桩桩件件名流传，夺取胜利为革命历史谱新篇。

合：舍身忘死、团结一致，备战，作战！
英勇顽强、坚韧不拔、不畏风雨，穿云又过山！
挺进湘西、冲破封锁、改向贵州、夺取遵义、四渡赤水、跳出包围，

强渡大渡河、强渡大渡河！
毛主席，真英明，统揽全局指航程，党的政策部署好，作战能力整体全面提高，
大提高，胜利多，人人都想争着说。

男：我先说
女：我先说

男：我先说
女：我先说
男：我先说
女：我先，我先，我先！
男：好吧！女士优先！

女：让咱先，咱就先，共话长征忆昔年，朝朝塞北望江南，行兵神奇敌围破，捷报迅传逾朔漠，义师响应度阴山，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

合：要学习的不仅是红军战士的战斗力，还有那不畏万难的革命意志和党性。

男：天幕长风起雪夜，酷暑烈日暴雨季，短粮缺水不畏惧，所向披靡扫敌骑，无坚不摧是红军，统一中国救人民。

合：道道利刃刺破天。
女：红军渡过金沙江，伯承将军彝海结盟小叶丹，共产党，政策好，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赢得称赞真不少，彝族同胞激动不已，竖起了大拇指！

男：（乖乖，民族团结才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啊！）
合：学习红军的团结与互助。
男：红军精神了不起，赢得同胞真信任，放下锄头踊参军。

女：红军精神真神气，革命抗战夺胜利，（哈哈）节节胜利把功记。

合：敢于吃苦，不屈不挠，压倒一切困难和艰险；顾全大局，亲密友爱，民族团结一家亲，胜利，胜利，勇夺胜利！

女：党的政策深入彝民心，熟路又轻车，顺利护送过彝区，五月二十四日抵达马鞍山，天堑大渡河拦住了红军的长征路。

男：前有四川军阀刘文辉，后有薛岳和吴奇伟，敌军断定翅难飞，妄图再出现“石达开”。

女：红一团先遣队，勇挑担子峥嵘显。
男：渡河压力别小看，长征以来数第一。

合：壮志豪情太平军，历史留憾在天险；
强团勇兵谁能比，迎难而上不放弃，

女：敌军两连为防守，抢走毁坏渡河船；
军营留一船，渡河必需品。

男：对岸驻敌一个团，团部设在苏家坪；
夺船渡河当务急，刻不容缓连成气。

合：刘、聂首长急下任务，制定作战新方案，特别指示此战关乎红军战士生命数万计，战胜困难、完成任务打开长征胜利路。

女：战士急、号角吹，一团更是决心定。
男：任务使命为牵引，强渡天险为中心。

女：战士齐集斗志昂，分工明确雨夜行。
男：得志黎林尹国赤，各带一营勇前进。

合：遇敌快刀斩乱麻，安顺场守敌毫无戒备交锋我军三个营。

女：尖刀排，三十分钟交战打倒敌军两个连。
男：愤怒的枪响火舌四起盖过河水咆哮声。

女：一营九牛二虎费力缴获翘首船。
男：心欢喜，仍焦虑，仅有一条船，渡河且艰辛。

女：对岸高山连绵起，湍急河面三百米，地形复杂任务重，没有船工礁石白浪是两大难题。

男：凫水架桥行不通，希望归于翘首船，当即下令去找船工，天亮已有十几位。

女：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踊跃把名报，

孙营长却犯了愁，为难当选谁参加
时间急来任务重，提议集中一个连，
二连组成渡河队，振作精神待出发。

合：战士英勇又奉献，革命胜利在前方。
合：翘首船只容量小，战士只能载八名，
鼓声激烈船离岸，势必压敌盛气焰，
船工齐力向前划，丧心敌军怒开火。

女：神勇炮手赵章成，敌军碉堡炸开花。
男：惊涛拍浪船摇晃，越过了巨浪又躲过枪林和

弹雨。
女：战士登上渡船后滑原地猛打转，危急关头，

千钧一发时。
合：船工奋起跳涌流，卯足全劲背顶船，船上船工竹篙撑，

体力水性相配合，生死攸关燃眉急，迎难而上顽强搏斗不放弃。

矢志又不渝，终化险为夷。
合：敌营又现新势力，我军披荆又斩棘；

机枪扫射快准狠，有一个，打一个！敌军溃退四处窜。

男：手榴弹、冲锋枪，勇击敌军为二船杀通道。
女：第二船勇士紧紧赶上，果敢又英勇，无坚不摧密配合。

男：顷刻间，太平军梦碎，川军计未逞，亮剑锋刀齐声怒吼战胜敌。

合：大渡河，奔涌去，十七勇士临危不惧，安顺场，名飞扬，是红军战斗的胜利场，
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

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
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

帐目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

【画外音】“同志们，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红军精神根植进我们的骨髓，我们要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历史。”

合：向红军战士们学习，将革命精神传下去，
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忠于革命，无私奉献。乘风破浪名留史。

客从瑞金来

选自中篇小说《青杠林》

文 / 殷志学

听说红军要来，连川军赖营长把队伍都从栗子坪撤回安顺场守卫家业，山民更是吓得牵着牲畜，躲进青杠林。迷恋石头圈的猪被主人强行赶出，不时嚎叫。舔惯年猪血的狗们闻声而动，错将五月当腊月。牛马则顺从地跟在主人后面，偶尔对山林叫唤一两声，惊起鸟儿窜上树尖。

巴尔石钢飞马疾驰到南边彝人居住的撒玛寨，找干爹撒玛木和商量对付红军的办法。“听说红军就是汉人黑骨头，共产共妻，我们总不能在家等死吧？”石钢腰插牛角火药筒，背牛卵子皮做的铁砂子盒，白色头帕遮盖脖颈，棱角分明的脸上多了几分英气。他不满干爹身为保长，火烧眉毛了还不理不问，枪托往地上重重一杵，枣红马吓得猛然抬头。

撒玛木和保长披着衣服，露出微胖的胸膛，坐在篝火熊熊的火塘边，慢慢把胸膛烤得暖暖和和，火光映着他红里带黑、有些发福的脸，山里人叫烤胸口火。这是他起床的第一道程序。只有请得起帮工的人家才有闲功夫享受胸口火。木和从冕宁亲戚口中得知刘司令与果基家结盟的事，但他作为国民政府一保之长，不便公开这个消息。商量的结果是，如果红军来犯，撒玛寨打枪报信，石钢就率巴尔堡子的三合联防团埋

伏北边海洋会垭口阻击红军，木和率兵从南面包抄。三合联防团是当地尔苏人、彝人和汉人联合成立的守卫家园的民团。

石钢催促父亲巴尔麻戛和母亲赤叶戈进山，因为他们说水清么爸不走，他们也不走。石钢劝说么爷爷巴尔水清老人：“阿布（爷爷），山外来的汉人阴毒，你不是说过，当年朱元璋的部将刘霖就在西昌用计杀了尔苏兵几千人吗？还是快进青杠林吧。”

老人平静地抽烟，烟雾缠绕在老屋的房梁。麻雀在房顶的石瓦板上是去是留吵成一片。“我老了，长毛、清军我都见过，棒老二、黑骨头我也见过，红军又能把我怎样？”石钢无奈，带着巴尔堡子三十多个持火枪的联防团员进林子警戒。妻子艾牧戈牵大黄公牛，牛背上驼着牦牛毛编织的擦尔瓦。撵山狗大黑以为要上山打猎，趾高气扬地在前面带路。

青杠林里已经有几十人，都带吃的住的，像出来春游的城里人。牲畜们安详地吃草，牲畜的主人忐忑不安，静待潜在的危险步步逼近。青杠林永远是山里人家的庇护所，一根根青杠树挺直腰板，站成茫茫林海，抵御狂风暴雨。刚烈的青杠树张开硕大的叶子，为人们撑起一片绿色天空。尽管外面狂风，林里仍然安祥

宁静；无论外边暴雨，林中只有雨水汨汨沿树干沁入树根。

南面擦罗场方向响起枪声，忽而又归于安静。联防队员们潜伏下来，注视撒玛寨的一举一动。日上中天，一支队伍从南丝绸之路的烟岗子牵出来，像大雨前搬家的蚂蚁。过了老鹰崖，一袋烟的功夫就到撒玛寨。“嘟嘟嘟大大大嘟嘟——，大嘟大嘟嘟——”，像喷呐的声音，然而比喷呐多几分苍凉，又有几分悲壮。苍茫的大山听了顿失翠绿，灿烂的太阳听了也显模糊。石钢说这是军号声。他攀上一颗树，手搭凉棚南望，长长的队伍席地而坐。路边茅草屋前，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打量这支军队。两个红军进入老人家里又出来，老人在后面蹒跚追赶，红军返回，对老人推推搡搡。

“妈的，连老人也不放过。”巴尔石钢气愤地说。

“不对，撒玛寨咋没动静呢？”抛俄秋顺问。

“恐怕早吓尿了，他们不敢动红军，我们巴尔堡子敢动。”石钢叫大家装好火药和锡弹，潜行到海洋会垭口埋伏，等他救护被红军打的老人回来，再开火。说罢飞身上马，朝茅草房奔去。耳边呼呼生风，一棵棵青杠树躲闪在两旁，跳跃着向身后跑去。大黑撒开四腿，脖颈上毛发竖起。

穿过茂密的青杠林，红军已走远。老太太坐门前，守着一个鼓鼓的口袋，喃喃地说：“没见过，没见过。”“嫫苏（老人家），你咋没进林里躲藏？”“保长说，撒玛寨的人不用躲，有他呢。”石钢觉得好笑：木和干爹老了，胆小了，却还吹牛。“红军没打你？”

“啊呀！没打，那是他们飞要送我大米。”

石钢细看米袋子，隐约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擦罗粮库”字样，字迹被汗水模糊。

“不是说红军共产共妻吗？”石钢对着大黑自言自语。满身草屑的大黑蹲坐地上，大开嘴洞秀红舌头，喘着粗气，不置可否。

“石钢戛，别听那些人嚼舌根。如果要共产，我们山里人有多少家产给人家共？他们还穿那么破旧，那么瘦，好多还是孩子啊，看到就心痛。我今年快八十岁了，真没见过这么好的兵”，老人不停地念叨“没见过，没见过。”

巴尔石钢带着内疚的心情走出老人的家门。路边杂草被红军坐得趴在地上，石头上写有标语：“红军

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红军不拉夫，不派捐”，“不欺压弱小民族”，墨迹未干。他伸手从“红军”二字上轻蘸墨汁放鼻翼前，想闻出红军的气息，却是熟悉的锅烟灰味道。哦，应该马上把联防队撤下来！石钢跃上马背，抄小路往回赶。

翻上一座山岗，巴尔石钢勒住马，伸长脖子，双手卷成喇叭筒，用尔苏语向对面妻子躲藏的青杠林高喊：“哎嗨——艾牧戈——快告诉秋顺，红军是好人，打不得。”枣红马吐出热气，得意地“啾啾啾”仰天长鸣。

既然汉人黑骨头不抢人，就不用担心打仗了。艾牧戈又惊又喜，喜得高原红爬上俊美的脸庞。她把又粗又黑的辫子盘进头帕，攀上一棵青杠树，在洁白的头帕映衬下，青杠树变成了盛开的白杜鹃花。艾牧戈用尔苏语对着北边海洋会垭口，扯起她唱尔苏民歌的高亮嗓子：“哎——嗨——秋顺——，红军是好人，打不得。”雄伟大山中，无边青杠林，有声音久久回荡，那是尔苏的祖先在警示青杠林的子孙：“打不得打不得打不得……”

留守的老人们围坐一起，兴致勃勃谈论各自看到的红军，像听了一场精彩的评书般兴奋，都说翼王之后，青杠林里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兵。几个胆大的山民去擦罗赶场，正逢红军打下川军二十四军粮库。红军大开粮仓，赈济山民。那几个赶场的正背着雪白的大米，如活泼的小马驹从古道上回来。巴尔堡子响起呼儿唤女回家的声音。

更多红军从小相岭方向经姚河堡、堆金堡沿南丝绸之路蛇行而来，这正是当年翼王走过的路。他们多数穿破旧的灰布衣服，戴灰布帽子，帽檐破损，像张嘴的蛤蟆。也有穿长衫的、穿农家短衣的，其中伤员不少。他们很疲惫，好多人的草鞋磨破了，露出打血泡的脚趾。

巴尔水清老人看见一个年长的红军腰里插着烟杆，从袴前的半肚子烟囊抓一把烟丝递过去，红军恭敬地接住，取下烟斗装入，又拿出洋火为老人点烟，水清老人连忙伸长脖子接火。叭嗒叭嗒啞两口，好奇地问：

“雄鹰翻越大山，是为了捕捉青杠林里肥胖的娃娃鸡。请问客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老板，我们从瑞金来。我们是穷人的军队，为家家有田地而斗争，蒋委员长却在后面追杀我们。”

“斗争？”水清老人不解。

“对，就是打架，”老红军两手握拳，用力对撞一下。水清老人不全听得懂老红军的口音，但大概意思明白。

突然嗡嗡喻喻的声音由北边传来，像牛角蜂飞舞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填满每个沟壑。海洋会垭口吐出一只银灰色大铁鸟，人们被如此怪物吓得本能地跑进青杠林里。有红军操着外地口音大喊：“不要乱跑，快卧倒，天上飞个大铁鸟，下个蛋你吃不了。”

“这是蒋委员长炸我们的飞机，老人家，快卧倒”。老红军想按倒水清老人，老人却背着手，直挺挺看着太阳下银光闪闪的大铁鸟，心想：这委员长够阔的，大铁鸟都是镀银子的。

大铁鸟像发现小鸡的老鹰，向下俯冲，一声尖锐的啸叫，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青杠树新绿的叶子被撕成碎片，随着几段扯下来的枝丫抛出林子，撒向蓝天，肥沃的木叶土被高高掀起，在林中横飞。

“机枪——出列！”老红军大声命令，手里的竹烟杆变成了铁手枪。几个戴肩褡子的红军冲出队列，机枪架在路边青杠树叉，对准铁鸟狂吐火舌，哒哒哒的枪声起初悦耳清晰，经过大山的回荡，变成哗啦啦的回音，像一根巨大无比的青杠杆杆从林中打过，直到大铁鸟消失在东山那边。

石钢飞跑过来，“阿布戛（爷爷哎），你没事吧？”

巴尔水清老人凹陷的双目微闭，但花白的山羊胡子分明根根竖起，“完了！完了！”

“大家不都好好的吗？”石钢不解地问。

水清老人双眼猛睁，眼珠似要挣脱眼眶的桎梏，鸡蛋似的喉结在脖颈的褶皱里上下滚动。沙哑的声音传入石钢耳膜，“袁大头迟早会完蛋！”老人激动得弄错了发泄的对象。经老红军纠正，他继续说：“蒋委员长迟早会完蛋，古人说，‘打人不撵一百步’，可他把红军撵这么远，还让铁鸟把鸟屎拉在我们神圣的菩萨林，天菩萨会惩罚他的。”猛烈的咳嗽后，老人一口咬住烟嘴，仿佛这烟嘴就是蒋委员长的手指，猛抽几口烟，才发现烟斗没有点燃。老红军为老人点了烟，接着捶背，“说得好，说得好，您老神仙的预言会应验的。”

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红军跑来，“报告首长，同志们都很疲倦，背着粮食行军太慢。”部队决定就地

休息。老红军问巴尔水清谁家有马愿意帮运粮到安顺场，老人叫石钢去找，石钢找来四匹联防团的马，加上他的枣红马共五匹。

那个叫军号的又打鸣了，红军从青杠枯叶堆里，牛圈旁，屋檐下钻出来，又出发了。老红军命令警卫员摘一束苍翠的柏枝，插在青杠林石巴觉旁边。看着红军对尔苏的神如此恭敬，巴尔石钢内心暖流涌动，薄雾迷茫了双眼。荆条子当空一挥，枣红马迈着矫健的步伐，铁马掌跳跃在古石板路上，如纤手轻抚琴键，奏出抑扬的脚步声。巴尔堡子的老老少少挤在老柳树下，目送这只千人的队伍艰难前行，海洋会垭口慷慨张开巨嘴，把他们渡到山的那边。

一路上翻马鞍山，下新场，部队摸黑到达安顺场。安顺场位列河道七场之首，赶场时，热闹非凡。有汉人卖山外运来的洋布洋火，飘香的肥肠面、鲜肉包子、九襄挂面、荣经砂器、名山茶叶；有彝人卖干蘑菇、干木耳、雪山大白豆；有木雅人卖草药、皮货；有尔苏人卖刺绣、野味；有康巴人卖虎鞭藏药；还有操外地口音的人耍猴戏、卖跌打膏药、表演武术……人们用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同地域的腔调讨价还价。紫打地茶馆坐落在街中央，大门上一副对联：“成败两条河”，“辱荣一杯茶”，横联是：“品茗人生”，大烟馆则隐藏在小巷深处。据说安顺场地脉极好，早晚将有真龙出现，当地人相约不准在镇上开铁匠铺，以防地脉被铁锤打断。今夜的安顺场春雨绵绵，满街是匆忙的红军，有的追击赖营长残余，有的扎竹筏，有的四处寻找船工。大渡河正涨春汛，震天的洪水声响彻长空。

天色微明，距安顺场十里的下坝枪声大作。河面竹筏一字排开，还有红军抬竹筏赶来，大有强行渡河之势。驻守对面安靖坝的川军一边加固工事，一边频频告急，上游安顺场北岸桃子湾的川军跑步来援。

躺在脚马店地铺上的巴尔石钢被枪声惊醒，他叫醒舅子抛俄秋顺和几个马夫跑到街口，遇红军挨家挨户通知居民们撤到后面营盘山。营盘山因当年翼王安营扎寨而得名。站在这里，听得见下坝激烈的枪声。春雨似乎一夜间冲刷掉河滩的泥沙，陡增许多灰白的乱石堆。

桃花渡口，一条小船迎着湍急的波涛向北岸驶去，船上坐九个红军，撑船的四个船工是昨晚红军作了大量宣传工作才同意摆渡的。防守北岸桃子湾的川军发

现小船，慌忙开枪阻击。南岸红军立即还击，河滩乱石间火星在朦胧的晨曦里闪烁，似有无数火镰和火石相撞击。灰白的石头原来是潜伏的红军。枪声织成一张密密的火网，盖住川军阵地。小船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河心。川军以更强大的火力封锁河面，子弹雨点似地射向小船。冲天巨浪像暴跳的野牛，狂叫着抓住密集的弹头，沉入自己无底的深渊。突然一颗炮弹落在船边，掀起水柱。小船如秋风中的枯叶随波飘向下游。南岸红军司号员齐吹冲锋号，稻田边重机枪脱掉伪装，吐出一串串火舌。玉米林里大炮褪去青杠枝丫，“嗖”，“嗖”两声巨响，炮弹在川军碉堡开花，碉堡像压出尿疙瘩的猪大肠瘪了。两个船工跳进河里推着小船，船上的红军和船工狠命地逆流划桨。巴尔石钢看得大气不敢出，他知道大渡河源于冰川雪原，五月的河水依然寒冷刺骨，如果船工冻麻木了，手脚不听使唤，被洪流夹裹的小船很可能撞在礁石上，粉身碎骨。看到机枪欢快的吼叫，抛俄秋顺周身血液又开始沸腾。顺水飘摇的小船终于在河心一块大礁石前被控制住。小船在弹雨中缓缓驶向北岸。离河岸还有几米远，九个红军像九只花豹子跃入水中，涉水上岸。

碉堡后面民房里突然跑出许多川军，像被掘了巢的蚂蚁，原来那是伪装成民房的兵营。他们居高临下猛烈反攻，增援安靖坝的川军知道了红军声东击西之计，拚命回援。那门神奇的大炮又发两弹，在川军战壕开花。第二船九名红军及时赶到，对河滩阵地狂扔手榴弹后，在烟幕掩护下冲过去，消灭负隅顽抗的守军。十八名红军借着极佳的仰角，端着花机关枪向二线阵地攻击前进。轻重机枪又编织新的火力，把回援川军压在途中，首尾不能相顾。船工们人歇船不歇，一船船红军成功渡河。川军见大势已去，向下游逃遁。冒着残存硝烟，又有两只木船颠簸在大渡河的波峰浪谷，船上坐满红军。石钢认得船工都是本地人，有几个还是巴尔家亲戚。过了河的红军匆匆赶路，等待过河的红军从渡口一直排到街上，还有红军从营盘山蜿蜒而下，络绎不绝。几个红军手握大毛笔在墙上书写标语。安顺场比赶集还热闹。一堆堆本地人聚在一起，讲述刚才惊心动魄的战斗。

石钢在场口的拴马场巧遇拉姆和几个木雅人，她们也为红军送东西，被拥挤的人流夹裹着出了场口。

“撒玛日则，”石钢转身，原来是撒玛家贴身娃

子尔乌子招呼自己，尔乌子牵撒玛木和的大灰骡，驮着一个红军伤员。

“尔乌子，我们等你一起回家”，石钢笑着说，他还不习惯别人用干爹撒玛木和给他取的名字叫他。秋顺的目光落在红军扛的各式枪支上，羡慕极了。

“老板，知道去泸定桥的路吗？”一个长络腮胡的中年红军，腰扎宽宽的牛皮带，牛皮带上套牛皮枪套，枪套内插黑漆斑斑的手枪，背一把马刀。也许刀鞘长年摩擦，灰布军装磨出破洞，肩上打了个大大的补丁。后面跟着两个握花机关枪的青年红军。

“当然知道”，石钢脱口而出。

秋顺把手一挽，抢着说：“我们常去呢。”

“能跑吗？”

“没有我们追不上的黄麂子”，秋顺拍着胸脯。

络腮胡握住秋顺右手，又捏捏石钢小腿肚上青筋鼓鼓的肌肉，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秋顺摆摆手，“你别啰嗦，满大街都写得有，我们心里也识好歹，你是要我们带路吧？”

石钢小声用尔苏语说秋顺没礼貌。

“爽快人”，络腮胡笑着拍拍秋顺肩膀。“准备和部队出发。”

抛俄秋顺昂首跟着络腮胡，拉姆不能随行，眉头紧锁，跨上马，马儿也不失风度，昂首走了。

石钢托尔乌子把枣红马牵回家：“尔乌子，回去给艾牧戈说，我和秋顺去泸定桥了，叫她别担心。”

“放心吧，日则，你现在是我的主人呢。”尔乌子从小和石钢一起长大，也和石钢一样魁梧高大，但懂得尊卑。石钢冲尔乌子憨憨地笑，拉秋顺跑进红军队伍。拉姆见秋顺真的要离去，从大马背上转过头，用她悦耳的高音喊：“秋顺戛，办完事赶紧回来，我在堡子的大青杠树下等你。”拉姆的声音被红军跑步声盖过，气得她双腿一夹，马儿一阵小跑。

红军队伍沿茶马古道急行。春雨淅淅沥沥。秋顺脱下山羊皮褂，把有毛的一面翻出来，雨水顺着毛尖落下，衣服一点也没打湿。

“这褂子真适用”，旁边一个红军笑着说。岁数和秋顺差不多，消瘦的脸，有神的眼睛，陈旧单薄的军服，斜挎半瘪的粮袋，如尔苏青年结婚时挂在身上的红，只是没有喜庆气息。一挺机关枪压在肩裕子上，喘粗气像拉风箱。

“枪给我，我帮你扛”，秋顺一半是想帮助他，一半是想亲自摸摸机关枪。

“不啦，你也累”，机枪手把枪从左肩换到右边。

“比背背子轻松多了，反正这里没敌人，不用枪”，秋顺伸手把枪抢过来压在自己肩上。

“你老婆好漂亮”，机枪手心怀感激，紧跟秋顺。

“还没定婚呢”，秋顺叹口气：“当背夫挣点脚钱，被国军盘剥，当马夫挣点脚钱，被黑骨头抢劫，彩礼钱都凑不够。达兰曼日！这是什么世道？”他一冲动就想用这句尔苏语骂人。

“我也想，等革命胜利了，回家娶媳妇，美美的过日子”，机枪手不好意思地说，双眸在帽檐下忽闪忽闪。

“革命？胜利？”

“就是把全中国的恶人都消灭光”，机枪手解释说。

部队前进得很不顺利，几次遇到小股国军和地方武装阻挠，边打边赶路。过了海尔洼，踏上双坪，翻碗岗，下午才赶到田湾河畔。田湾河风景秀丽，春雨洗过的翠竹，清澈的河水如青杠林里阿妹多情的明眸。河上的石拱桥已被川军炸坏，残存的桥基伏在河两岸相互对望。经过短暂的研究，工兵们砍来青杠杆杆，将四根青杠呈井字形固定作为桥墩，桥墩间隔五尺。砍来大毛竹，用绳子拴竹子的中部和尾部，选一个身轻如燕的战士爬上毛竹顶端，其他战士用绳子控制竹竿，以桥墩为支点，借用毛竹弹力将人送到对岸，两岸同时施工。用结实的青杠杆搭在桥墩上，简易的木桥就建成了。

此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上级决定连夜行军。前面传来命令：“加快速度”。“加快速度”，战士们逐个往后传。石钢也传给秋顺：“加快速度”，“好”，秋顺答道。“加快速度”，紧跟秋顺的机枪手笑着往后传。巴尔石钢往后望，隐隐的人影宛如游龙，一直延伸到山垭后面。有人跑不动，自动让到路边大声咳嗽、呕吐，后边的人跟上来继续跑，没有功夫搀扶落下的人。在这条险象环生的茶马道上，和红军一样不知疲倦的，只有桀骜不驯的大渡河。

不知拉姆回家没有？秋顺边跑边想，等送走红军回家后，一定给伙伴们讲讲机枪，就是一排子弹扫过去可以打死一群盘羊的机枪，我抛俄秋顺亲自扛过，

特别是要假装在无意中说出来，让拉姆的舅舅撑拐师听到，以验证他在背夫脚马店说过的话，让他端着酒杯，为他自己的慧眼识佳婿得意一番。

“啊——”一声惨叫，秋顺猛回头，路面被踩出一个缺口，机枪手随着碎石一起正滑向悬崖。秋顺扔掉机枪，扑过去试图抓住机枪手，只抓住他的帽子。石钢听见叫声，往后一看，秋顺半个身子已荡在悬崖边，双脚叉开倒勾着一个条石。他大吃一惊，冲过来，伸出铁钳般的双手抓住秋顺脚腕，咬牙“嗯”的一声，使劲把秋顺拽上来。旁边几个红军踮起脚尖往下一看，河水像发怒的怪兽，嚎叫着扑打悬崖。

“哥——，哥啊！”后面一个红军哭喊着挤上来，蹲在地上，伤心和劳累使他泣不成声，只嗷嗷小声哭叫。再后面跟上来的红军只能行注目礼，从旁边快速通过。

沉默片刻，机枪班班长大声说：“同志们，革命总会有牺牲，让我们踏着长贵同志没走完的路，前进！长生同志！”

“到！”蹲在地上的战士站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

“从现在起，你就是正机枪手”，班长从地上拾起机枪，双手郑重地递给长生。

“是！”长生接过机枪，秋顺也把带着长贵体温的帽子递给长生，帽上的红星被雨水打湿，在夜光下反射出微弱光芒，像长贵说要回家娶媳妇时那双忽闪忽闪的眼睛。

石钢看到这揪心一幕：“络腮胡，叫大家先用枪托杵一下石头，确实稳当再踩上去”。

络腮胡双手插腰，望着依稀的崇山峻岭，双眉紧锁。“时间不允许啊，中央军在后边追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尽早拿下泸定桥，几万红军的生命就葬送在我们手中，就像当年石达开一样。”

“啊，有这么严重？”石达开的故事他石钢再熟悉不过了。

“报告”，通信兵匆匆跑来。

“讲！”络腮胡迫不急待。

“刘司令来电，加速行军，务必于二十九日抵达泸定桥南岸，打响夺桥战斗。”

“知道了。”络腮胡跳上路边大石头，不断挥手催促后面的战士。

登上马颈子，摸过弯东岗，来到猛虎岗下的什月

坪。漆黑的夜里，雨水打湿的路面光滑难行，陆续有战士跌倒，连日的急行军，疲劳和饥饿一起向他们袭来。部队借宿什月坪脚马店。石钢带一队红军钻进村口青杠林里，作为暗哨潜伏。他闭上眼睛，红军累得呕吐、红军血染河滩、红军坠落悬崖的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的爹娘担心吗？他们的老婆放心吗？想着想着，心里堵得透不过气。“蒋委员长迟早会完蛋，古人说，‘打人不撵一百步’，可他把红军撵这么远，还让铁鸟把鸟屎拉在我们神圣的菩萨林，天菩萨会惩罚他的。”巴尔水清么爷爷的话又清晰响在耳畔，石钢的心里顿时涌起一种淡淡的兴奋，一种吸入了映山红花蕊里的雨露后的甜蜜。听得见雨水沿青杠树干汨汨流下的声音，倦鸟和昆虫的呢喃使他感到亲切安全，青杠叶腐烂发酵的悠悠清香让他沉醉。

天蒙蒙亮，鸟儿的叫声把石钢唤醒。雨停了，沉睡的红军有的相互挤在一起以体温取暖；有的两手抱枪插入袖口；有的枕在钢枪上仰面躺着……不远处几个红军从树林上方下来，还有一个当地人跟着，石钢认出那人是放羊人，背茶包进打箭炉时见过。放羊人指着山上向络腮胡说什么，络腮胡手一挥，站岗的士兵叫醒酣睡的红军，大家立即拿枪立正。夜宿脚马店的红军也快步走来。

“侦察员传来情报，猛虎岗有敌军一个营据守，上级命令我营配合兄弟营合围敌军，决不放过一个，特别要控制敌人的电台，不让他们向泸定守敌报信。争取抓几个俘虏。出发！”络腮胡大手一挥，大队人马便消失在青杠林里。秋顺因为“一皮囊马尿”被猛虎岗守军胖连长追捕的事，一直想报仇，心想这下机会来了，撒腿往山上冲，被两个战士拉住。因为他和石钢没有武器，他后悔没有带上火药枪。

猛虎岗高耸在大渡河谷，是通往藏区的咽喉要塞，也是泸定的屏障。山上驻防国军一个营，与磨西守军遥相呼应。透过浓雾的间隙，阳光把河谷染得金碧辉煌，大渡河像一条银蛇躺在群山怀抱。雨后的红杜鹃分外艳红，白杜鹃亦更素洁。仿佛巨大的木甑子蒸熟了米饭，雾气一股股升腾，一会儿就把整个猛虎岗遮得严严实实。趁着浓雾掩护，红军顺利完成了对山上国军的合围，派一支部队迂回到制高点。国军还在梦乡，他们万没料到红军来得如此神速。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和机枪步枪吼成一片，响声传到河对面的峭壁峻岭，反复

回荡，被粘连成隆隆的吼叫，像煮了一锅沸腾的玉米粥。枪声持续好一会才渐渐稀稀疏疏，转而零星星星。

石钢坐在树上往山上望，只看见密密的青杠树干。秋顺也坐立不安，浑身血液又沸腾了，而且毛发直竖。正干着急，“沙沙沙”，一阵急促的青杠枯叶被踩碎的声音由远而近。石钢屏住呼吸，只见一个胖国军一手提枪，窜草鸡一般慌慌张张朝山那边跑去。那不正是强收过路费，强夺他们皮货的胖连长吗？石钢想怎么抓，秋顺丢下一句“达兰曼日”，像猎狗般射出去。后面追来的红军喊“小心，他有枪”，石钢从树上跳下，想拉住兄弟已来不及，只好跟着追击。

抛俄秋顺连跑带跳，羊皮褂的毛被呼呼的风吹得竖起，像捕食的老虎，威风凛凛。那胖连长发现有人追来，举枪射击，秋顺抓住树枝往右一撑，子弹“噗”一声打在左边青杠树上，又一枪打来，秋顺攀住树枝往左一撑，子弹打在右边青杠树上，再扣动扳机，已经没子弹。眼看要被秋顺抓到，胖连长扔掉手枪，拔出匕首，向秋顺当胸刺来，秋顺抓住树枝跃起，树枝的回弹力将他往上支撑。左撇子石钢一石头打去，胖连长大叫一声，扔掉匕首，捂着滚下坎。秋顺跟着跳下去，抽出裤刀便刺。胖连长毕竟是袍哥出身，就地十八滚，身体没被刺中，裤刀从背心把灰军衣划成两半，露出背部的白衬衣，像剥掉羊皮的全羊。秋顺再次举刀，胖连长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准备出招。巴尔石钢赶到，使出蛮劲，把他扑倒在地，两人扭在一起，武术套路用不上。

“不许动！”两个红军赶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胖连长。秋顺杀红了眼，石钢捏住他手腕说，“留下他的狗命有用，这是红军长官说的。”

“老子又不是红军，他管不着，”秋顺气得把裤刀摔在地上，才发现小腿被刺了一个窟窿，鲜血打湿了绑腿布。

胖连长吓得乖乖跟红军走了。一个红军拣起胖连长的枪，秋顺忍痛喊：“喂，那枪是我的了”。石钢叫兄弟坐下别动，他想起山岗西面的乱石堆有一眼泉水，去年背背子时曾去喝过，那里应该有草药。跑去一看，果然泉水周围湿润的地方长着几株水蜡烛，泉眼处还有一小片嫩绿的刀口药。石钢采了一大把草药，先把水蜡烛的花蕊拔下，盖住秋顺的伤口，血止住了，再把刀口药嚼细，吐在秋顺的伤口上。

络腮胡营长听说有向导负伤，和卫生员一起来看望。“这草药管用吗？”卫生员惊奇地问。

“可以，我们山里人受伤都用它”，石钢说。

“如果感染化脓呢？”

“那就敷地龙胆草。”

“正好没西药了”，卫生员拿出纱布包扎。

“老乡，你真勇敢啊”，络腮胡俯下身看了看秋顺的伤口。

“别光说好话，叫你的兵把那支盒子炮给我”，秋顺向营长伸出手。

“你要枪干什么呢？”营长问。

“你别管，反正上山打猎，人人有份。”

石钢劝道：“你拿枪不过打一只老熊，红军拿去可以打恶人呢。”

络腮胡又转向石钢：“时间紧迫，我们还要赶路，你们看来不能走了，就此告别吧。”

石钢不无担心地说：“那谁给你们带路呢？”

“哈哈，放心，还有别的向导，看那边，那是我们的新战士”。石钢顺着络腮胡手指的方向望去，几个穿尔苏衣服和汉人衣服的当地人在翻来覆去看刚缴获的钢枪。

“小舅舅”，石钢突然呼喊跑过去。

“哎，石钢，你咋在这里？”一个尔苏青年背着旧棉被，长衫的下摆已剪掉，外套新缝的山羊皮褂，灰白的羊毛翻在外面，显得更高大更精神，如沐浴山风的一颗白米子青杠树。石钢认出这件羊皮褂正是前几天父亲巴尔麻曼做的。他拉着小舅舅的手说：“干脆让我也跟你去吧。”

青年人摇摇头说：“不行啊，你有家有室，不像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再说，有你和艾牧戈在家照顾你阿爸阿妈，我才可以放心走。”

络腮胡掏出两块钢洋，分给兄弟俩。“不不，我们送粮到安顺场就已经得到一块银元了，”石钢推开络腮胡的手说。

“积极支援革命，那就更应该收下”，络腮胡将银元按在两人手里。石钢推辞不了，脱下自己的羊皮褂送给一个年纪较大的红军，“这褂子不值什么钱，但雨天雪天还是有用的。”

“还有我的”，秋顺挣扎着站起来，也脱下羊皮褂，递给机枪手长生。两个红军连连摆手说不能拿群众一

针一线，石钢讲不出什么道理，急了，说：“那我们也不能要你们的钱。”

秋顺说：“兄弟，拿着吧，等革命胜利了再还我”。

络腮胡营长笑着点点头，“好，感谢民族兄弟的深情厚意，敬礼！”

全体红军向兄弟俩举起右手，“出发！”

石钢和秋顺也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怅然望着红军队伍远去，久久不肯放下。

“小舅舅，记着给家里来信啊！”

“石钢，好好孝敬你阿爸阿妈，叫他们别为我担心，我是队伍的人啦”，小舅舅大声说。兄弟俩默默目送红军队伍消失在茶马古道的青杠林里。



插图 / 李万龙

沧海 变桑田



挖角移民新村 摄影 / 王泽清

黄果煮酒品安顺

文 / 恨断山

自安顺场被评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以来，每逢大假小假，总有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这些游人中，有的只在红军纪念碑前照一张像，权当到此一游的凭据，便匆匆离开；有的安心住下，享受石棉和煦的阳光和特色美食；有的深入民间，访古寻踪，让现实的安顺场与记忆中的安顺场对撞，重新收获鲜嫩的安顺场形象。窃以为后者才领悟了旅游的真谛。我从小枕着大渡河水声和安顺场的故事长大，光阴荏苒，那逝去的传奇，那远去的英雄却越发清晰，时时敲击我的心灵。草长莺飞三月天，百花含苞，安顺场一片片黄果柑进入收获季，金灿灿沉甸甸的挂在枝头，如一串串灯笼，与蓝天镶嵌的太阳交相辉映。安顺场不产青梅，就让我采摘黄果柑煮酒，细品她酸酸甜甜的前世今生。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背靠巍巍马鞍山，面朝滔滔大渡河，东出大相岭达成都平原，南翻小相岭接彩云之南，北越折多山通青藏高原，战略位置之险要，自古兵家必争。唐朝后期，吐蕃和唐朝的蜜月宣告终结。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垂涎于西南沃土，居住中华第一阶梯的吐蕃铁骑席卷地球屋脊，向南征服恒河流域的白衣秀士印度人，向东征服川西高原的黑衣汉子康巴人。吐蕃又趁安史之乱，联合南诏进犯唐朝边疆——

湿润富庶的大渡河中游地区，从安顺场到富林九襄一线成了唐蕃争夺的焦点。藏军所到之处，掠夺财物，鸡犬不宁。大渡河谷人民奋起反抗，与官兵并肩战斗。吐蕃屡次越过大渡河，又屡次被驱走，紫打地几番失守，几番回归。

战争自有其破坏性，然而不打不相识。藏汉之争，如山野百姓家一对小夫妻，拌嘴后更加情意绵绵，于磕磕拌拌中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每当战争的乌云散去，总会赢得和平安宁期，边陲人民休养生息，高原和内地的经济贸易更发达，联系更紧密。雅安边茶、乐山盐巴、成都丝绸源源不断逆大渡河而上，滋润雪域民族干涸的心田，舞动着生活的锅庄，紫打地由此成为进康藏的商贸集散地。吐蕃文化的渗透力比吐蕃藏刀更具威力，藏传佛教像大渡河水一路南下，深入人心。吐蕃语成为紫打地一带的官话，为西藏最终回归中华大家庭，挫败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阴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条茶马古道辞别安顺场古镇向北蛇行，那是连系内地与青藏高原的纽带。今天，徘徊在古道的青石板上，遥远年代的烽火狼烟已经褪去，雪亮的战刀已锈蚀在这片土地，紫打地、黑尔洼、姆雅坡、马厂、牛厂、喇嘛庙这些打着鲜明吐蕃文化烙印的地名，

象一粒粒玛瑙，穿在茶马古道这根银线上。这串玛瑙项链在藏汉人民汗水浸泡下，更加熠熠生辉。

切开黄果柑，晶莹水灵的果肉与陈年老酒热烈拥抱。带着黄果皮清香的果酒喝在口里微凉微热，流进肚里则五脏六腑充满暖意，如朝阳冉冉升起在心坎。我当斟满美酒一杯，为历史长河中的紫打地拉锯战干一杯，庆贺它曾经的发生和消逝。对安顺场情有独钟的，还有居住在中华第二阶梯的另一个高原民族——蒙古人，这个崛起的马背民族纵横亚欧大陆，他们誓统一大中国广袤的土地，而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蒙古大汗也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上皇帝，而是具有雄才伟略的一代天骄。

1253年夏，湿热的紫打地，玉米正在拔节，水稻正在疯长。忽必烈取道吐蕃领土南下，蒙军腰缠军囊，分三路泅渡大渡河。他亲率中陆军，沐浴大渡河习习凉风，脚踏安顺场肥沃土地，过清溪峡，跨金沙江，攻陷大理，迂回包抄大宋，“斡腹计划”获得成功。忽必烈励精图治，为实现“斡腹计划”作了充分准备。他军纪严明，作战勇猛，运用儒学理论治理内政，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等大批汉族饱学志士，纷纷投奔其麾下，辅佐他运筹帷幄。忽必烈与吐蕃接秦晋之好，亲受密宗灌顶，以藏传佛教教化民众，吐蕃诸部相继和平归附。大渡河西岸的宁远部落，包括今石棉县安顺场、田湾在内，因对吐蕃文化的认同感，在蒙古可汗的怀柔政策感召下，最先被招抚。南宋将领杨文忧忧心忡忡上奏朝廷：“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势必绕雪外以图云南……”

反观南宋，在“斡腹计划”还未出炉之前，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权相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中央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渐行渐轻。经济巨人大宋却是军事矮子，如一头肥壮的绵羊任人宰割。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英雄，地方豪绅招兵买马，保家卫国。南宋终于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等几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的朝廷反而担心诸侯功高震主，赵家天子采用比其祖先“杯酒释兵权”更卑劣的手段，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中央却无法进行有效指挥。南宋的军力一蹶不振。宋朝初期，太祖潇洒地举玉斧划界，将紫打地揽入大宋怀抱。虽然安顺场在南宋时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但富庶的江南尚且朝不保

夕，对偏居西南一隅的安顺场又奈之若何？纵有余玠、杨文等将领坚守，最终挡不住忽必烈的虎狼之师。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年少的紫打地宛若一弃儿，被蒙古可汗收留，变成元朝的宠儿，元朝在安顺场所在区域内建置宁远宣抚司作为一个特区。

火苗灼灼，果酒送香，沁人心脾。安顺场清新的空气令我思绪飞扬，从金戈铁马的古代回到静谧祥和的现实中来。我定当斟满两杯黄果柑酒，第一杯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经济文化大融合而干杯，第二杯敬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蒙古大汗，是他们戎马一生，继往开来，拓展了大中华版图。巴颜喀拉女神用她甜甜的乳汁，把安顺场哺育得矫健美丽，亭亭玉立在树木遮天的横断山脉。草原英雄不惜为她摧眉折腰，抛洒碧血。就当时而言，无论吐蕃还是蒙古，拥兵南下夺取安顺场，都洗不脱以暴逼婚的嫌疑。康熙四十五年泸定桥建成后，安顺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仿佛成熟的女性，散发其诱人的魅力。三杯美酒下肚，浑身血液加速循环，思绪在历史长河遨游。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支汉家农民军队，千里迢迢，由南而北与安顺场相会。

这是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为反抗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洪秀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太平军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诸王私欲膨胀，生活腐化，导致一场内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天王不但不躬身自省，反而培植党羽，猜忌并排挤功臣。石达开失望之余，带兵一路西行。翼王转战川黔滇，三渡赤水，四进四川，于一八六三年四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五月，太平军饮马大渡河，不幸遇大渡河涨洪水，阻其北上之路，太平军陷入清军重重包围，数万将士命陨安顺场。

午后的阳光洒在千亩黄果柑林里，黄果树把她婆婆的靓影透射在身上，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甘心把生龙活虎的数万太平军将士的失败简单归结于“偶遇”二字，试图从交战双方找出一点深层次的东西。

咸丰皇帝比南宋皇帝高明的地方就是用人不疑，他全权委托大臣骆秉彰追剿翼王大军。清朝官僚阶层中无能者多，贪欲者众，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偏偏这位清兵统帅另类，凡他为官之地，轻徭薄赋，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骆秉彰

权倾一时，却两袖清风，深受官民拥戴，世人将他与诸葛亮、韦皋相提并论。军阀们慑于其威力，无不竭力抵制太平军，使翼王西行途中每前进一步，兵力都会消耗。大部队抵达安顺场时，对岸尚无清军，但已精疲力尽，急需休整。待三军恢复力量，一举过河，以泰山压顶之势夺取成都，凭天府之国与南京遥相呼应。对于纵横千里长江，打败强大的江北大本营，号称羽翼天朝的翼王五千岁，完全有资格藐视大渡河这样一条长江支流的支流。不，翼王从战术角度也很重视大渡河，他亲自派一万多兵尝试渡河，确信胜券在握，才开始边休整边做渡河的准备工作。

细节决定成败，战机稍纵即逝。翼王不知道的是，大渡河落差大，即使安顺场风和日丽，如果上游暴雨，山洪也会快速倾泻而来。强渡大渡河无望，翼王欲渡松林河沿南岸北上，从泸定桥过河。这本是上策，因为大渡河水流湍急，多暗礁险滩，数万将士从一座桥过河，远比乘木筏过河迅速。蕃族土司王应元却在松林河对岸顽强抵抗，而南边彝人首领令光电又违背盟约，阻断太平军退路。千军万马被困在安顺场弹丸之地，为清军调兵遣将，布置包围圈赢得时间。初闻“长毛”的山民们更是躲进森林，作壁上观。可见石达开的统战工作也并不完美，从而与安顺场失之交臂。太平军沉尸折戟大渡河，看似偶然，是天公使之，实则偶然中隐藏着必然。觉醒的石棉人民张开博大胸怀，接纳翼王忠魂，石棉红花岗石有幸被雕刻成翼王伟岸的身躯，屹立在滚滚大渡河边。黄果柑在沸腾的酒中翻滚，一如我难以平静的心境。我须当斟满三杯黄果美酒，第一杯敬为追求温饱平等而血染沙场的太平军将士们，第二杯酒敬以智慧和勇武冠三军，名垂青史的翼王石达开，而这第三杯酒，我要敬隐居在大渡河流域的太平军残余士兵，是他们把追求光明和正义的精神流传下来，并在石棉的山山水水传递。正因为石棉人民具有追求光明和正义的潜质，当七十二年后另一支农民军队寻翼王足迹北上，与安顺场亲密接触时，安顺场这个大渡河的宠儿，再次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的思绪跨越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瑞金，逆长江西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不再被动挨打。同样四渡赤水，同样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挺进四川，和平过彝区，成功夜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绝处逢生。共和国十大元帅，有七个从安顺场走过。连毛泽东也曾站在泸定桥上，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大发感慨：天佑红军！是的，当革命力量岌岌可危时，安顺场一只小木船和泸定桥的十三根铁链，承载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命运，把它渡到希望的彼岸。

然而，毛泽东的感叹是他虚怀若谷的表现，我依然不愿把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仅仅归结于“天佑”二字，安顺场红军纪念馆庄严肃穆的气氛不允许我这样做，大渡河里长眠的英魂更不允许我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让我放下酒杯，把当时国共双方的情况认真梳理。

红军不同于太平军，红军的组成除了农民外，主要还有工人阶级，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也最有纪律性的。红军中有很多出色的指挥员就是工人出身。红军先遣部队中屡建奇功的工兵营，就是以王耀南为首的安源煤矿工人组成。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红三军团连续三天攻打会理县城，四川军阀刘原塘坚壁清野、死守待援。彭德怀和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放弃会理，保存实力，迅速北上，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欣然采纳了他们正确的建议。中共中央原定从富林渡河，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后，从地下党那里得知，国民党已在富林布下重兵，刘伯承立即致电中央军委，改为佯攻富林，直取安顺场，也迅速得到中央军委批准。这是红军上下一心的团队精神的胜利。

红军战士作战英勇顽强，但不恃强凌弱，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川军不敢轻举妄动，但求自保。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在千里奔袭安顺场的途中得到各民族支持。山民们逐渐明白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而不是国民党所说的“汉人黑骨头”，他们走出山林，为红军带路，抢运伤员。刘伯承在川军中威名远扬，他致信德昌守军许剑霜，晓以大义，劝其让路，又给西昌彝务总办邓秀廷写信，说明红军只是借路，不打彝兵，并留下掷地有声的言语，若遭彝兵袭击，红军决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二人权衡利弊，只作象征性抵抗，就让红军过境。红军在太平军后裔陈志喜帮助下，顺利完成“彝海结盟”，不费一枪一弹，快速通过彝区。安顺场渡河战斗，当

地有船工七十多人冒险为红军摆渡。红军占天时、地利、人和。再看国民党中央，他们执行的路线政策同南宋王朝何其相似，蒋介石政府借追剿红军之机大肆“削藩”。各地方军阀不求消灭红军，只求红军离开自己领地，不引来中央军这只狼，以免步贵州王家烈后尘。为什么川军不炸掉泸定桥上十三根铁链，也许就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故意放红军出境而自保。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曾电令川军烧毁安顺场所有房屋船只，彻底炸掉泸定桥，但国民党军官贩卖武器、大烟，享乐腐化，军无斗志。彝务营营长赖执中贪恋安顺场家产，安坐赖家大院的深宅高墙内，拒不执行中央电令，还留下一条小船以备逃命用。我以为有如此党国军队，即使留下七八只船为红军所用，也不在情理之外。安顺场红军广场耸立一尊花岗石红军雕像，炯炯的目光直视对岸桃子湾川军战壕，刚毅的脸上充满必胜的信念，这与翼王的雕像形成鲜明对比，翼王手杵宝剑，微微颌首，似在沉思，又似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两支追求正义与光明的部队，孰胜孰败，终究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命运的垂青。

安顺场幽静的古民宅里，老酒的醇香交融黄果柑的馨香，萦绕在雕花的窗棂。我还当斟酒四杯，第一杯敬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的先烈们，第二杯敬在革命命悬一线时指挥若定的红军指挥员，第三杯敬我的先辈们，是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在枪林弹雨中支援红军过河北上，而这第四杯酒，我必须敬千年安顺场，祝她继往开来，再写华章……哦！不是我不胜酒力，安顺场浩荡辉煌的历史已令我陶醉。一条河、一个场镇，被历史赋予了承担政权更替的考场，有人过关，有人败下阵来，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艳阳高照时，春风又绿安顺场，古镇安顺场硕果累累。亲爱的读者，也许你是企业管理者，你一定会从安顺场的历史中品出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也许你是政工干部，你一定会从安顺场的今古风云中，品出正确路线方针的必要性；也许你只是一介布衣，但你也一定会品出与众不同的安顺场。来吧，让我们烹果煮酒，一页页翻开安顺场这部厚重的大书，让我们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享受快意人生。



金色果园 摄影 / 黄刚



古镇记忆

文 / 周万龙

插图 / 张旗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不知道是第几次陪着朋友到安顺场了，只知道多得无法去记次数了。

川西地区集镇就叫场镇，赶集就叫赶场。安顺是个百年古镇，当年在大渡河畔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场镇了。每次到安顺场，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来。

我的老家就在距离安顺三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山村，在年幼时，到安顺赶场就算是见世面了。我记得，当时安顺场是每月三六九逢场，也就是每逢农历的上中下旬的尾数是三、六、九的日子就赶场。每到赶场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想卖的卖出去，再把想买的买回来。那个年代，其实也没多少要卖的，也没多少要买的。大多数也就是卖点鸡蛋、蔬菜之类的，再买点盐、肥皂之类的。家里稍微宽裕的还可以买点酒回去招待客人，或者买几个硬糖给孩子吃。

每到逢场的日子，我总希望奶奶带着我去赶场，当时的我就是想去享受奶奶给一角钱，买十个硬糖的快乐和幸福，那可是在小伙伴面前值得骄傲的待遇了。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其实去安顺赶场，不仅仅是为了那几个硬糖。心里更想去感受那种乡村集市的繁荣，去看那种熙熙攘攘的场面，看那些村庄里看不到的景象。集市和村庄不同，村庄都是散居住户，而集市都是户挨着户的，形成一条街道，每户都有一个铺面，大多数都是做小生意或者是手工作坊，那也是传统的商业形式了。当时的乡村集市与今天什么都有的超市相比，当然很落后。可在那时，特别是在一个孩子眼中，也是相当繁华。

记忆中，安顺场的房子都是木板房，房顶盖着小青瓦。那时候根本没有卷帘门之类的，铺子用门板关门，一块一块的厚木板编号，按照顺序插入卡槽，最后一块门板就用木栓子卡住再上锁。这些都是听人说的，因为我们赶场到街上铺子已经开门了，我们离开的时候

铺子还没关门，所以我一次也没看到过铺子开门和关门的全过程。

安顺的老街道都是用石板和三合土铺的，经历了百年的磨损，很多地方都高低不平了，古镇的岁月沧桑仿佛就刻在了这条街道上，记录着这里人们生活的脚步。下过一场小雨，湿漉漉的街道倒映着模模糊糊的人影，每个小石板也更加光鲜了。走在高一脚低一脚的古老街道，似乎穿越了历史，触摸到了往日的兴衰。

一说古镇，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古树。当年的安顺场有两颗很大的古树，都是大榕树。一棵在松林河边，另一棵在安顺场口。这两棵榕树都是安顺场历史变迁的见证。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尔苏藏族语，意思是“产蔬菜的地方”。松林河边的那棵榕树，就是紫打地时代场镇背后的古树。我记得好几次走过这里，奶奶都给我讲：“这是壬寅年松林河冲毁老街后留下的古树。”老人都是按照六十甲子计时。壬寅年是哪一年我后来也没去考证。据说，壬寅年刘河坝后山泥石流在松林河形成了海子，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堰塞湖。海子突然决堤，洪水冲毁了整个紫打地老街，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瓦片，只有这棵榕树在河边挺立。后来重建场镇，取“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才开始叫安顺场至今。

现在，安顺老街已经重修了，安顺场成了一个很大的小镇，大渡河畔红军强渡的渡口也建成了广场。古镇旁是数百亩的黄果柑，这种水果属于石棉特产，果子成熟的时候也是花开的时候，金果耀眼，花香四溢，呈现出花果同树的奇观。安顺场变了，变得华丽了，可儿时的记忆却总是那么清晰。是的，一切都变了，越变越好，只有记忆在各自的心中成为一种永恒……



插图 / 孙久洪

安顺场翼王失败与红军胜利的历史浅析

文 / 宋彬茵 宋廷刚

2015年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安顺场152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80周年。以陆定一题写的“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为名片的石棉县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作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客，其中有很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是为感受安顺场大渡河天堑自然风光而来，是为追忆石达开部队与中国工农红军迥然不同的传奇历史而来，是为探寻翼王失败与红军胜利的真实原因而来。石达开部队与朱毛红军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西进路线大体一致，到了西昌都是绕道而过，都是5月到达安顺场，都是三四万“疲惫之师”，都在同一地理环境条件下作战，都是在大渡河河水大涨时渡河，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和军事学家都在研究、人们都在询问，为何石达开英雄末路、全军覆没，演千古悲剧？为何红军绝处脱险、克敌制胜，成历史传奇？笔者查阅了部分研究资料，收集了相关趣闻野史，寻访了一些民间人士，比对了各种褒贬评述，吸纳了几许历史观点，思考了当时现实情况，形成了一点粗浅认识，供读者参考并期望指正。

一、政治主张不同

石达开部队奉行天主教，始终以“神权”统治军队，维护政权、军权、夫权和族权，对部队的思想教

育都是以“神权”的面目出现，说“天父”“上帝”是统驭万物的真主，“天王”“翼王”都是“上帝”的儿子，代其行事。石达开虽然感觉到“天王”洪秀全“拜上帝会”“拜上帝教”的虚无，但习惯于通过其拜上帝教成为统领军队思想基础。部队的所有教义、教规和教条，无一不体现着“神权”思想色彩。且组织管理制度落后和野蛮，体现为等级极为森严，从上层王侯到基层两司马，仪仗、权威、待遇都有明确界线，逾越者严惩不贷；实行“点天灯”“剃足”“凌迟”等血腥酷刑，行刑时还组织民众或战士前往观看；控制人生自由，夫妻不得同居，分宿男营、女营，平民的思想、言论、行动等都在基层长官两司马的严格控制和安排之下，让人生不如死。《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严格要求将士们“恪遵天命”，否则将受“天父”最严厉之处罚。基层军官和战士自认命苦，导致后期军纪松弛，组织散乱，士气衰落，逃跑离队，部分人选择叛变投敌、反戈相向，还有人自寻出路，导致队伍越走越少。

中央红军信仰共产主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一个军事计划、每一个重大战役、每一个战略战术，都是由党组织主持制定。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军队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思想路线，为军队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精神

保障。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党的领导始终深入到部队行动的每一个环节，深入到每一个战士的心中。通过“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体系，为实现“党指挥枪”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增强了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确保了官兵关系融洽和上下关系畅通，稳定了人心。在条件最艰苦、战斗最危急的时刻，各级领导、共产党员都身先士卒，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带动官兵前进，使红军官兵能够始终保持钢铁般的意志，筑起了历史丰碑。

二、理想信念不同

石达开将士的理想信念是占领成都平原，争夺长江流域，扩充天朝实力，体现效忠天王，渴求赐金封赏，期望加官进爵。这种理想信念没有摆脱小农的阶级局限和封建主义思想，追随的仍然是封建君主制的统治秩序。将士以自身利益为上，在长途征战、大军围困、屡战屡败的现实境况下，眼看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将成泡影，便意志消退、悲观失望、投降逃跑，影响了战斗力。石达开率部出走远征四川后，一路上几无值得一提的胜仗，主要原因就是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精神。石达开远征途中到广西贵县老家时，一度产生归隐山林的想法。据《石达开日记》记载，他到达大渡河边时，曾向庙中一个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当和尚。意志消沉到如此地步，胜利也就离他越来越远了。

中央红军的理想信念是克服困难，保存实力，北上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这种理想信念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指导，追随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成为红军屡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将士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自身利益至上，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也要继续战斗。正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才使红军将士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不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他们都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展现了勇于胜利的生存智慧和超乎寻常的革命勇气，书写了强渡大渡河的光

辉历史。

三、战略战术不同

石达开自从天京负气出走，未能在江、皖、赣根据地立足，西窜多年中也未能建立和巩固新的根据地，却主观地想占川为王，这是战略上的根本错误，最终导致了覆亡的悲剧。在战术上，石达开犯了三个致命错误：一是选错地形驻军。石达开在大渡河边驻军的紫打地属于圯地、围地、死地“三绝”之地。石达开深谙兵法，却选在如此险恶的绝地驻扎下来，实在令人费解。二是没有抢占先机。太平军不是没有机会渡过大渡河和松林河，只是石达开原本没有想渡松林河，只想渡过大渡河去成都。到达紫打地（安顺场）后没有在第一时间抢占和控制松林河铁索桥，没有迅速渡过松林河，没有及时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在到达大渡河时抓住对岸尚无清兵的时机立即渡河，抢占有利地形，守住渡口，边造船边渡河，却在当天夜里妃子生子后传令部队庆祝3天，准备船筏。但期间山洪突发，河水暴涨数丈，无法强渡。贻误战机，导致四川总督骆秉章有时间调兵遣将，派人快速潜伏松林地土司王应元和邛部土司岭承恩处，以辎重财物金钱和官位悬赏，收买王应元斩断松林河铁索桥，阻止太平军往泸定进军的生路，收买岭承恩用巨石木材堵塞山路道口，切断了石达开撤退的后路，数十万清军蜂拥而至，将石达开重重包围。在3次强渡大渡河不成再2次强渡松林河都失败的情况下，石达开两次向王应元议和，表示愿以重金买粮、买道请求让路，最终谈判不成才开始向东突围，但为时已晚，至利吉堡时仅剩6000多人。三是放弃突围和抵抗。石达开对敌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信，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6000部下的生命，放弃了最后突围的尝试，无疑是战略战术上的一大失策。石达开北进大渡河的策略原本是攻敌不备的奇袭战术，但是在战术上却未能作周详计划，迎战后亦未能临机应变，攻敌所虚，突围脱险，以致英雄绝路，困死其地。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毛泽东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石达开的失误。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中央红军秉持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采取了机智灵活的战术。在1935年5月21日到达冕宁后，通过地下党得知凉山地区的情敌情，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冕宁、拖乌、大桥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红五团为右翼，在左权、刘亚楼指挥下经越西前往大树堡，伪装大部队实施佯动，以吸引河对岸富林国民党重兵的注意力，形成了避实击虚的策略和“双保险”式的布阵。5月24日夜，红军以迅疾之势赶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到达大渡河边，立即展开渡河作战。5月25日“十七勇士”在安顺场胜利强渡大渡河后，5月26日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继续在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火速夺取泸定桥，使数万人迅速渡河，在泸定会师。这种灵活的战略战术，可以说是又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在大渡河作战的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过河部队沿河左而上，而主力部队为争取时间，则沿河右过松林河吊桥向北进军泸定桥，48小时行军约120公里，神速出乎敌方意料，成功飞渡夺取泸定桥。

四、群众关系不同

石达开部队仓促进军，没有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石达开从宁远府（西昌）到紫打地（安顺场），经过的冕宁、越西、甘洛都是彝藏汉杂居地区，因太平军将士著民族的彝族、藏族群众看作是同满清一样的“异族”，对冕宁前来接头的彝族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结果使彝族民众起了反感，处处防范准备反击。加上太平军几乎将所到之处的彝族房屋烧毁，又在6月3日因强渡失败而怒斩彝、汉向导200余人祭旗，既损害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激起众多彝人愤怒，形成了上下团结一致配合清兵拼命与太平军对抗的局面。失民心失其助，失民心者必至灭亡。石达开在最后忽略及丧失少数民族民心，此乃导致他覆亡的重要因素。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展开群众工作，进入

少数民族地区后，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问题。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特别下令要求红军将士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到冕宁后打开监狱，宣布废除彝族各家头人“换班坐质”制度，救出了全部换班坐质的彝族头人。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被围追堵截，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在长征沿途历经苦难，仍真心实意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众做事，因而感动了沿途的民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义结金兰。随后，他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还赠送了一头黑骡子给刘伯承，送了一批彝胞参加红军。小叶丹为红军当向导，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红军还支持小叶丹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红军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正是这宝贵的8天，红军得以摆脱追兵，从容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五、天时地利不同

石达开进入四川时，清政府的统治基本上是统一局面，对四川的政令可达基层，对松林地土司王应元、南字营都司王松林、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均有直接的节制力量。石达开入川举事的前一年，骆秉章调任四川巡抚，他吸取了在湖南用左宗棠等贤才抵御太平军的经验，对石达开欲入川西的动向防备有方，所以石达开前有大渡河对岸清军总兵唐友耕阻截，后有彝族土司岭承恩在马鞍山道横木阻拦，松林河北岸藏族土司王应元则拆了索桥坚守，而南边南桎河又有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及参将杨应刚死拦。所有的清军都恨不能由自己完成剿灭石达开的大业，以建盖世奇功，更得封侯晋爵，各路人马形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作战系统，造成了石达开的覆亡末路。中央红军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秉持抗日救国的主张，由江西开始长征时，广东陈济棠首先与红军取得妥协，放开道路让红军通过。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云南龙云都采取“迎来送往”政策。只有贵州王家烈吃了亏，先与红军激战折兵，后被蒋介石撤换由其嫡系取代。四川军阀刘文辉鉴于王家烈的下场，对红军长征过川的对策主要是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火拼损耗，故对大渡河畔道路、桥梁不予彻底破坏，让红军迅速过路，以保住地盘。蒋介石与军阀之间的矛盾造就了红军奋斗

生存的有利条件。红军能够顺利渡过大渡河与泸定桥，客观上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各怀鬼胎不无关系。各种史实都说明，旧军阀的队伍们对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并不热心，他们并不想为了替蒋介石卖命而和红军硬碰，徒损自己的实力。正是很多军队对蒋介石的命令敷衍了事，尽量避免和红军遭遇，才使得红军突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

六、军事装备不同

石达开部队的装备主要是武器、马匹和地图。总体上武器极为落后，地图十分简略，精度不高。武器装备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及鸟枪、抬枪等旧式火器为主，配有少量洋枪、洋炮等新式火器。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两”（有25个人），装备抬枪两杆，鸟枪5杆，抬枪是由两人操作的，照此计算，太平军步兵装备火器与装备刀矛的比例为9：16，其实力远不及清兵。马匹主要用于运输辎重和军官家眷及财物。军事情报主要靠派出的将士和收买的探子进行探报，包括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绿营兵士，均为下层百姓，多数情报人员素质低下，提供情报的时效性、准确性不高，被俘获后亦将所知的军情和盘托出，造成危害。由于装备相对落后，石达开部进入山林险阻，仅凭略图、向导及刺探，对行军路线情况的掌握非常困难，要突破敌方的防守，冲过紫打地进入川西平原是很难成功的。1863年4月，石达开派赖裕新为先锋先行，经大树堡过大渡河北上四川平原，又派遣李福酋率3万众兵向川东进军以迷惑清军。但因联络手段落后情报不通，这两股队伍与石达开主力部队均未能有效配合，更无法达到互助策应的效果。由于分散了兵力，终致各自走向灭亡。

中央红军长征时期，已装备了无线电、机枪、迫击炮、近代地图等，这些先进装备与石达开相比提高了取胜的把握性。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安顺场大渡河宽约100米，（其他文章中写的300米）对岸河道有一个突出点，川军在其高点筑了简易堡垒，强渡船只由上游下水渡河，向突出点登陆，红军在突出点正对面设了机枪及迫击炮阵地，先用迫击炮击毁川军堡垒，然后用机枪火网压制对岸敌军，掩护17勇士渡河成功登抵彼岸。地图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大宝物，现代的地图对红军行军有极大的指南作用，这在石达开时代是不可能获得的。军事情报

为强渡大渡河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红军长征中大部分时间均与其他红军部队或白区共产党组织保持无线电联系，无线电尤如耳目，增加对敌情、局势、天气、地形的掌握，提供红军战略、战术应变的指南，使中央红军利用地形与天气，让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无法在大渡河发挥作用，从而收到以己所长攻敌之短的致胜效果。

七、抉择指挥不同

石达开部队是他一人说了算。年轻气盛，意气用事，决策失误，是兵败安顺场的主要原因。部队到达宁远府（西昌）后，按照石达开经紫打地（安顺场）攻取成都的战略目标，军师曹卧虎向石达开献计：“现今小路没有清军，我军鼓行而西，渡过小河，占领松林土司衙门，夺其粮仓，再攻泸定，占天全，逼成都。”石达开5月14日到达紫打地时，松林河对岸只有土司王应元士兵1000人，而太平军有30000人，如果当天发起进攻，是不难歼灭士兵的。但是，石达开却按照常规让部队休整，征集粮食，直到当天下午，才对大渡河进行试渡，而未按照曹卧虎之计进攻王应元部。结果，使得四川总督骆秉章有时间调兵遣将，派人快速潜伏松林地收买土司王应元，于当晚斩断松林河铁索桥，阻止太平军往泸定进军的生路，次日大渡河与松林河因暴雨山洪突至，水涨数丈。5月17日，唐友耕带清兵主力抵达大渡河，堵住了太平军的去路。在3次强渡大渡河2次强渡松林河都失败后，曹卧虎献计石达开“由海棠大道突围南行”。损兵折将到老鸦漩、利吉堡又被楠桎河阻挡，面临全军覆灭之际，曹卧虎献了最后一计：背水一战，胜则突出重围，败则全军自主帅到士兵一起投河，付诸清波。但宰辅曾仕和却说，不如今日投表诈降，伺机杀出重围。石达开采纳了曾仕和的主意，令曹卧虎草书降表，准备明日一早亲自赴清营，施行这一诈降计。半夜，曹卧虎投江自杀。6月22日，石达开携其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赴清营。诈降失败，石达开被杀害于成都。

中央红军是共产党集体决策。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层中有优秀的将领、教育家、学者、留学生等军事政治精英，人才济济，有崇高的革命思想、丰富的学识与通达的眼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磨练，不屈不挠，能谋进取，公而忘私，善于发扬政治民主和

军事民主，避免了独断专行带来的错误。遵义会议后，以“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这是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有权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总负责人张闻天、红军总司令和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在军事上同样要接受“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指挥，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17日~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同志，又在安宁河边礼州附近的铁坑开会，讨论行军路线，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到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中革军委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又把任务交给红一团。英勇善战的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作为全军的先遣队，担负抢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的任务。24日晚上8时许，杨得志到达安顺场后找了几个老乡，摸清了敌人在安顺场布防的情况，10点多钟接到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的命令，要红一团连夜向安顺场敌人发起突袭，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向杨得志和一营营长孙继先交代了战斗任务，当晚迅速瓦解了安顺场敌军，缴获了敌人留在河南岸唯一的一条小船，为25日强渡大渡河提供了条件。中革军委26日到达安顺场后，鉴于石达开兵败的教训，全力开展调查研究，分析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及敌我双方态势。当晚，毛泽东请教清朝末年的老秀才宋大顺：“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吗？”老秀才回答毛泽东：“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播木蔽天。”毛泽东听得饶有兴味，又问了一些石达开兵败的细节，老秀才一一作答，然后又至诚地进言：“首长勿停留！此地凶险，不宜于大部队周旋，石达开殷鉴不远。”鉴于当时渡河船少人多的情况，庚即由中革军委集体研究决定27日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29日早上成功夺取了泸定桥。

八、官兵关系不同

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写得很吸引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但太平天国推行“国库”、

“圣库”制度后，广大军民将所获全部交公，变得一无所有，而各级官员却可以大肆挥霍。“在上者要特权，在下者搞平均”，封建主义严重，虽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也没有做到官兵一致。石达开部队亦不例外。由于大搞等级制度，虽然天国将士互称天兄天弟，但事实上严重不平等，连礼仪、服装也规定得等级森严。石达开先锋本已渡过了大渡河，由于石达开妃子生孩子，让部队退回来一起庆祝3天，因而延误了过河的时机。加上河水陡涨，永远失去了渡河机会。大敌当前，最高领导人却因一己之私延误军机大事，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中央红军却没有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同为军队高级首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二渡赤水时生下孩子，为避免孩子给部队行军带来麻烦，毛、贺二人忍痛割爱，把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的茅草屋中，便又随队前进。红军各级干部既能与战士同甘共苦，又怕牺牲，带头冲锋陷阵。正是树立了红军官兵平等一致的风范，才铸就了红军坚强的意志力和战斗力，形成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红军精神。为保证红军胜利强渡大渡河，军委命令红四团两天两夜赶到并拿下泸定桥，时间十分紧迫，团里干部边行军边召开党总支扩大会，研究战斗部署，并提出了“要桥不要命”的口号，然后党总支成员分头下去，到各营连作战斗动员。干部战士坚定地表示：“足可疾，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掉，什么都不要，只要泸定桥。”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240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索上激战，夺取了泸定桥，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全面胜利。历史证明，兵民确实是胜利之本，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综上所述，政治主张、理想信念、战略战术、群众关系、天时地利、军事装备、抉择指挥、官兵关系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靠封建主义小农思想和“拜上帝教”建立起来的石达开部队政治虚无、军纪松弛、组织散乱、悲观失望、意志消退、士气衰落、军心涣散，必然走向失败，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队伍，政治坚定、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理想远大、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团结一致，必然走向胜利。



插图 / 李万龙

爷爷奶奶战斗过的地方

文 / 岳秀红

人物表：

老红军孙爷爷简称孙爷爷）：九旬老人。

老红军朱奶奶（简称朱奶奶）：九旬老人。

孙玲：老红军孙爷爷的孙女，二十七八岁。

王宏：老红军朱奶奶的孙子，二十七八岁。

司机、警察、彩票销售员等群众演员。

第一场 决定

幕启

孙爷爷带孙女孙玲到对门朱奶奶家串门。

朱奶奶正强迫孙子王宏一起看《石棉风景画册》

朱奶奶（向孙爷爷招手）老孙，快来看，我们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石棉，80年前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现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啦！

孙爷爷（气喘着跑过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王宏起身招呼孙玲，俩老红军一起翻看《石棉风景画册》

孙爷爷 这是安顺场，已经开发成了红色旅游景点！

朱奶奶 这是孟获城风景区，人间仙境！

孙爷爷 这是建设中的大岗山特大电站，装机容量260万千瓦！

朱奶奶 这是汶川、芦山两次地震后重建石棉的新貌，新学校、新医院、新农村、新交通、新居民楼，新县城，焕然一新！

孙爷爷（好一阵后翻完，合上画册）老朱，我在网上看到，石棉今年五月将举行红军强渡大渡河80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应该回去看看。

朱奶奶 我也要命地想。当年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娃娃兵，现在都快过百岁了。亲眼看看和战友们战斗过的地方，祭奠牺牲的亲人和同志，很应该嘛。

孙爷爷 那我们结伴去！

朱奶奶（停了一会，摇头）我们都这把老骨头了，受不了来去的折腾呀。再说，我们去了，地方要接待，怎么都要花掉一笔钱。每一分钱都该花在发展上，不能浪费！

孙爷爷（点头，思考一会）让孙女孙子代替我们去。不让地方知道，让他们自己去！

朱奶奶（激动地拍孙爷爷的肩膀）这主意好！让年轻人去，重返革命战斗地，接受红色教育！

王宏孙玲（跑出来惊呼）我们去？！

朱奶奶孙爷爷（异口同声）给单位请假，你们一起去！

第二场 受助

幕启。

石棉车站。

成都—石棉客车进站缓缓停下。

坐在客车末排的王宏孙玲睡得很沉，旅客都下车了，他俩仍未醒。

司机热心地过来拍王宏。

司机 同志，请醒醒，到石棉了。

王宏（睁开眼）真到石棉了？这一觉睡得真香。

王宏拍醒朱玲，起身取行李架上的包。

朱玲（叫出声来）见鬼了，我们的包不见啦！

王宏 惨了，这下子我们一无所有！

司机 不要急，再仔细找找。真被偷了，我报警后给你们想办法。

王宏朱玲找遍全车，没有找到。

朱玲（气得抽泣起来）都怪我爷爷和朱奶奶，让我们来这个鬼地方。

王宏 这破地方，还红军胜利场，小偷这么多！

司机 你们请一万个放心，我马上报警。即使警察破不了案抓获不了小偷，我们石棉人都不会让您们损失一分钱！

司机立即掏出手机报警，简单询问俩人情况后又给车站领导报告了相关情况。两分钟后，站长赶来。司机拿出钱包，取出一叠钱交给站长。

站长（把司机和自己带来的钱合一起递给王宏）这是石棉车站全体职工凑的八千元，请你们先收下，供在石棉旅游时花费。如果你们离开石棉时警察仍未破案，我们车站赔偿你们所有的损失。

王宏犹豫着接过钱。

朱玲（潮湿了眼）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先收下钱，一回北京，我们就把钱汇给你们。

这时俩警察赶来，询问王宏朱玲做询问笔录。笔录很快结束。

俩警察（拿出钱包，取了一叠钱给王宏）收下钱，

先用着。我们争取尽快破案，石棉有天网工程，再狡猾的小偷都跳不了。破了案马上联系你们。

王宏朱玲（一起点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第三场 感动

幕启

王宏孙玲逛石棉新城，对小县城的优美洁净环境赞叹不已。

王宏孙玲逛到梁永惠彩票销售点。

好几位彩票购买人排队买票。不时，彩票销售员接听手机，快速记录电话委托投注者的彩票号码。

王宏（目惊口呆）孙玲，这么小的县城，居然还排队买彩票！

孙玲 我来之前在网上查过了，这是梁永惠的福利彩票销售点，她的生意好，当然正常。

王宏 梁永惠是谁？

孙玲 一名欠有外债的普通福利彩票销售员，给电话随机投注的彩民购买的4注彩票中了264万大奖，她主动把中奖彩票交给彩民。

王宏（连连点头）如此讲诚信，太难得了！

孙玲 这是石棉，红军播下红军精神的红色之地，梁永惠这类传承红军精神的人不少。

王宏 原来你不打无准备之仗呀，对石棉了如指掌！为什么不拒绝，还费时费力费钱亲自跑一趟？

孙玲 亲自体验感受更深，而且来一趟，可以了爷爷的一份心愿。

王宏 你说说，石棉还有哪些如梁永惠一样继承了红军精神的人？

孙玲 生长在石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石棉人都继承并发扬了红军精神！梁永惠是石棉人的代表之一。还有许多这样的代表，比如为保护国家的森林用自己的生命扑灭凶猛山火的小英雄赖宁，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牺牲自己生命的抗洪抢险烈士张杰，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优秀村支部书记王秋明……

[王宏边点头边听着，双眼情不自禁潮润，最后终于淌出感动的泪水。这时，王宏的手机响了。

王宏（取纸巾擦了双眼，再接通手机）您好，我是王宏。请问您？

警察（声音宏亮）王先生您好，我是石棉县公安局吴波，我们已抓获从成都石羊场跟踪偷窃你们的

小偷，你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送还你们的失物。

王宏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朱玲（拿过手机）谢谢，我们在梁永惠福利彩票销售点！

第四场 祭奠和感谢

幕启

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前，王宏孙玲一起摆放简单的祭奠品：酒、香、烛、石棉本土水果黄果柑核桃等。

一些游客和石棉本地人好奇地围拢。看王宏点燃香烛洒酒，随即一起加入祭奠行列

王宏孙玲跪下三磕首，在场所有人一道三磕首。

王宏（小声诵读祭奠短文）曾经战斗在这里并牺牲在这里的红军爷爷奶奶们，曾经战斗在这里之后

牺牲在其它革命战场的红军爷爷奶奶们，曾经战斗在这里之后牺牲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红军爷爷奶奶们，曾经战斗在这里如今仍健在的红军爷爷奶奶们，是你们把鲜血洒在这里，把生命献给这里；是你们把红军精神播种在这里，是你们让红军精神开遍石棉开遍全中国！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你们，就没有十三亿多中国人如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没有你们，就没有十三亿多中国人共同的伟大中国梦！请所有离世和健在的红军爷爷奶奶们放心，十二万多石棉人是你们的红色后代，十三亿多中国人都是你们的红色后代！十三亿多中国人会让红军精神永远在红色土地上怒放，最终结出累累硕果——那时，我们中国人的伟大中国梦，将圆满实现！

在《长征组歌》的音乐中幕落

——剧终



1983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仪式 摄影/张 扬

安顺场大事记



安顺民居 摄影 / 黄刚

安顺场大事记

- 清乾隆年间，授印松林土司管辖紫打地，即纳入清政府建制管理。
-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抵紫打地，滞留四十余日，遇松林河与大渡河涨水受阻，被清军围剿，全军覆没。
- 1902年7月8日，紫打地被洪水冲毁，淹死人丁千余口。越西厅同知孙锵亲临视察遥祭，划中坝重建新场，取祭文中“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义，定名为安顺场。
- 1928年，废松林地土司，置安顺乡。
- 1933年，经越西县议会批准，改安顺场为安农场。
- 1935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一师一团一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
- 1949年10月22日，安顺场、农场等地100余名农民相继参加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大渡河人民游击支队。参加在邛崃、大邑等地抗击国民党败军和解放汉源战斗以及此后的平叛剿匪斗争。
- 1950年3月，安农场解放，恢复安顺场名称。
- 1952年，石棉建县，安顺划归石棉县，属第三区，设乡政府。
- 196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文物陈列室在安顺场建成并接待参观。
- 1966年3月2日，西南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川矿会见红军强渡大渡河老船工帅士高。
- 1969年，改为安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 197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一四八师及其配属由成都经天全翻越二郎山进入石棉境内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向孟获城开进。
- 1980年，四川省史学界在石棉县安顺场举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
- 1980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1981年3月，改为安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 1981年7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198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纪念碑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
- 1984年3月，安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安顺乡人民政府。

- 1984年4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在安顺场参观、采访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情况。
- 1984年8月7日，省人民政府省长杨析综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1985年5月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并题词“发展经济，振兴中华”。
- 1985年6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在北京接见强渡大渡河老船工龚万才、韦崇德。
- 1985年7月6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顺彝族乡。
- 1986年7月28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八一”女篮、济南军区女篮、空军男篮、广州军区男篮在石棉进行篮球表演赛，1万多群众观看比赛。
- 1987年3月29日，国家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孟宪德在石棉安顺场视察。
- 198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安顺场视察，并题词“学习红军万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四化大业”。
- 1990年4月16日，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1990年5月25日，强渡大渡河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孙继光将军骨灰由其儿子孙东宁抛撒在安顺场大渡河中。
- 1991年4月24日—26日，八一、上海、广州部队和四川等全国甲级女篮在石棉参加“安顺场杯”邀请赛，2万多群众观看比赛。
- 1996年5月24日，安顺场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1997年2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199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到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
- 199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安顺场中心校题名：八一希望小学。
- 2000年4月8日，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上将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02年3月，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被中宣部宣教局命名为全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题写馆名。
- 2004年5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正式建成开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等领导参加了开馆仪式。
- 2004年11月16日，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汪洋、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张中伟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04年11月21日，武警总队副参谋长王建平少将、后勤部副部长周锁海少将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04年1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05年4月11日，由中国艺术家协旅游电视委员会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家协旅游电视委员会四川工作站承办，中央电视台等16家主流电视台参加的“重走长征路、红色四川行”中国主流媒体大型联合采访活动在石棉安顺场举行。
- 2006年4月2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李捷，中央文献研究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朱德研究处处长廖平在石棉县安顺场考察红色旅游发展情况。
- 2006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副秘书长戴新桥在安顺场视察工作，并参加援建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奠基仪式。

- 2006年6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2006年8月12日，参加“情系长征路—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红色之旅的新中国开国元勋、将帅子女、亲属等40余人在石棉安顺场视察。
- 2006年11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暨安顺场纪念馆被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文化厅评为“优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省10个)。
- 2007年11月18日，安顺场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总局评为全国“绿色小康村”。
- 2008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在石棉安顺场慰问演出。
-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及“6.18”石棉地震，安顺场老街遭毁灭性打击。
- 200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政委王玉祥在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考察。
- 2009年10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石棉安顺场视察灾后重建，并到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
- 2010年6月1日，兰州军区参谋长刘粤军中将、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苏巍少将、四川省军区参谋长张培明少将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并向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敬献花篮。
- 2010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陶得平少将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11年6月16日，安顺场被省委、省政府命名“全省环境优美示范乡村”。
- 2011年7月4日，石棉县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被省委、省监察厅命名为第一批“四川省廉政教育基地”。
- 201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 政委宋海英在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12年3月17日，以“走红军路，品黄果柑，游绿色石棉”为主题的中国第二届黄果柑节暨石棉县乡村旅游节在安顺场隆重举行。
- 2012年3月29日，四川省政府副省长黄彦蓉在石棉安顺场调研灾后重建、旅游产业、民族文化工作。
- 2012年4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12年5月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在石棉安顺场视察灾后重建和旅游发展工作。
- 2012年8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钟勉在石棉安顺场调研移民后扶工作，并到红军纪念馆参观。
- 2012年10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
- 2013年1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在石棉安顺场考察工作。
- 2013年2月28日，四川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侍俊在石棉安顺场考察工作。
- 2013年3月16日，2013年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暨石棉第三届黄果柑生态旅游节在石棉县安顺场隆重举行。
- 2013年3月30日，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在石棉安顺场调研红军文化工作。
- 2013年9月13日，石棉县安顺场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授予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 2014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大发在石棉安顺场视察工作。

——县志办提供



大渡河畔安顺场 摄影 / 王泽清

又见索玛红艳艳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0 周年)

1 = D $\frac{2}{4}$

$\text{♩} = 85$ 抒情地

赵大国 词
张艺凡 曲

(6 . $\dot{3}$ | $\dot{2}$ $\dot{3}$. | 6 . $\dot{2}$ | $\dot{1}$ $\dot{2}$. | 7 7 5 3 | 5 6 7 6 |

6 - | 6 -) | $\underline{3\ 1\ 2\ 3}$. | 3 . $\underline{2}$ | $\underline{3\ 1\ 2\ 2\ 3}$ | 6 - |
 难 忘 那 一 段 呀 一 段 彝 海 情 缘 ,
 好 一 条 呀 红 军 路 种 下 梦 幻 ,

$\underline{3\ 6\ 6}$ | $\underline{5\ 6\ 3}$ | $\underline{1\ 6\ 2\ 3}$ | 3 - | $\underline{3\ 1\ 2\ 3}$. | 3 . $\underline{2}$ |
 索 玛 花 引 路 到 大 渡 河 边 。 红 色 的 花 朵 帜
 索 玛 花 迎 风 含 笑 舞 翩 跹 。 红 色 的 旗 帜

$\underline{3\ 1\ 2\ 1\ 3}$ | 2 - | $\underline{3\ 3\ 2\ 3}$ | $\underline{5\ 3\ 3\ 5}$ | 7 7 $\underline{5\ 6}$. | 6 - |
 点 亮 红 色 信 念 , 十 七 勇 士 强 渡 天 险 动 地 感 天 !
 映 红 彝 家 心 愿 , 长 征 精 神 千 古 流 芳 万 代 传 !

6 - | $\underline{6\ \dot{3}\ \dot{3}\ 6}$ | $\dot{2}$. $\dot{3}$ | $\underline{\dot{1}\ 6\ \dot{2}\ \dot{1}\ \dot{2}}$ | 6 - | $\underline{\dot{1}\ \dot{2}\ 6\ \dot{1}}$ |
 一 首 壮 歌 昨 天 唱 到 今 天 , 又 见 索 玛
 一 座 丰 碑 巍 然 耸 立 天 地 间 , 遍 地 索 玛

$\dot{2}$ $\underline{\dot{1}\ 6}$ | $\dot{2}\ \dot{2}$ $\underline{\dot{1}\ \dot{2}}$ | $\dot{3}$ - | $\underline{6\ \dot{3}\ \dot{3}\ 6}$ | $\dot{1}$ $\underline{\dot{2}\ \dot{3}}$ | $\underline{\dot{2}\ 6\ \dot{1}\ \dot{3}}$. |
 花 开 满 红 色 江 山 。 红 色 的 故 事 迷 醉 多 少 诗
 花 怒 放 更 加 娇 艳 。 山 河 无 言 把 感 动 藏 在 心

$\dot{2}$ - | $\underline{7\ 7\ 7\ 5\ 3}$ | 0 0 6 | $\underline{5\ 5\ 6\ \dot{2}\ \dot{3}}$ | $\underline{\dot{3}\ 6}$. | 6 - :||
 篇 , 光 荣 与 梦 想 把 新 时 代 烂 漫 。
 间 ,

$\overset{12.}{7}$. $\underline{7\ 5\ 3\ 3}$ | $\underline{3\ 0\ 6\ 6}$ | $\underline{5\ 5\ 6\ \dot{2}\ \dot{3}}$ | 6 - | 6 - || $\overset{\text{结束句.}}{7}$. $\underline{7\ 5\ 3\ 3}$ | $\underline{3\ 0\ 6\ 6}$ |
 共 圆 中 国 梦 同 绘 一 幅 新 画 卷 。 D.S. 共 圆 中 国 梦 同 绘

$\underline{5\ 5\ 6\ \dot{2}\ \dot{3}}$ | 6 - | 6 - | $\underline{7\ 7\ 5\ 3\ 3}$ | 3 $\underline{0\ 6\ 6}$ | $\underline{5\ 5\ 6\ \dot{2}\ \dot{3}}$ | $\dot{3}$ - | $\dot{3}$ - ||
 一 幅 新 画 卷 。 共 圆 中 国 梦 同 绘 一 幅 新 画 卷 。